

嘎底亚尼耶

——史略评析

洮石 嘎希目 吕哈克 译

Title : Qadianism

Author: Muhammad Iqbal

Abul Hasan Nadvi

Abul Ala Mawdudi

Muhammad Husain Khudri

Publisher: Dawah Academy

International Islamic University

P. O. Box 1485 Islamabad.

ISBN: 14--D\A—Chinese

Edition: Dec 2002.

作者：伊克巴尔

哈桑纳德维

赛义德 茂杜迪

胡赛因胡得里 著

洮石 嘎希目 吕哈克 译

出版社：达瓦研究院

出版时间：2002年12月

前言

时风与日俱衰的年代，穆斯林民众遭逢不幸与灾难的史例枚不胜数。掀开历史的封册，跃入眼帘的诸多异端邪说和教派无不以削弱穆斯林民众团结进取的凝聚力、玷污伊斯兰教信仰和阻挠伊斯兰教传播为要旨。纵观穆斯林历史的发展，这些异端教派运动绝大多数萌发于穆斯林民众处于历史衰败颓废时期。巴格达政权的衰亡尤其促发了大量异端教派运动的产生。随着穆斯林政权在南亚次大陆的失利，穆斯林社会的团体凝聚力受到诸多异邦武力的威胁，进而伤及伊斯兰教信仰大纲的尊严。

十九世纪，穆斯林政权在印度衰落，从此英殖民主义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在诸多武力攻事的较量中，穆斯林屡屡败北。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整个穆斯林社会一片萧然，基督教牧师公然抵毁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作家蓄意丑化伊斯兰教的作品一时泛滥充斥整个文化市场，穆斯林社会内部开始出现异

端学说，大批穆斯林放弃伊斯兰教信仰，投奔其它宗教。

正是在这样一个困惑无序的时代，嘎底亚尼耶——亦被人称为艾哈迈迪耶在印度旁遮普省的一个偏僻乡村里粉墨登场了。毋庸置疑，这是一起完全由英殖民当局授意唆使并煽动发起的分裂活动。嘎底亚尼耶打着治教兴教的幌子，歪曲教义教律，开始政治阴谋活动。该教产生初期，在广大穆斯林民众中深得人心，进而视之为宗教改革的良方。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该运动的政治野心暴露无遗，纯粹成为阴谋政治的代理人。著名学者伊克巴尔，作为穆斯林思想家率先揭露了嘎底亚尼耶的真实面貌。他对嘎底亚尼耶试图掩盖其实质真相所造成的杂乱无序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剖析。

近一个世纪以来，嘎底亚尼耶进行了广泛地宣传，蓄意歪曲真理，并进一步使用伎俩促使穆斯林社会问题更加复杂混乱。尽管如此，在印度次大陆，嘎底亚尼耶没有取得进展和支持，其远离正道违背伊斯兰教教义的罪恶已昭然若揭。在英殖民主子的资助和支持下，嘎底亚尼耶仅在政府部门有所渗透。在世

界其它地方对无知的穆斯林民众尤其是非洲穆斯林，嘎底亚尼耶进行了肆意的宣传渗透，并在世界许多大都市建立了活动中心。他们自我标榜为伊斯兰信仰的复兴家，以全体穆斯林皆兄弟的招牌渗透到各个穆斯林组织社团。令人鼓舞的是非洲及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民众已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明确宣布与这一殖民主义时期的残渣余孽断绝往来。

本书的翻译和出版正是穆斯林民众开始觉醒的有力明证，我们相信它能给读者对认识嘎底亚尼耶的历史渊源及其背离伊斯兰教信仰的教义教律的实质以极大的帮助。

前任巴基斯坦宗教部部长兼
国际伊斯兰大学副校长

目 录

前言	麦哈迈德·阿宰(1)
伊斯兰与艾哈迈迪耶	穆罕默德·伊克巴尔 (1)
致伊斯兰政府及民众的一封信	韩·穆罕默德 (19)
第一部分 嘎底亚尼耶的历史渊源及信条	(26)
第一章 十九世纪印度穆斯林社会	(26)
第二章 米尔扎的生平	(30)
第三章 哈凯目·努尔丁·伯拉威	(37)
第二部分 嘎底亚尼耶教旨渊源与发展	(44)
第一章 伊斯兰教的捍卫者——米尔扎	(44)
第二章 自称应许的麦西哈	(54)
第三章 从麦西哈到自称圣人	(65)
第三部分 米尔扎的生平及其特征	(75)
第一章 米尔扎布道后的生活	(89)
第二章 英国殖民势力的崛起	(80)

第三章	出言不逊的先知	(88)
第四章	未实现的预言	(91)
第四部分	对嘎底亚尼耶的评析	(98)
第一章	独立的宗教及其教徒	(98)
第二章	反先知穆罕默德的圣品	(104)
第三章	拉哈尔派	(112)
第四章	嘎底亚尼耶对穆斯林世界的影响	(122)
嘎底亚尼耶问题	茂杜迪(巴基斯坦)	(127)
嘎底亚尼耶教团	穆罕默德·海代尔·候赛因(埃及)	(146)
巴国政府对嘎底亚尼耶邪教的判决书	(163)
译者后记	(164)

伊斯兰与艾哈迈迪耶

穆罕默德·伊克巴尔

(一)

随着尼赫鲁先生的三篇文章在加尔各答《现代观察》杂志上的发表，我陆续收到了许多封来自穆斯林不同教派和党派的人士的信函，有的敦促我公开声明印度穆斯林对嘎底亚尼耶的立场，有的问我嘎底亚尼耶究竟存在什么问题。

我想我不得不率先对嘎底亚尼耶作出反应了，而后，再对尼赫鲁先生提出的问题给予解答。我怕我的声明中有些内容会让老先生感到不满，为了不浪费他的宝贵时间，我还是建议他在阅读本文时将有些片断跨过去为好。

嘎底亚尼耶问题在我看来是东方乃至整个世界的一大问题，先生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我实难表示欢迎。但我仍然认为先生是印度民族领袖中对伊斯兰世界当前存在的不安因素表示关切的第一个人。鉴于这一不安因素涉及面广、副作用大，我衷

心地希望聪明的印度政治家们放开思想，对当前发生在伊斯兰心脏的紊乱予以正视。

我不想对先生或任何一位阅读这篇声明的人隐瞒这样一个事实：在读先生文章的一刹那间，我感情上产生了一阵痛楚。知道先生向来是持文化宽容态度的人，我才勉强认为他涉足这一问题完全是为了掌握实情，动机是真诚的，但他表达思想的方法跟他的意愿极不相称，完全不象他一惯的口气。我对嘎底亚尼耶的声明，充其量也不过是用宗教原则对现代阵线的一种评判。此举定会使先生感到尴尬，也会使嘎底亚尼耶信徒大为不快。其中的原因也许是这样的：先生和嘎底亚尼耶由于种种原因从内心深处不希望印度穆斯林在宗教和政治上出现统一的局面。显然，作为印度民族主义者，先生的政治理想已扼杀了自己的正义感，无论怎样，先生都无法容忍在印度西北地区的伊斯兰心脏地带产生一个自治地区的愿望。先生认为印度民族主义的唯一立足点是，让印度教文化凌驾于印度的所有文化之上，并借助同化的手段，将印度教文化扶植为印度唯一充实而

持久的文化形态。以我之见，这是一种错误的作法，以此建立的民族主义只能给人带来彼此的痛苦甚至于仇恨。同样，印度穆斯林在政治上的觉醒，会使嘎底亚尼耶大为不安，因为他们有这种感觉：印度穆斯林在政治舞台上的登场必然要粉碎他们叛离阿拉伯先知的“乌玛”去归服印度“先知”的阴谋。我呼吁印度穆斯林在这一历史的关键时刻加强内部团结，挫败一切打着改革的幌子搞分裂的势力。我在强调内部团结的必要性，这竟然成了先生对类似分裂势力表示同情的理由。他的做法使我吃惊不小。

总之，我不愿去做象分析先生的动机这样令人不快的事，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印度穆斯林对嘎底亚尼耶的普遍立场，我想借用窦然特先生在《哲学佚事》一书中说过的几句话来阐明嘎底亚尼耶存在的问题。窦然特用几句话概括了犹太人把大哲学家斯宾诺莎开除教籍的心态。读者切莫以为我借他的话来把斯宾诺莎跟嘎底亚尼耶的创始人进行比较。二者无论从智力或品格上都不可同日而语。“浑化于上帝”的斯宾诺莎从未自称是运

动的核心，也没认为不相信他的人已越出了犹太教的圈子。若把突然特的话用于穆斯林对嘎底亚尼耶的立场，似乎要比把它用于犹太人对斯宾诺莎的立场更加帖切。他是这样说的：“宗教上的统一，对犹太长者们来说意味着保护阿姆斯特丹的犹太小集体不致分裂的唯一措施，而且可以说是保证流落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团结和生存的最后途径。假若他们有自己的国家，有自己的民事法，有自己的世俗权力机构以加强内部的统一、取得外部的尊重的话，他们也许会变得很宽容。但是，宗教对他们来说是爱国主义的表现，也是他们的信仰；教堂对他们来说是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也是宗教仪式和功修的圣地。被斯宾诺莎怀疑其正确性的那本《圣经》仍然是他们的民众‘随身携带的祖国’，在此处境下，邪说必然在他们眼中被看成是叛国，容忍被看作是自杀。”

聚集在阿姆斯特丹的犹太小集体完全有理由把斯宾诺莎看作威胁他们社会统一的分裂因素。同样，印度穆斯林有理由把整个伊斯兰世界判为“异教徒”并与之决裂的嘎底亚尼耶运动

视为伊斯兰整体的一大威胁。它对印度穆斯林社会的危害较斯滨诺莎的形而上学对犹太群体生命的危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相信印度穆斯林会凭本能意识到自己在印度所处的特殊境遇，而且会比世界其它国家的穆斯林对分裂势力有更高的警惕性。印度穆斯林普遍有这种本能意识，在我看来完全是应该的，而且我敢肯定它在印度的伊斯兰思想中有根深蒂固的缘由。在这些问题上谈论宽容的人未免太轻率了，恐怕他们连问题都没有明白。宽容的精神会出现在不同思想倾向的人当中，正如吉邦先生所言：“哲学家会宽容把所有宗教一律看作是正教的人；历史学家会宽容把所有宗教一律看作是错误的人；政治家会宽容把所有宗教一律看作是有用的人。此外，人还可以向其他思想模式或其它行为模式的人显示宽容，因为他本身就是从截然不同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中成长起来的；弱者也会显示宽容，他仅仅因为弱小，不得不忍气吞声地承受他所敬爱的人或事物横遭的凌辱。很明显，这种种的宽容没有什么道义上的价值，相反，它反映了宽容者的精神匮乏。真正的宽容是精神豁达、心胸宽

广的象征。一个具有强大精神力量的人可以容忍甚至于可以赞赏别的信仰模式，而在自己的信仰战线上却是严格的卫士。”实际上，真正的穆斯林只能够表现最后这一类型的宽容，因为他自己的信仰包罗万象，很容易在别的信仰中找到共同点，并对其表示宽容。

盲目提倡宽容的人，其愚蠢之处在于把严守自己信仰疆界的人看成不宽容的人。他们错误地认为这种立场是思想僵化的标志，殊不知这种立场的价值在于它是出自本能的。当一伙民众本能地或有足够的理由感到他们所属的社会集体正处于危急时刻时，他们的防范心理须得用本能的尺度来衡量。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种想法和行为必须要用他们所坚持的人生观来评判。这里问题不在于一个集体或个人把另一个人定为异端分子的作法在道义上是好是坏的问题，而在于与集体生命生死攸关的问题。尼赫鲁先生似乎认为，一个以宗教原则为基础的社会必然要推出一个“宗教裁判所”来，当然，这事确实在基督教历史上发生过。然而，伊斯兰历史却与先生的逻辑相悖逆。伊

伊斯兰在其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中，不知何为“宗教裁判所”，而且《古兰经》明确禁止类似的裁判所，要求不许揭别人的短处，不可造谣中伤弟兄。实际上，先生从历史上不难发现，许多逃脱宗教迫害的犹太人和基督教徒往往在伊斯兰的大地上找到了安身之处。支撑伊斯兰上层建筑的两大支柱相当稳固，异教徒从外部向伊斯兰推行异端邪说的尝试几乎无济于事。虽然，若有个别人大兴异端邪说，危及社会秩序时，独立的穆斯林国家要采取必要的措施，这是对的，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采取的措施更多的是从政治方面考虑的，而不从纯宗教的角度考虑。我很明显地意识到，象先生这样生长在一个没有明确国界、进而没有所谓的内部凝聚力的国度的人，很难理解一个宗教群体在离开国立宗教管理机构后还能生存和发展的事实。这一点，从他援引卡底纳·纽曼的话中表现得一览无遗。先生不知道对于卡底纳的标准对伊斯兰的适用性我能接受几分。让我来告诉他吧，伊斯兰的内部结构跟天主教有极大的差别。天主教的复杂、超理性的特征以及许多教条，正如基督教历史上出现的那

样，经常助长新的异端邪说的滋生；穆斯林的信仰简单地说建立在两大基石上：信仰真主是独一无二的主；信仰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区曾出现过无数的先知，指导人们走向正确的生活道路，穆罕默德圣人是列圣中最后的一位圣人。一些基督教学者在想，要维护宗教的统一，必须把教条看作超理性的原则，离开其象征意义就无法让人信服。按他们的说法，伊斯兰的两大基本原则就不能称其为教条了，因为这两条原则都是得到人类经验验证的，经得起理性考验的。异端的问题需要搞清它是来自穆斯林内部的还是外部的，只有在一个宗教集体是建立在以上两项原则上，而且异端者否认这两项原则时异端问题才被提上议程。这样的异端邪说在伊斯兰历史上罕见，因为伊斯兰往往对其疆界把守得极其严密，而在其界内却有充分的自由。威胁疆界的异端现象在伊斯兰历史上尚不多见，因此，穆斯林群众一旦反对起这种邪说来，那他们的情绪将是非常高昂的。这就是波斯穆斯林强烈反对“巴布教”的原因所在。印度穆斯林强烈反对嘎底亚尼耶的原因也是如此。诚

然，穆斯林各教派之间在教法和信条上有时出现微小的分歧，为此互相攻击为“外道”的现象较为普遍。对信仰方面的小问题，或者对极端的邪说笼统使用“库夫勒”（叛教）一词，在受现代教育熏陶且对穆斯林教义学史一无所知的人看来，似乎意味着穆斯林团体内部出现了政治和社会的分裂。实际上，他们大错而特错了。穆斯林教义学史表明，他们在小问题上互断异端的作法不会裂变成一种分裂的因素，实际上却给他们增加了综合发展神学思想的动力。正如赫格吉教授所言：“当我们读穆斯林教法史的时候，往往发现每个时代的法学家为了一个很小的问题互相攻击为异端分子，然而，正是这些人，却为了广泛地团结和统一而设法将发生在前人身上的类似争论进行调合”。研究穆斯林教义学的人都知道，法学家之间所谓的“异端”，其实是一种“不足为异端的异端”，不会使人离经叛道。不可否认的是，有些阿訇思想僵化，把所有与自己的观点不同的思想看为绝对的异端，进而无视差异中的统一现象，在他们的手上，小问题也许会酿成大祸。当然这一错误还可以补救，那就是要

给从事教义学的人灌输伊斯兰的整体精神，传授一点关于“对立统一”的原则作为运动的规律在神学思辩中的应用。所谓“大邪说”的问题，唯有某些思想家或改革家的思想体系危及到伊斯兰信仰的疆界时才被提上议程。不幸的是，在嘎底亚尼耶的思想体系中，“大邪说”的问题已经暴露出来。另外，必须指出的一点是：嘎底亚尼耶运动后来分为两大阵营，嘎底亚尼派和拉哈尔派，前者公开宣称其创始人是圣人，后者要么出于真心，或者出于策略，从表面上降低了嘎底亚尼耶的格调。嘎底亚尼耶的创始人是否是圣人的问题，正是两派分歧的交点。否认一个圣人的使命，必然导致我称之“大邪说”的罪恶。我们没有必要对他们的内部分歧作谁是谁非的裁决。

由于许多我要即将分析的原因，我相信“圣人”的概念仍然是嘎底亚尼耶面临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否认一个真正的圣人意味着叛离伊斯兰教。嘎底亚尼派的现任教主还不如拉合尔派的伊玛目那样与该运动的主旨保持默契。

伊斯兰教中封印万圣的思想，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就其文化

价值作了全面的阐述，意思很简单：在穆罕默德圣人以后，谁都不可从精神上完全归服任何一个人；穆圣通过制定一套可行的、源自于人的内心深处的律例，解放了他的门徒。这一教义从神学的角度讲，便是：被称之为伊斯兰的这一社会政治体系是完美的、持久的。否认穆罕默德圣人意味着叛教，他之后不再有圣人被派来，谁妄言还有圣人来临，便已叛离了伊斯兰教。嘎底亚尼耶相信他们的教主负有“天启”的使命，因而将不信他的整个穆斯林世界断为“异教徒”。

嘎底亚尼耶的教主妄称，伊斯兰的圣人如果不造就另一个圣人的话，其精神境界是不完美的，他本人的“圣品”就是伊斯兰的圣人拥有的“造就圣人”的精神力量发挥作用的见证。如果有人问他，穆罕默德圣人的精神力量是否能造就更多的圣人，这时，他会说：“不”！这样，他慢慢就吐露心迹：“穆罕默德不是最后的圣人，我才是最后的”。对伊斯兰的“封印万圣”说在人类历史，特别是亚洲历史上的文化价值，他根本一无所知，还以为穆罕默德圣人以后不会有人达到“圣品”的地位正

是穆罕默德圣人的“圣品”不全美的标志。据我对他心理的研究，他为了鼓吹自己的“圣品”，一方面把自己标榜为伊斯兰圣人的精神造就力，另一方面却剥夺了伊斯兰圣人的“封印性”，将他的精神造就力局限于只造就一个圣人，即嘎底亚尼耶教主本人。这样，新的“圣人”就悄然无声地盗取了他称之为精神造就者的“封印性”。

嘎底亚尼耶的创始人自称是伊斯兰圣人的“布如孜”（显身）。弦外之音，作为他的“布如孜”，他的“封印性”实质上就代表了穆罕默德圣人的“封印性”，这样不致于违背穆罕默德圣人为“封印万圣”的原则。他把两种“封印性”等同起来了，却忽略了“封印性”的现实意义。当然，“布如孜”这一概念显然对他不合适，因为“布如孜”往往只代表其本源的一个方面，而没有“完全等同”的概念。只有当“布如孜”意为“化身”时，它才能与其本源完全等同。如果“布如孜”意为“精神质量上的类同”，问题仍然难以说通。如果把它理解成雅里安人观念上的“转世”时，问题也许还说得过去，但他须得装扮成“麻

葛文化”¹的信徒。

穆斯林大苏菲伊本·阿拉比的著作中提到，人在灵魂修炼过程中可以达到专属圣人的一种境界。我个人认为，他老人家的这一观点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不大可能，即使可能，嘎底亚尼耶也实际上完全把他的立场理解错了。伊本·阿拉比把这种体验完全看成是个人体验，获得这种体验的人无权把不信他的人排除在伊斯兰教之外。诚然，按伊本·阿拉比的观点，在同一个时代或同一个地区，可能出现一个以上获得“圣品”体验的圣徒。但应该指出的是：假使一个圣徒有可能从精神境界上获得“圣品”的体验，他的体验也不能产生社会政治作用，将他树立成一个新的团体的核心，以团体为标准对穆罕默德圣人的信徒进行有无信仰的判别。

抛开伊本·阿拉比的神秘体验不说，我通过对他的著作《麦加的启示》中某些章节的仔细研究，发现他像其他正统穆斯林一样，对穆罕默德圣人的“封印性”深信不疑。假若他能通过

¹ 参见本书 18 页。

他的神秘体验看到有朝一日东方的印度一些业余苏菲利用他的神秘体验来摧毁穆圣的“封印性”的话，他一定希望印度的学者们呼吁全世界穆斯林来声讨这一叛教组织。

(二)

让我们看看嘎底亚尼耶的实质。麻葛文化体系通过伊斯兰神秘主义的渠道深深渗入了嘎底亚尼耶创始人的头脑。从比较宗教学的角度去探讨嘎底亚尼耶同麻葛思想千丝万缕的挂钩也许是一个很有趣的课题。但限于篇幅，我只能说，嘎底亚尼耶的实质与中世纪神秘主义和经院哲学有根深蒂固的联系，印度学者因此将它看作一个纯哲学派别，用哲学的武器与之交锋。我认为对待嘎底亚尼耶运动，哲学不是一个合适的武器，即使取胜也只是局部的胜利。从心理学的角度仔细分析其创始人的心理表现也许是解析他内心世界的有效方法。为此，我要从他的语录中援引几句他本人的话，它会为我进行的心理研究提供最好的素材。我认为他的语录是研究他的个性和特点的关键资

料。我希望有一天研究现代心理学的年青学者会对这一问题进行仔细的研究。如果研究人员以古兰经为标准（当然他应当这样做），再深入把嘎底亚尼耶创始人的体验跟同时代非穆斯林神秘主义者诸如孟加拉的拉玛·克里什纳等人的体验深入比较研究的话，他一定对嘎底亚尼耶创始人自称“为圣”的实质真相感到不足为怪。

对一般人而言，了解嘎底亚尼耶的真相，另有捷径，即从印度穆斯林哲学史的角度去认识嘎底亚尼耶的实际内容。这一历史至少要从公元 1799 年开始算起，因为，1799 年是伊斯兰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那一年，台普倒台了。他的倒台意味着印度穆斯林在政治舞台上彻底失利。就在同一年发生了纳瓦脑战争，土尔其舰队被摧毁。参观 SERANGAPATAM 的游人无不惊奇地发现在台普的墓壁上刻着当时宫廷史官的几句预言：“印度的辉煌已一去不返，就象罗马的辉煌一样”。伊斯兰在亚洲政治舞台上的衰败到公元 1799 年时达到了极限。但是，正如德国在耶纳城从被攻破的那一天受到的屈辱中崛起了一个

现代日尔曼民族一样，也许从 1799 年的政治屈辱中同样能崛起一个现代的伊斯兰。这一问题我将会有专文论述。目前，我想让读者对自从台普倒台以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在亚洲的扩张以来穆斯林印度出现的一些问题引起重视。

由于众所周知的许多原因，一些奇特的问题惟独被印度穆斯林提出来了：伊斯兰哈里法体制是一个宗教性的组织机构吗？印度穆斯林隶属于土耳其哈里法管辖吗？印度是“达如力·哈尔比”（非伊斯兰国）呢，还是“达如力·伊斯俩目”（伊斯兰国）？“吉哈德”（圣战）的真正意思是什么？古兰经中说：“你们服从真主，服从使者，服从你们中掌管事务的人”，在印度，掌管事务的人究竟是谁？圣训中预言伊玛目马赫迪要出现，这些圣训的级别如何？

然而，西方殖民者在迅速向伊斯兰世界扩张的同时，也对这些问题显示了极大的兴趣。对这些问题的辩论为印度伊斯兰历史谱写了十分有趣的一章。问题道来话长，至今还等待一枝极有力度的千秋笔来定论。

穆斯林政治家中，有些人的目光只盯着当前的形势，这部分人成功地赢得了部分学者的支持，他们坚持一套自己认为符合当前形势的宗教信条。然而，单纯用逻辑很难征服人的信仰。数世纪以来，宗教信仰极其稳固地扎根在印度穆斯林民众的内心深处。逻辑只在政治需要的场合发挥作用，或者对文献和传统作新的解释时排上用场。但在两种情况下都难以说服民众。对严格的伊斯兰民众来说，唯一能说服他们的只有真主的启示。要想有效地摧毁正统的信仰，必须得用“天启”作依据对以上提到的问题进行政治性的演义，而这一“天启”的依据恰恰由嘎底亚尼耶提供了。他们自认为这就是他们给英国殖民主义者的一份最有价值的献礼。在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宗教问题上自称“为圣”来为新的教义提供“天启”的作法，必然导致把不信他们的人断为异教徒、称他们要遭受火狱的刑罚的结果。嘎底亚尼耶认为“尔萨”圣人最后自然地亡故了，他的第二次来临意味着一个在精神上跟他很相似的人要降临人间。这一解释似乎给嘎底亚尼耶运动赋予了一个合理的外观。实际上，这

一立场并不是该运动的实质所在，我认为这只不过是他们要完全称圣的前奏，称圣才是他们的真正意图。他们想利用政治力量来实现这一目的。在落后的国家，发挥作用的往往不是道理，而是权力。当前，在穆斯林国家，文盲遍地，有时聪明的才智跟糊涂奇怪地交织存在着，厚颜无耻的人胆敢来自称是天启的接受者，而且还没有人敢反驳，一旦反驳就成了永世的罪人。在这样的国家，很容易创立一套政治神学，聚集一群人来把政治奴役奉为信条。特别是象旁遮普这样信仰体系含糊不清的地区很容易捕捉无知的农民，因为数世纪来他们已习惯了被各种势力的利用。尼赫鲁先生建议各宗教正统力量团结起来，防止他认为的印度民族主义的产生。可笑的是，他的建议中始终认为嘎底亚尼耶运动是伊斯兰的一次改良运动。实际上，先生并不知道，对伊斯兰在印度来说，嘎底亚尼耶所涉及的一些问题都是在宗教和政治上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问题。我已经说过，嘎底亚尼耶在印度穆斯林宗教史上的作用是，为印度当前的政治奴役化提供宗教依据。抛开纯宗教问题不谈，就从政治的角

度而言，象尼赫鲁先生这样的人也不该出言把印度穆斯林谴责为“反动的守旧主义者”。假若先生了解嘎底亚尼耶的实质的话，我敢断言先生一定会赞同印度穆斯林把自称接受天启的宗教运动视为印度的大敌人这一立场。

读者会发现，嘎底亚尼耶今天给印度伊斯兰脸上摸的不光彩并不是印度穆斯林史上偶然的現象。逐步结胎成嘎底亚尼耶的思想基础早在其创始人出生以前就已是教义学争论的交点。我并没有故意讽刺嘎底亚尼耶创始人及其党羽苦心经营的事业。我敢说，其创始人确实听到一个声音，但这一声音是来自主宰生命和执掌权柄的真主呢，还是人们精神憔悴时的呐喊呢，这有待于观察这一运动的性质，以及它给随从者带来的思想和精神气质而定。读者且莫以为我在使用抽象的比喻。人类历史告诉我们：当一个民族的生命之潮开始回落的时候，颓废本身会变成一种鼓舞精神的源泉，激发该民族的诗人、哲学家、圣徒及官员，把他们组成一个庞大的宣传队，其唯一职责是用诱人的手段和逻辑美化生活中并不高尚甚至于丑恶的东西；这些

人不知不觉地用光彩夺目的希望掩饰自己的失意，暗中捣毁传统的行为价值，从而也在消磨偶尔陷入他们圈套中的人的精神意志。当一伙人打着天启宗教的招牌把自己所处的政治环境视作最佳世道时，你能想象他们的思想情趣之堕落。因此，我认为随嘎底亚尼耶粉墨登场的“演员们”也不过是失意者手中的玩具。同样的游戏早已在波斯表演过了，但始终没有演变成象嘎底亚尼耶在印度给伊斯兰造成的宗教和政治问题那样严重的程度。俄罗斯对“巴布教”显得很宽容，允许它在阿什格阿巴德开设代理机构；英国对嘎底亚尼耶显示出了同样的宽容，允许它在沃金（WOKING）开设第一个宣传中心。至于俄罗斯和英国显示宽容的动机是为了殖民主义扩张呢还是纯粹的思想豁达呢，这一点很难说清。但十分明显的是，这一宽容给伊斯兰在亚洲带来了相当棘手的问题。可是，就伊斯兰的机制而言，我敢毫不含糊地说，伊斯兰能干净利落地摆脱给它制造的一切麻烦。时代在转变，印度的情况已经有了新的转机。业已降临印度的新民主精神必然绝灭嘎底亚尼耶的一切幻想，必然让他

们明白自己异端创新的苍凉。

中世纪神秘主义剥夺了其跟随者的健全直觉，留给他们的只是昏迷不觉的思维。伊斯兰不再容忍这种神秘主义的复苏。在过去数世纪以来，是它吞蚀了伊斯兰最优秀的人才，把国家最重要的事务交给平庸的人来料理。现代伊斯兰再也经不起重复这样的经历了。同样伊斯兰也不再容忍象旁遮普地区那样半个多世纪来让穆斯林卷入对现实生活毫无意义的哲学争论。伊斯兰已经步入了新思想和新时代的光明大道，没有任何圣徒或所谓的“先知”能将她拖回中世纪神秘主义的云雾中去。

(三)

正统穆斯林和嘎底亚尼耶之间展开的争论引发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印度穆斯林今天才意识到了其严重性。我原想向英国公民致一封公开信，陈述这一问题对社会和政治方面的严重性。但由于身体欠佳，未能如愿。这里，我愿借此机会就此事说几句，因为这件事在我看来会影响印度穆斯林的整体生命。

但我提前声明，我不想涉入哲学辩论，也不愿对嘎底亚尼耶运动的创始人从心理学的角度加以分析，因为对那样的辩论，本文所面对的读者是根本不会感兴趣的，而且对印度来说，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他的时机尚未成熟。我的观点只是一个历史研究者和比较宗教学学者的观点。

印度是一个多宗教并存的国家，比起那些一半是宗教制一半是种族制的社会来说，穆斯林是印度社会中具有更深意义上的宗教团体。伊斯兰完全抛弃了种族主义，只以宗教信仰为其社会基础。鉴于伊斯兰只以宗教信仰为基础，其基础完全是精神性的，比血缘关系更加抽象，因而穆斯林社会自然对危害其统一的各种因素更加敏感。从伊斯兰内部裂变的任何宗教团体，若自称有新的“圣品”为其基础，将不承认它的所谓的“启示”的人判为异教徒者，必然被每一个穆斯林视为危害伊斯兰统一的公害。这是必然的现象，因为穆斯林社会的统一就是凭籍穆圣的“封印性”来维系的。

“圣品封印”的观念也许是人类文化史上最早的思想观念

之一。其真正的意义只有那些仔细研究过伊斯兰史前西方和中亚麻葛文化的人才能理解。据现代研究表明，麻葛文化是祆教、犹太教和已犹太化的基督教以及卡尔迪亚（古巴比伦）和塞马列的宗教的混合体。对这些宗教社会来说，“圣品”延续的观念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长久地处在等待的状态中。现代人从思想精神上比麻葛人更加期待新“圣品”的降临。麻葛观念造成的结果是，旧的社会形式不断解体，新的形式随着各种宗教投机分子的出现而不断产生。在现代伊斯兰世界，有些胆大包天胸无滴墨的阿訇借助现代印刷术的优势，厚颜无耻地想把古老的麻葛文化的外貌点缀在二十世纪的门面上。很明显，旨在把世界不同群体溶为一个统一民族的伊斯兰是绝对不会与危害当前统一、制造未来分裂的嘎底亚尼耶运动携手并进的。

企图恢复伊斯兰以前麻葛文化的两种形式中，“巴布教”在我看来比嘎底亚尼耶诚实得多，前者公开与伊斯兰决裂，而后者虽然在表面上保持伊斯兰的某些主要特征，实际上却完全与伊斯兰的精神和志向背道而驰。它认为真主心胸狭小、用不尽

的地震和瘟疫对付他的敌人；认为先知只是些算命先生；麦西哈的灵魂是川流不息的。这些思想很明显都是犹太人的东西，嘎底亚尼耶运动可以说是早期犹太主义的死灰复燃。麦西哈灵魂的川流不息更多地属于犹太神秘主义派别而不属正统的犹太教。对波兰人麦西哈·巴尔舍发起的运动深有研究的布博教授说：“人们想象麦西哈的灵魂要通过先知降临人间，甚至于通过一系列的圣徒使之延续到今天。”受伊斯兰以前麻葛思想的影响，伊朗出现的邪教运动发明了“布如孜”“胡鲁里”“曦利”等字眼，以适应麦西哈时时转世概念的要求。为了不致穆斯林的感情受到更大的震动，他们必然要创立许多新的概念来掩饰麻葛思想。甚至于“应许的麦西哈”这一称谓也不是穆斯林宗教复兴的产物，而是一个混杂的概念，带着明显的源于伊斯兰以前的麻葛文化的特征。早期伊斯兰的宗教和历史文献中找不到这一概念。纹生克教授的《圣训索引》一书反映了这一明显的事实。该《索引》含盖了十一部圣训集和三部伊斯兰早期的历史文献资料。我们可以从中清楚地了解到早期穆斯林没有使

用这一概念。麻葛文化认为时间是一种往复循环的过程。

印度穆斯林为反对嘎底亚尼耶而表现出的强烈激情只有现代社会学家才能完全理解。被一位作家在《民事军事》杂志上称作“阿訇驾驭”的普通穆斯林在反对嘎底亚尼耶运动中更多地受到了自我保护意识的驱使，而不是对信仰中“封印”的意义的完全理解。所谓的“开化”了的穆斯林很少试图去理解“封印”的信念对伊斯兰文化的真正意义，潜移默化的“西化”进程逐步剥夺了他们自我保护的意识。有些所谓的“开化”了的穆斯林竟然向同胞宣扬“宽容”的态度。我能谅解赫伯特·易莫森先生向穆斯林宣扬宽容的作法，因为在一个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欧洲成长起来的人，不会也不可能培养一种洞察力来理解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形态中对社会结构至关重要的问题。

印度社会尤为特殊，它是一个多宗教并存的社会，每个宗教社会的未来基本取决于内部的统一。就这样一个国家却由西方人统治。他们采取的政策是不干涉宗教，但这种自由和松散的政策在象印度这样的国家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副作用。对伊斯

兰而言，我们可以毫不过分地说，在英国人统治下的印度穆斯林社会，其统一性远远没有得到耶稣时代在罗马人统制之下的犹太社会更多的保护。在印度，任何一个宗教投机分子可以起来胡说八道，为满足私欲拉邦结派。在我们这样的自由社会里，只要投机者效忠政府，按时交纳赋税，社会的统一对政府来说就无关紧要了。我们的幽默大诗人艾克佰尔的几句讽刺诗正是这一现状的真实写照：

朋友们！为布列颠大名的荣耀祈祷吧！

说：“我是上帝”，羁绊就会脱落，

绞刑架就会倒塌，羞辱就会消失。

我非常欣赏正统印度教在当前形式下要求抑制宗教改革者的作法。实际上，这样的要求理应首先由穆斯林提出，因为他们与印度教徒不同，在他们的社会结构中完全排除了种族主义的观念。政府应当慎重考虑当前的形势，设法了解每个穆斯林对严重威胁他们社会统一的根本因素的看法。总之，一旦社会统一受到威胁，谁都一样，唯一可走的路是作自我保护，抵抗

所有的分裂势力。怎样才能作自我保护呢？写文章辩论，反驳被母族视为宗教投机分子者的谬论。若反叛者对母族的团结和统一构成了威胁，而且还肆意造谣惑众，有时还恶言中伤母族时，难道还要保持宽容和克制吗？

假若被母族视为叛逆者的团体恰巧为国家的某些特殊利益服务的话，国家可以用最好的方式回报他们，其它民族也不会有什么怨言。但是，当母族的集体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怎能期待它对分裂势力视而不见呢？对危害生命的因素，集体的警惕性是不亚于个人的。这里我再多说一句，穆斯林各派间在教义学问题上的相互攻击不会影响他们之间共同坚持的基础原则，尽管他们之间分歧重重，而且互相裁判为异端邪说。

有一点值得政府予以特别的注意，在印度，若为了迎合现代自由主义的思潮而鼓励宗教投机分子的话，必然会使人们对宗教越来越冷漠，宗教形式中的主要成份最终会从印度社会生活中完全消失，那时，印度人的思想不就成了俄罗斯人的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形式了吗？

但是，当前困扰旁遮普穆斯林思想的不仅仅是宗教问题，而且还有其它政治性质的问题。就我所知，赫伯特·易莫森先生在一次讲话中曾暗示了这一点。毫无疑问，这些纯政治性质的问题会象宗教问题一样严重影响旁遮普穆斯林的统一。我在感谢政府的同时，也冒昧地提出一些个人的观察意见：是谁把穆斯林分成了城乡两派又让乡下派分成若干支派进行互相斗争的呢？谁应对这一分化现象负责任？

赫伯特·易莫森先生发现，旁遮普穆斯林中缺乏有领导才能的人。但是，我希望赫伯特先生明白这样一个事实，由政府一手造成并由野心勃勃的政治投机者大力维护的城乡差别论也无法让旁遮普那样的社会造就一个真正的领导人物。野心家们的目光对准的只是个人的利益，对旁遮普伊斯兰教的统一没人感兴趣。易莫森先生发现了领导人的溃乏，我却发现国家在不断地推行一种旨在灭绝可望造就真正领导人的制度。

后记

我知道这篇声明会引起一些人的误解，有人会认为我这是建议政府用武力镇压嘎底亚尼耶。事实并非如此。我已经明确说过，不干预宗教是印度的统治者唯一能采取的政策，除此而外，别无他法。然而，我不得不承认这一政策对宗教社会的权益有害无益。但这是不可避免的，受害者只有利用适合自己的方法保护自身的利益了。在我看来，目前最好的办法是：宣布嘎底亚尼耶为一个独立的宗教，而且这样做完全符合嘎底亚尼耶自己的心愿。此时，印度穆斯林也会象容忍其它宗教一样容忍他们的。

致伊斯兰政府及民众的一封重要信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全世界的主宰，祝愿我们的领袖封印至圣穆罕默德吉庆安宁，并祝福他的所有门徒及弟子们。

真主的使者（愿主赞美并赐福他）曾以“劝戒”概括了教门的全部。他说：“教门就是劝戒”，并以“劝戒”责令众穆斯林向其官长和伊玛目进谏。

基于此，“世界圣品封印保护会”²认为，很有必要让世界

² “世界圣品封印保护会”是一个非政治性的、由穆斯林学者发起成立的民间组织，旨在保护伊斯兰教的纯正信仰，驳斥嘎底亚尼耶的迷信宣传。

在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扶持下，嘎底亚尼耶这一邪教怪胎安然降生在其统治之下的印度，逐渐在穆斯林中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波及到了伊斯兰的根基和穆斯林的命运，嘎底亚尼耶在假先知米尔扎的迷惑下以新的“圣品”向全世界穆斯林宣战，公开篡改伊斯兰教的教义，将无知的民众引向了迷路。迫于这一邪教组织的强大攻势，穆斯林学者不得不仓忙应战，挽救穆斯林的信仰。于是，双方的辩论此起彼伏地展开。最初的斗争是以个人的形式出现的，穆斯林内部没有统一的阵线。要对付这样业已形成组织的邪教集团，须得有大批学者共同参与组成一股强有力的学者阵线，以统一的思想武器有计划有步骤地同它展开斗争。鉴于此，当时最有名的圣训学家著名学者艾尼沃尔·沙·克什米里提议成立一个独立的学者组织，来维护穆罕默德圣人的圣品“封印性”，反驳嘎底亚尼耶的迷信宣传。于是，穆斯林学者于1924年在拉合召开了一次大会，在会上艾尼沃尔·沙推举当时印度大学者、解放运动的领袖阿塔稳拉·沙牵头成立这样的组织，与会的五百多学者一致通过了这一提议。阿塔稳拉·沙开始筹建这一组织，并命名为“圣品封印保护会”，准备同嘎底亚尼耶展开长期艰苦的斗争。在他的领导下该会成员进行了形式多样的斗争，一次次粉碎了嘎底亚尼耶的阴谋。

此后，该会主席职务一直由巴基斯坦最有威望的学者担任。值得一提的是，在著名学者穆罕默德·优素福·比努理在职期间，同嘎底亚尼耶的斗争在巴基斯坦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在他的领导下向民众彻底揭穿了嘎底亚尼耶的邪恶面貌，让政府认清了它的迷信本质，使各党派和各教派的人士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这一邪教组织，敦促国民议会形成决议，定嘎底亚尼耶为非伊斯兰教的组织和邪教。他的努力在伊斯兰教史上功不可没。

现任主席是巴基斯坦著名学者韩·穆罕默德长者，他早年毕业于印度“赛班迪伊

伊斯兰教各国政府对“嘎底亚尼耶”这一重大宗教问题引起重视。

“嘎底亚尼耶”，也称“艾哈迈迪耶”，是隶属于假先知米尔扎·胡拉姆·艾哈迈德的一个宗教团体。米尔扎生于印度旁遮普省豪尔达斯夫尔县的嘎底亚尼镇。他早年曾捍卫过伊斯兰，参加过同其它宗教的辩论，因而赢得了部分穆斯林的信任和拥护。然而，他此后却一步一步由浅入深地走向了迷路。

一八八四年，他自称是回历十四世纪的革新家。

一八九一年，他自称受到默示，说尔萨圣人早已亡故，他本人就是《古兰经》和《圣训》中提到的“应许的麦西哈”。

一八九二年，他说“麦西哈”和“马赫迪”是同一个人的

伊斯兰教大学”，长期从事宣教工作。优素福·比努理教长归真以后，众学者推举他为该会主席，领导大家继续同国际国内的嘎底亚尼耶势力展开更加艰苦的斗争。

该会主会址在巴基斯坦的木尔坦，有四五十个分会遍及巴基斯坦的各个地区，并在英国、斐济、巴林和阿布扎比设立了国外分会。该会用多种语言出版发行了反驳嘎底亚尼耶的书籍和多种宣传材料，为保护圣教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劳。

两个不同名字，自称他本人既是“麦西哈”也是“马赫迪”。

一九零一年，自称为“圣人”，因为《穆斯林圣训集》中提到，“应许的麦西哈”是圣人。这样，米尔扎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圣人”。

在他的一篇文章《消除一个误解》中，他自称是穆罕默德圣人的转世，将自己标榜为新“圣品”的承载者。

这位假先知给自己的教徒制定了下列教义：

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他第二次被派来时以米尔扎的形象出现，说此事有《古兰经》明文为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跟他一起的人对敌人很严厉”。³

米尔扎的品级、名字、地位和穆罕默德圣人的品级、名字、地位完全相等。⁴

米尔扎是十四世纪派给全人类的先知和使者，一定要相信他，就象早年相信穆罕默德圣人那样⁵。

³ 《消除一个误解》，4页

⁴ 《劝戒》，260页。

⁵ 《恩惠》报，1925年9月26日

米尔扎是万圣的封印。⁶

米尔扎在天上的宝座高于天上其它所有的宝座。

穆罕默德圣人时代的伊斯兰如同新月（无光泽），而米尔扎时代的伊斯兰却如十五夜晚的团月光芒皎洁⁷

米尔扎的精神力量比穆罕默德圣人的力量更强大、更完善、更坚固。⁸

现时代，得救的关键不仅仅在于跟从穆罕默德圣人，而且还要跟从米尔扎。⁹

不顺从米尔扎的人已叛离了真主和他的使者，将统统入火狱。¹⁰

不信米尔扎的“圣品”者是“卡菲尔”（异教徒），已

⁶ 《启示的实质》，89页。

⁷ 《默示的演说》，183页

⁸ 《默示的演说》，181页。

⁹ 《圣训四十段》，704页。

¹⁰ 《表率之普及》，1900年5月25日。

逾越出了伊斯兰教的圈子。¹¹

以上是嘎底亚尼耶离经叛道的几个例证。基于上述信仰，东西方的穆斯林学者一致作出判决：假先知米尔扎本人及其信徒是异教徒、外道。

“世界伊斯兰联盟”于一九八四年在麦加召开的大会上公开号召穆斯林各国政府高度警惕嘎底亚尼耶，监视其活动动向。

“伊斯兰法学会”于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二至二十八日在吉达召开的会议上联合发出了一项决议，裁定嘎底亚尼耶为异教和邪教组织。

一九七八年在卡拉其召开的“首届亚洲伊斯兰大会”上也制定了反嘎底亚尼耶的决议。

假先知米尔扎本人也知道，伊斯兰学者已将他们断为外教。他有一次给信徒们演讲时说道：

“你们以为在罗马政府的庇护下，或把你们的家修在麦加或麦地那，你们就能摆脱恶人的攻击吗？不会！决不

¹¹ 《友谊的明镜》，35页。

会！你们将被刀枪剁成肉泥。你们难道没有听到筛赫阿布顿·莱推夫的遭遇吗？他原是出色的伊玛目，深受喀布尔人的爱戴，他的门徒将近五万人。他正因为加入了我们的阵营被阿富汗统治者哈比布拉·汗处以死刑。他的罪名只是说他受到我的影响，反对了‘吉哈德’。你们指望在穆斯林统治者荫影下享受生活的乐趣吗？不会！按穆斯林学者的决议，你们是一些该杀的人。

那些反对我们的穆斯林，你们已经听到他们的判决，说你们该杀，狗也比你们应受到疼慈。旁遮普、印度，以至整个伊斯兰世界都作出裁决：你们该杀；杀你们、没收你们的财产、抢夺你们的妻室、毁辱你们的死者、阻止你们在穆斯林公墓掩埋尸体；这些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赢得回赐的善功”。¹²

根据众学者的判决以及假先知本人的言论表明，嘎底亚尼耶已是一个独立的宗教，与伊斯兰教脱离了关系。

¹² 《声望集》第三册。

巴基斯坦独立以后，大批嘎底亚尼耶信徒及学者从印度的嘎底亚尼镇迁到了巴基斯坦，在旁遮普地区秘密购买了一块约一千公顷的地，作为其活动的基地和宣传中心，命名为“热布沃”，俨然成了国中之国。嘎底亚尼耶信徒来巴后迅速盘踞了巴国政府的几个重要部门。原巴基斯坦外交部长乔德里·扎番戎拉·汗是嘎底亚尼耶的信徒，他积极宣传嘎底亚尼耶信仰。由于他身处要职的缘故，当时巴国各驻外使馆塞满了嘎底亚尼耶的门徒。他们在国内外身居要职，阴谋扰乱穆斯林，颠覆伊斯兰。

于是，穆斯林学者们站了起来，开始捍卫纯正的伊斯兰，向众穆斯林揭露嘎底亚尼耶的邪教本质，同它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五三年，穆斯林向政府提出了把嘎底亚尼耶定为邪教组织的要求。但当时政府要员中嘎底亚尼耶的信徒势力雄厚，政府驳回了这一请求，而且还杀害了一万多穆斯林。尽管如此，穆斯林向政府要求把嘎底亚尼耶定性为邪教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最后，政府迫于民众的压力，宣布嘎底亚尼耶为邪教。一

一九八四年九月八日，巴基斯坦国民议会正式宣布：假先知米尔扎及其门徒属于非伊斯兰教的一个组织。

嘎底亚尼耶把整个伊斯兰世界裁断为外教，将自身标榜为穆斯林，以伊斯兰教的名义宣传其歪理邪说。虽然历史性的裁决已经形成，但仍然需要用实际行动来阻止它打着伊斯兰教的招牌欺骗世人。可贵的是穆斯林在这方面作了不懈的努力，甚至前任总统齐亚哈克将军发布了一道总统令，禁止嘎底亚尼耶信徒自称穆斯林，不准他们以伊斯兰的名义宣扬他们的教义，不许他们使用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任何标识。

采取这样的措施是非常必要的，有利于保护穆斯林的独立性和消除嘎底亚尼耶的信徒给伊斯兰造成的歪曲。

现任教主米尔扎·塔黑尔在英国伦敦附近建立了一处嘎底亚尼耶中心，称作“伊斯兰堡”，开始恶毒攻击巴基斯坦，说巴基斯坦剥夺了他们的宗教自由，侵犯了他们的人身权利。基于这些谎言，西方媒体和伊斯兰的敌人大肆渲染，反对巴基斯坦，破坏她的形象。

嘎底亚尼耶信仰新的“先知”，信仰新的“启示”，它早已变成了一个宗教。它把全体穆斯林断为外教，说他们没有相信米尔扎的“圣品”。因此，嘎底亚尼耶没有权利使用伊斯兰的名义和标识来迷惑众人，破坏穆斯林的伊斯兰特色。

我觉得很有必要向各国伊斯兰政府简要介绍嘎底亚尼耶的活动状况：

- 借西方媒体的强大后盾反对巴基斯坦政府，反对所有的伊斯兰宗教团体。
- 租用了一个卫星频道，以伊斯兰的名义向全世界宣传其歪理邪说，直接蚕食着没有接受过正统伊斯兰教育的青年人的信仰。
- 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科学家阿布顿·色俩目是嘎底亚尼耶的信徒，他得到个别伊斯兰教国家的支持，积极筹备建立所谓的“国际穆斯林和中立国物理研究会”，其目的在于从科研界把持伊斯兰世界的学术活动。

- 让流落在西方国家的穆斯林失业青年填写嘎底亚尼耶身份表格，然后以政治避难者的身份向所在国寻求保护和援助。这项工作在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 用各种语言翻译《古兰经》，篡改其义；向全世界散发传单。由于各种宣传品都是以伊斯兰教的名义发行的，把许多不了解嘎底亚尼耶实质的人引向了迷路，这些人急待有人去解救。

鉴于以上事实，各国政府应对嘎底亚尼耶采取必要的措施，制止其流毒蔓延毒害无知的民众，并与之作坚决的斗争。

世界圣品封印保护会主席：韩·穆罕默德

第一部分 嘎底亚尼耶的历史渊源及信条

第一章 十九世纪印度穆斯林社会

十九世纪是世界现代史上极其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整个穆斯林世界文化知识的浮躁，困惑风气的盛行此时达到前所未有的境地，印度穆斯林文化界尤为突出。东西方文化的冲撞，新旧教派体制的错位，实质上也就是新旧世界观的冲突以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间的冲突变得日益突出，双方在进行殊死的斗争。

印度 1857 年独立运动遭到无情镇压之际，嘎底亚尼耶徐徐拉开了帷幕。独立运动的失败尤其严重地打击了穆斯林民族，广大民众痛心疾首，愤慨难言。他们面临着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双重奴役。一方面，英国殖民当局以胜利者的姿态开始肆意地在印度境内推行新的文化，另一方面，基督教的传教士借机散布于印度国土的每个角落，开始大幅度的宣传布道工作，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从根本上动摇穆斯林的信仰，让他们背离伊斯兰教法。尚未受过伊斯兰基础文化教育的年轻一代则成了英国传教士猎获的主要目标。广大中小学的教育因此变得一片混乱，

受洗加入基督教的事件在印度开始时有发生。当时最为严峻的还不是弃教背教的事件（放弃伊斯兰教加入基督教），而是怀疑和无神论开始泛滥。伊斯兰学者与基督教传教士间的辩论自然而然地开场了。伊斯兰学者深入浅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在交锋中屡辩屡胜。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伊斯兰教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以驳斥基督教。尽管如此，对信仰的怀疑、浮躁、薄弱状况仍在漫延扩张。

上述情况只是从外部敌对势力的角度来了解当时的形势，下面让我们来探究一下当时穆斯林社会内部的发展状况，可以说势态更加显得恶劣。当时教派林立纷争，相互奸攻，动辄付诸武力兵械的流血事件不断发生，整个印度境内俨然处于派系相斗的内战危险边缘。这种社会的动荡不安导致人们思想混乱，穆斯林内部邻里不和、反目为仇，同时极大地损伤了伊斯兰教及其学者应有的声誉和威望。

此时，社会上开始浮现出一群不成熟的苏菲修功办道者，投机取巧，视苏菲如同儿戏，公然宣扬自身所谓的出神入化的

能力，以至信口开河夸大其辞。如此等人随处可见，最终导致普通穆斯林民众对神秘、奇迹、超自然行为、梦幻以及预言等有了畸形的理解和追求。奇谈怪论者说得越奇，竟然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愈加高大，这样的人在当时也就成了德高望重的代表。伪善家们、贩卖宗教的掮客们更是无孔不入，推波助澜使得整个社会成了奇谈怪论、标新立异的运动萌芽的温床。穆斯林社会面临着沉沦亡败的厄运。

1857年的独立运动彻底失败了，他们记忆犹新。失望之中，人们又希望出现新的转机，渴望一个受主佑助的领导人走出民众的行列。社会上到处传说着麦西哈尔萨圣人在世纪之交出世的传言。人群簇拥汇聚处，相互交谈的往往都是末日的前夜出现的邪恶和罪过。一些预言和神秘论调曾使人们一度忘记了现实的残酷，振作了他们的精神。圆梦、预言以及其它形形色色的神秘言辞极大地吸引着民众，鼓舞着他们。

印度旁遮普是当时迷信泛滥、思想混乱、信仰最为薄弱的地区，该省曾经沦陷于军阀独裁者锡可教徒酋长的管辖长达八

十年之久，因此严重地阻碍和削弱了宗教信仰与穆斯林团体的发展。真正意义上的伊斯兰文化教育曾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在那里是一片空白，穆斯林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被彻底改变动摇了，广大穆斯林思想上混乱面临严重的危机，正如伊克巴尔所描述的那样：

翰萨带走了古兰经与宝剑

伊斯兰在他们的国度陨落了

这种社会状况为新的基于怪论和神秘教义的宗教运动的出现彻底辅平了道路。伊克巴尔在诗歌中这样勾勒了当时该运动发详地群情激昂的景况：

宗教事业中他乐于求新

时常游历而不固步停滞

求知研讨不见他的身影

拜把结师他频频显能

倘若偶有诠释的巧机

会不假思索出驾登堂

到了十九世纪末，米尔扎·胡拉姆·艾哈迈德及其思想、运动已闻名一方。为了进一步扩大宣传实现其野心，米尔扎在寻求理想的地点和时机。他掌握了大量有利于自己宣传的因素：民众思想混乱浮躁，群众心态媚外求新；对革新与变法所采用的温和途径失利的绝望；伊斯兰学者丧失信心，声誉扫地；对宗教命题毫无节制随心所欲辩论风气的盛行。更加重要的是英国统治阶级（曾经与自由圣战者交锋失利，异常恼怒狼狈却又对不断高涨的穆斯林战斗士气唯恐不已）对嘎底亚尼耶这一奉英政府利益至上的新兴宗教运动的大加赞赏。该运动甚至将尊崇效忠英政府纳入信仰大纲。其创始人与英政府间的交往业已久远密切。总之，所有这些因素为嘎底亚尼耶的产生提供了良机，以致后来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宗教。

第二章 米尔扎的生平

家庭背景

米尔扎·胡拉姆·艾哈迈德家族原系蒙古民族的一个支派。但时过不久，他自称凭借自身特有的灵感认识到其家族实际上源于波斯民族。正如他亲口所言：

我得到启示说：倘若正教自天而降，那也一定是由波斯人中的一员领受的。我已受到启示：‘的确，谁不坚信领受正教者为波斯人，他已背弃了自己的信仰。真主是酬谢勤勉者的。’类似的启示旨在证明我们的祖辈是波斯人无疑，真主是真理的评断者。

米尔扎随后又在其作品中写到：

此位贤达者家族原系蒙古人的一个支派，没有任何历史记载可以证明它是波斯民族。从已有的历史记载来看，我的先祖母辈许多都是圣裔名门。如今依仗真主的默示，我认识到我的先祖是一个波斯人家族。我只能相信真主的

决断。真主知道我们所不能知道的。真主是至高无尚的。唯有真主是彻知的、确凿无误的；除此之外都具有质疑、猜度的特性。

米尔扎的曾祖父米尔扎·古勒·穆罕默德曾经富甲一方，颇有资产，尤其在旁遮普拥有相当规模的产业。米尔扎在描述当时曾祖父家的豪阔气派时说：“他乐于为蜂涌而止的人们在自家庭院里提供饭食，并进行劝谏布道”。其祖父去逝后，家道中落，随后锡克教徒攻占该村将所有产业划归己有。到了米尔扎祖父手里时，家产除了在嘎底亚尼所拥有的外一无所有。稍后，锡克教徒变本加厉将米尔扎家族从嘎底亚尼彻底逐出。在兰吉特·省赫当政末期，米尔扎及其父亲得以重返嘎底亚尼，并且接管了其父管制下的五个村庄。

米尔扎家族与在旁遮普新成立的英殖民当局保持着忠实密切的往来关系。家族内曾经有几名成员为英殖民政府的筹建工作卖过力，并在多起要紧事务中保护了英殖民政府的利益。为此米尔扎本人曾经说：

我的家族对英政府是极其忠实的。我的父亲木尔塔扎是该政府的热心支持者，曾在省总督宾礼处任要职。格里费恩的《旁遮普名家史传》中就提到了我父亲的名字。1857年孟加拉邦叛乱期间，我父亲有力地协助了英国政府平息叛乱，并因此荣获勋章和赠赏的马匹。英政府认为父亲是忠实可靠的政见支持者和志愿者。英政府官方为其颁发过很多酬谢奖状和证书，只可惜大多已失散。仅有其中的三份得以保存下来并公开拓印。祖父去逝后，我的长兄米尔扎·胡拉姆·格迪尔继续在英政府供职。一伙肇事者向塔盟公路上行军的英军发动袭击时，他代表英政府一方参加了阻击战。

出生、教育和成长

米尔扎于锡克教徒统治末期 1839 年（或 1840 年）出生在哥德斯普尔区的嘎底亚尼镇。据米尔扎本人作品记载，1857 年印度独立战争爆发时，他大约十六七岁。

米尔扎入中学之前，一直在自家的私塾里先后师从毛拉·番多仑拉、毛拉·番多里·艾哈迈德和毛拉·古里·阿里·沙学习语法学、逻辑学和哲学。其间他还随曾作过医生的父亲学习了一些药理学知识。求学时期，米尔扎勤奋好学，他说：

当时，我完全沉浸在书本中，忘记了周围的一切。父亲时常告诫我适度看书，切莫影响了健康。

这样的生活过了没多久，在父亲的逼迫下，米尔扎不得不通过法庭诉讼要求收回祖上的家业。为此他写到：

这场官司花费了我大量宝贵的时间，至今引以为憾。贤父责成我料理所有的土地产业事务，事实上，我对此就根本没有任何兴趣。

后来，米尔扎在斯亚里科特政务机构觅得了一份薪水很低的公职，一干就是四年多，时间是 1874 年到 1878 年期间。任职期间，他曾经读过一两本英文书籍，并参加过公职选拔考试，但都未能如愿。1878 年，米尔扎辞去了这份工作返回嘎底亚尼开始料理土地产业。其大部分时间还是用来研读《古兰经》及

其注解和圣训。

行为举止

米尔扎的幼年生活极其单调，对于外界的事情一无所知，并且显得有些迟钝，连给钟表上旋都不会。稍长，需要带表看时间时，总是要从一数到时针所指的钟点才能知道。比之更糟的是，他扳指数数时总要大声地读出来，即使这样随后也记不起来。所以，他仅看着表是认不出钟点来的。由于如此愚钝，他很难分清左右脚的鞋子。米尔扎·白希尔·麦哈迈德曾这样描述：

一日，某人送他一双鞋子，他不分左右地就套在了脚上，而且经常如此，虽感不适。有时，穿错鞋感到不适时，米尔扎十分恼怒，骂世上没几个好人。其母亲曾说，他在米尔扎的鞋上作了左右不同的记号以便他分清，但米尔扎仍照常反穿，随后，她也就去掉了那些记号。

米尔扎幼时有频尿的毛病，因此布袋里经常揣着粘土块。

他奢甜食如命，成把的糖块经常随身带着。

健康状况

米尔扎年轻时患过严重的瘕病，并且时常发作以致重摔在地也全然不知。米尔扎自己忽而说这是瘕病，忽而又说是神经错乱。糖尿病也一直缠绕着他。他曾说：

“我是一个久病之人，”

随后又补充道：

“头痛、昏晕、失眠、心悸、糖尿病经常缠着我的身体，有时一夜或一天要排上百次的尿液。糖尿病导致我周身不适，生理失调。”

米尔扎年轻时严以律己，进行强幅度的精神修炼。他曾连续斋戒长达半年之久。

1886年他在胡什亚尔普经过又一次长时间连续修功办道后，终因杂病缠身，体力不支而放弃。1891年3月31日，他在给努尔丁的信中说：

“我的身体再也不能承受那样超负荷的功干了，些许的
干办、默思都会加剧我的病情。”

经济状况

米尔扎起初生活十分艰难窘迫。但随着他的学说的广泛传播以及日后升任为该教精神领袖后，生活逐渐宽裕并富有起来。米尔扎本人也极其渴望有这一天，因此他的早期和后期生活可谓是天壤之别。他在 1907 年撰文说：

“我们的生计完全依赖于父亲一人仅有的薪水。那时候，我几乎与世隔绝，住在无人问津的偏僻村寨嘎底亚尼。后来，真主按他的预言，将整个世界向我敞开了，一连串的幸福纷纭而至，以致我难以言表感恩。按照我当时的情形，恐怕每月挣十个卢比都难。但真主清高无比，他能使贱者贵，贵者贱。我全然托靠了真主的宏恩，以至于今日有十万甚至更多的收入。”¹³

¹³ 《默示的真谛》121 页

为此他又附加脚注说：

“纵然有成千上万数目卢比的收入，但大多数是朋友邻里作为礼物馈赠给我的，有时连馈赠者的名字我也不知道。”

家庭及子女

米尔扎的结发妻子是自己的血亲¹⁴，于 1852 年（或 1853 年）完婚。她为米尔扎生了两个儿子：米尔扎·苏尔丹·艾哈迈德和米尔扎·番多鲁·艾哈迈德。1891 米尔扎将她休弃。1884 年米尔扎再婚，在德里迎娶了那瓦布·那奇尔的女儿。米尔扎其他所有的子女都是这位妻子所生，其中三个儿子分别是米尔扎·白希荣丁·麦赫目德、米尔扎·白希尔·艾哈迈德（《马赫迪传》的作者）和米尔扎·谢里夫·艾哈迈德。

卒亡

¹⁴ 《马赫迪传》第二卷 150

1891年，米尔扎自称是世人期待的麦西哈尔萨圣人。1910年宣布为圣，在《圣训派》杂志主编毛拉·萨那伍拉·阿姆里兹里的积极倡导下，广大穆斯林学者开始共同行动抵制米尔扎的邪说。

1907年4月5日，米尔扎曾在一份公开宣言中针对《圣训派》刊物主编毛拉写到：

“假若你们的刊物总把我当作一个弥天大谎者和骗子加以报道，我必在你有生之年短死。我总以为一个造孽者和说谎者是活不长的，并在他的最大的敌人在世时不幸的死去。倘若我根本不是谎言的制造者和骗子，并且真主赐予了跟他交言叙机的殊荣，倘若我的确是世人久盼的麦西哈尔萨，那么我只祈求真主惩处你们这些与真理作对的人。真主是刑罚的执撑者，在我有生之年，你们必将受到诸如瘟疫霍乱等灾难的侵袭。若不如此，我就不是来自真主的。”

翌年，即米尔扎宣言发表的1908年5月25日，米尔扎本人病入膏肓，在拉哈尔身染虐疾，腹泻作呕难以抑制，神情几

尽崩溃，经过短期紧急治疗后，病情不见丝毫回转，反而急剧恶化，终于在5月26日下午停止呼吸。然而，毛拉·阿姆里兹里在米尔扎歿后四十多年于1948年3月15日归真，享年八十岁。米尔扎的岳父纳绥尔事后这样描述米尔扎咽气前夕的情况：

米尔扎病情加重的当天晚上，我已在自己的寓所入睡。米尔扎痛疼难熬时，派人来叫醒了我。当我匆忙赶到米尔扎府上时，他气息咽咽地对我说：“米尔长辈！我得了霍乱”。在这之后直到次日晚上十点米尔扎咽下最后一口气。我记得，他再也没清晰地吐过一个字。¹⁵

1908年5月27日，米尔扎的遗体被运到嘎底亚尼埋葬。努尔丁继承米尔扎的业绩，成为嘎底亚尼耶的第一任继承领袖。

¹⁵ 《那齐尔生平》。

第三章 哈凯目·努尔丁·伯拉威

哈凯目·努尔丁·伯拉威是继嘎底亚尼耶创始人之后最重要的领导人物，甚至，部分观察家认为哈凯目是嘎底亚尼耶真正的幕后策划者，该运动的纲领性思想主张都是出自哈凯目的手笔。

哈凯目·努尔丁于1841年（伊历1258）出生在旁遮普省的撒尔高达地区伯拉镇。1857年哈凯目已是16岁的小青年，米尔扎比哈凯目年长一两岁。哈凯目的父亲哈菲兹·胡拉姆在伯拉镇的一家清真寺里担任教长职务，并承担镇内事务的仲裁。

哈凯目幼年随母亲用旁遮普语学习教法。稍长即赴拉哈尔师从蒙什·嘎希目·克什米里学习波斯语，同时在米尔扎·伊玛目（德赫拉维）的门下钻研书法。但在当时这两门学科并未引起哈凯目多大的兴趣，他的两位老师也均属什叶派。1855年（伊历1272年），哈凯目弃学重返故里并开始向米洋·哈吉·

谢里奋丁处度过一段求学生活。大约就在这一时期，哈凯目开始系统学习阿拉伯语。在一个属于赛义德·艾哈迈德·沙黑德运动成员的书商的影响下，在他心中萌发了翻译《古兰经》的强烈愿望。他开始如饥似渴地攻读《加强信仰》和《万光之源》。不久，他又返回拉哈尔开始学习有关药理学方面的知识。正当学业刚入门时，哈凯目随即进入拉瓦尔品第公学担任波斯语教员，教学之余求教于其它教员学习算术和地理学。后通过参加当地的税务招考当上了旦旦区的税务工作负责人。任职期间，哈凯目重新拾起阿拉伯语开始学习。四年后，彻底辞职全心地投入学习。曾有一段时间，他在毛拉·艾哈迈顿丁门下受教。求知的热望驱使他周游印度各邦，在拉姆普尔，他开始全面地进行学习。

随毛拉·哈桑·沙学习《米什卡特》，随毛拉·阿齐兹拉·阿富汗尼学习《伟嘎业》，随毛拉·伊尔沙德·候赛因学习《教法原理》，随毛拉·撒都拉学习《穆台奈比诗集》以及跟随毛拉·阿布都·阿里学习历史。同时还粗学了有关逻辑学方面的书籍。

哈凯目离开拉姆普尔后来到拉克瑙，开始在一个当地小有名气的药理师哈凯目·阿里·哈桑的门下学习药理学。后又应拉姆普尔的那瓦布·卡里比·阿力·汗的邀请，哈凯目在努尔丁的陪同下返回拉姆普尔。在拉姆普尔滞留期间，他求教于穆夫提·萨都拉进一步研究学习文学。他前前后后随哈凯目·阿里·哈桑学了两年时间的药理学，之后前往波帕里学习阿拉伯语和圣训学。波帕里是当时远近闻名的求学中心。当地政府尊重知识，大力投资办学，因此吸引了大批知名学者。哈凯目在波帕里深得蒙什·哲麻鲁丁·汗的赏识，并与之朝夕相处。其间，哈凯目曾向毛拉·阿布都·戈尤姆求教有关《布哈里圣训》、《黑达叶》方面的学问。随后从波帕里出发前往两大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以实现博学众长、洞观百世的夙愿。

抵达麦加后，哈凯目开始在穆罕默德·哈扎尔基老先生的门下研读《艾布·达吾德圣训集》，在候赛因学者指导下学习《穆斯林圣训集》，在《显露真理》一书作者热赫麦图拉先生门下学习《公认的事实》。哈凯目思维敏捷能言善辩，时常与老师展开

热烈的探讨，对尚未确认的疑点难点表示了极大兴趣，并畅所欲言发表自己的高见，时常高谈阔论以炫耀他的聪慧资质。

哈凯目在麦加研读《艾布·达吾德圣训集》时期，老师沙·艾布·戈尼也到达麦加。戈尼随后前往麦地那，哈凯目不日而至。在麦地那停留的半年期间他精心恭顺地侍奉自己的老师，并获益非浅。

完成朝觐功课课后，哈凯目又拜谒观看了周围的名胜古迹，随后返程抵达故乡伯拉。逗留故里期间，哈凯目就世俗与圣训所定诸多问题与当地进行了探究和讨论，驳斥了与自己的意见不相同的人。这使他充分认识到普通民众思想的无知与贫乏，以及自身学识的渊博和品位的高尚。于是，他决议重返德里，在利顿府上，他有幸见到了波帕尔省长蒙什·哲麻鲁丁·汗。在波帕尔逗留了几日，哈凯目再度返回伯拉开始行医配方。很快哈凯目“妙手回春”的名声溢满四乡，加木邦的土邦主邀请他赴任私人医师。哈凯目欣然赴约。凭着他的学识、技艺、善辩和聪慧为加木和克什米尔的郡主作了相当长时间的御用医

师，并深得器重，日渐密切摄政擅权。

哈凯目·努尔丁与米尔扎·胡拉姆·艾哈迈德脾性举止十分相投，几乎难以分辨出彼此。1885年，哈凯目与米尔扎在嘎底亚尼首次见面。时值米尔扎撰写完《艾哈迈迪耶的明证》一书，哈凯目随铺纸写就了姊妹篇以示对米尔扎的支持。哈凯目对米尔扎佩服得五体投体，在米尔扎面前背躬屈膝，视米尔扎为导师、领袖，紧随其后，亦步亦趋。从下面这封哈凯目致米尔扎的信件所述，对此我们可以略见一斑：

我的君主、我的导师和我的领袖，

愿至仁至慈的真主佑护您。

“我时常祈求能守在你的身边倾听你的教诲，学习现时代的伊玛目成为‘革新家’所负的使命。

如果可能的话，我愿意辞去我的工作，日夜效忠于您。倘若奉命，我会义无反顾地走遍世界，告示人类追随这一正教，直至死而后已。我是您的道路上的殉难者，我的一切全属于您。我的尊敬的导师，让我真诚地向你表示：倘

若我将我所有的财产都奉献在教门的宣扬工作上，我也就实现了自己的宏愿。

倘若人们因迟迟不能见到已订购的《艾哈迈迪耶的明证》您的大作而愤慨的话，请允许我给他们退回所有的定金以表达我的敬意和忠实。

我尊敬的导师：我等无用之辈非常惭愧，倘若您接受我的这片心意将是我莫大的荣幸。我的意思是就让我承担该书所有的刊印费用以及在本书销售前所需的一切费用，况且这些都会自书本的销售利润中收回的。当然，这些全都依赖于您的安排。您与我之间的关系如同英明的欧默尔（与圣人一样）的关系，我随时准备为教门殉道献身。真心地祈求让我生命的终结婉如忠实的艾布·拜格尔一样。”

16

哈凯目·努尔丁对米尔扎是深信不疑的，当米尔扎写完《伊斯兰的凯旋》和《明志》后，有人问哈凯目·努尔丁，在他看

¹⁶ 《努鲁丁信仰的背叛》17---18 页

到米尔扎的这些书之前是否相信在贵圣之后又出现其他的使者。他回答说：“决不会。”又问：“假如有人要宣称为圣呢？”哈凯目答复说：

“如果真的有人宣称为圣，那得看他是否是真的，倘若是真的，我们或可予以接受。”

随后哈凯目补充说：

“这仅仅是一个涉及圣人资格的问题，倘若麦西哈尔萨本人宣称废除《古兰经》教法而代之以新的教法，我不会持反对态度，这也是我的信仰所在；如果我们认可他（譬如：米尔扎）是真的，是由真主派遣的，那么他所说的一切都毫无疑问是真实的，也就不考虑《古兰经》中所说的‘封印至圣’的话了”。

哈凯目在加木法院协助工作期间按米尔扎的授意撰写了四卷本的《演讲集》驳斥基督教。哈凯目不遗余力地为米尔扎作品的刊印出版奔波。米尔扎时常从哈凯目处以借贷形式支取大笔现金，并高度赞扬他全心治教、无私奉献。就此米尔扎曾泼

墨成楹联：

努尔丁一派英豪出民众

千万缕圣光普照存人心

由于诸多原因，特别是惹人眼目的奉承谄媚举止，土邦主对努尔丁的态度日渐改变。终于在 1893（或 1894 年），努尔丁结束了那里的供职，卷铺返乡。在家乡滞留行医不久，努尔丁旋即转往嘎底亚尼并长期定居，开始将毕生的精力用以支持米尔扎，发展其事业。

1908 年 5 月 26 日，米尔扎寿终正寝，哈凯目·努尔丁成为第一任权力接管者。米尔扎的追随者们对哈凯目背躬屈膝推崇其为“麦西哈尔萨的接班人”和“努尔丁殿下”。曾有一阶段，对于确定那些未承认米尔扎为使者的人是非信徒一事在哈凯目心里犹豫不决，随后，他还是认为他们不是穆民。就哈凯目的继任职位问题曾经有过一段争议，有人对此持强烈反对态度。哈凯目本人曾说：

“凭真主发誓，是真主委任我作权位继承者，现在谁

有能力攫取？是真主的意愿和睿智的安排，他将我委任为你们的领袖和权位的继承者；你们可以指责我有千万处的污瑕，所有这一切并不归属我本人，事实上这是对委任我为权位继承者的真主的蓄意奸攻。”¹⁷

哈凯目又说：

“真主委任我为继任者，现在我本人不但不能因屈从你们而放弃继任资格，而且你们中任何人也没有权力将我取缔。倘若你们稍加威逼，你们应当记住：‘真主的宝剑将任我调遣来讨伐你们这些不义的人’”。

哈凯目·努尔丁担任嘎底亚尼耶领导职务总计六年。1941年，从马背上摔下致伤，于当年3月13日离世。哈凯目去世前几天，舌头僵硬无法言语。他示意米尔扎·胡拉姆·艾哈迈德的长子米尔扎·白希荣丁·麦赦目德继任自己的职位。

纵观哈凯目·努尔丁的一生，他天性浮躁轻率，并最终在其一生所谓渐显辉煌时成为自身思想矛盾斗争的牺牲品。年少

¹⁷ 《阿齐汗传》卷9第11册

时，哈凯目就为自己立下座右铭：驰骋思想。首先他将自己从穆斯林四大法学派的框架中解脱出来任由自己毫无限度地妄想，随后受艾哈迈德·汗文化思潮的影响，在思想上也开始接近他。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教学开始在印度兴起，印度穆斯林中理性主义者深受其影响。一些教门上亲善的人士主张调合《古兰经》文与科学知识，如果无法调合，可以凭籍很勉强的理由对《古兰经》文和《古兰经》概念加以解释。哈凯目·努尔丁在《古兰经注》中表现就是这类知识阶层的典型代表。

米尔扎·白希尔·艾哈迈德在其著作《马赫迪传》中这样写到：

“第一任继位者努尔丁先生起初颇受赛义德先贤思想和行为方式的影响，但随着与先父的接触交往，这些影响也就逐渐消失了。”

但通过对哈凯目·努尔丁本人及其弟子的思想主张的研究，表明无论赛义德先生的影响有多大，他本人的苦苦冥想还是贯穿了他一生的历程且稳固不变，他的思维已成定式以致最终顽

固不化。

倘若对哈凯目的生平稍加研究，我们就不难发现，在他的人格力量中有极其强烈的迷信因素伴随其启蒙与理性思想。毫无节制的思维方式导致其理性思想中掺和了很大成份的“梦幻”和“灵感”意识。显而易见，那些刻意主张思想自由的人，事实上也就是思想反叛的人，他们的思想中总是不可避免地遗留着极端迷信的特点，他们的脑际始终充满着诡辩。这些人毕生致力于反对某一特定范畴或人格的革新，但是，一旦受制于他人，他们的自由主义思想、独立的判断都将崩溃坍塌。人的一生往往是矛盾与和谐交织着，顺从与背叛夹杂着度过，对于这样一位历史大浪的弄潮儿，还能多费什么笔墨呢？

第二部分 嘎底亚尼耶教旨渊源与发展

第一章 伊斯兰教的捍卫者——米尔扎

对于米尔扎·胡拉姆·艾哈迈德的生平我们已经作了相当篇幅的描述。早在居于故乡歌德斯普尔时，米尔扎对宗教书籍

的学习就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1880年后他所出版刊印的作品，主题大多是关于各类宗教信仰，尤其是基督教、佛教、雅利安原始宗教的信仰。

米尔扎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宗教主题大辩论的时代，知书受教的人们总是特别地偏爱喜好宗教主题辩论。当时的基督教传教士大张旗鼓地宣传基督教肆意抵毁伊斯兰教。英国政府作为基督教的官方支持者大力鼓励资助传教士的活动，进而认为印度是基督耶稣恩赐的礼物。与此同时，雅利安原始宗教运动的宣传者们也竭尽全力抵毁伊斯兰教。英国人认识到了印度社会内部互相奸攻抵毁的污浊混乱局面，特别是1857年印度独立斗争宣言发表后，英国人视此局面为天赐良机，随之采取措施激化印度社会内部的宗教派别论战，从而为自己赢得不可告人的政治利益。英国人扶此击彼挑拨离间，导致印度人彼此间仇大如敌、理智错乱、伦理无序，广大民众总是极力地去拥护能够善待所有成员的政府，以便在其所谓的监护下进行神圣的论战。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倘若有人能够站出来捍卫伊斯兰教的

真理，驳斥诸端教派的谬论，必然地会得到广大穆斯林民众的热烈拥护。

米尔扎站在历史分水岭的制高点上勇敢地成为一名旗手。他着手伏案疾书，先后推出论伊斯兰真理、古兰经神圣根源、真主的使者之思辩以及基督教之谬误、佛教论、雅利安教和婆罗门教等系列作品，汇集成册定名为《艾哈迈迪耶的明证》。

《艾哈迈迪耶的明证》与米尔扎的挑战

1879年，米尔扎开始动手撰写该论文集，他试图通过对一百个观点的论述来阐明宣扬伊斯兰教真理。在创作过程中，米尔扎集思广义、多方求教、善始善终。赛义德·艾哈迈德·汗老先生的同事知名人士毛拉·迟拉戈·阿里曾是众多被求教征询者中的一员，米尔扎还将他的部分作品和研究成果收录在这本论文集和其他书本当中。这部论文集自动笔到成文刊印成册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成千上万的人在期待着先睹为快。论文集刊印出版之际，米尔扎分别以乌尔都文和英文刊发通告夹带

于书内，将书馈赠国家政府首脑、各州州长、基督教牧师和印度教梵学家。该通告中，米尔扎首次宣称自己是真主派来宣扬伊斯兰真理，并时刻准备好为其他各宗教成员消除对伊斯兰教义的疑虑的诠释者。宣言内容果断鲜明：

真主的谦卑奴仆（指米尔扎本人）奉至尊主的命令，振兴主的民仆，并把大逆者引入正道（这是一条通向真理的道路，遵循这样一条道路，今世你会享受到天堂般的光亮、幸福和快乐），效仿以色列人的先知基督的谦恭、忍耐、博爱的高尚品德。这就是我撰写本论文集的初衷，目前已刊印了其中的三十七篇，其提要均已细列信内。由于全书的刊印出版工作需要大量时间，现将这封信及英文文件的通告一并刊发，分别致旁遮普、印度、英格兰及相关各国牧师各一本为礼物，谨收为盼！¹⁸

米尔扎执笔如开山之斧，向世人发起挑战，恭请其它宗教的代表拟定同样类型的书籍以证明其信仰的真理所在，不管所

¹⁸《麦西哈传》卷2

引论点或多或少。米尔扎写到：

我作为本书的作者郑重声明：出资 10,000 卢比奖励撰写此类文章的各派宗教信仰者，该人务必以详实确凿且数目等同的古兰经文证据批驳我所引经据典论证了的《古兰经》的真理性和穆罕默德为真主的使者的事实；倘若不能找出等同数目的经文为论点者，可以减半，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亦或五分之一。倘若如此也不能办到，则至少应逐一地批驳我们的论点。总之无论如何只要提供两方面都接受认可的、不怀敌意地表述所列观点的诸位作家，作为本书的作者，我将会极为乐意地奉上所许诺言——价值一万卢比的奖品。

米尔扎向全体穆斯林发出在主道上“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的号召。但响应这一号召的人数并不象米尔扎所期望的那样令人满意。在该论文集的后半部分，米尔扎将其对民众缺乏热情的怨言诉诸笔端。¹⁹

米尔扎的通告作为论文集的前言是极其生辉的。由此，读

¹⁹《艾哈迈迪耶的明证》第二卷

者不难发现米尔扎的一些主导人格力量和品性，诸如刚愎自用、自我标榜、笃信天堂等以招揽民心，树立自身形象为目的的固执秉性。总之，这篇通告无疑是米尔扎极富商业意识头脑的一个真实反映。

宣传与从政

在《艾哈迈迪耶的明证》的第三、四卷，米尔扎公然称颂英殖民政府，并大篇幅地宣扬英政府给穆斯林所谓的“最大可能的善待和恩惠”，说“谨请各穆斯林团体组织注意：穆斯林与英政府同呼吸共命运。”在这份所谓的告示中，米尔扎敦促广大穆斯林团体组织联名签署致英政府的合作协议书，并再次重申了其家族对英政府的忠心耿耿，同时强调了“圣战”的不可行性。

止此，我们不难发现，米尔扎的作品自始至终在鼓吹效忠英殖民政府，诱引穆斯林民众按其政治意图行事。

主要著作

1880——1884年间，米尔扎一直忙于《艾哈迈迪耶的明证》的创作，该书第四卷的出版工作结束后直到1905年，该书第五卷即最后一卷才得以问世。自伏案铺纸到悬肘搁笔，这本论文集先后经历了整整二十五年的时间才大功告成。米尔扎在该书的第五卷声称仅用二十三年时间就完成了所有工作。二十五年间，很多人预先支付了五卷本的购买价钱而只收到了四卷本时就去世了，另有一些预先支付购买书钱的人表示了不满和愤慨，米尔扎为此在末卷作了道歉。米尔扎在最后一卷还说，本来脑子里一直思虑着通过更多的数目以至于多达三百个论点的阐述来论证展示伊斯兰教的真理所在，但后来因故放弃了这一想法。同样，他又说本来是构思了五十卷，但现在只推出了仅有的五卷本。计划改变的原因不过是两个数字（50和5）间仅一个零之差而已，用米尔扎本人的话来说就是：

“起初，我计划创作五十卷本，但现今完成了五卷本告终，我本人对此颇感满意，其实五十和五之间只不过是多一零少一零之别（那仅为零而已），因此，我的诺言确已履行

了”。

米尔扎·白希尔·艾哈迈德在《马赫迪传》中写到：

《艾哈迈迪耶的明证》的前四卷出版刊印了，其前言、注释因出版之故一拖再拖，该书除极少的张页外，都未能保持原作的风貌。由此可以评估事实，他在论文集中预定涉猎的三百个论题实际上只论述了一个，而且没有阐释完整。

任何一个翻阅过《艾哈迈迪耶的明证》的人，对其作者的多产、坚韧、勤勉都有深刻的印象。这些德性促使米尔扎成为一个成功的雄辩者和笔伐基督教与雅利安教宗教争端的颇富技能的作家。然而，这样一个大部头的作品却丝毫不存在学术研究价值。作者对基督教教义、古典文化、教律和历史知识显得极其贫乏，书中基本的要领部分正如有人核查校对，完全源于毛拉·热赫麦图拉·恒迪的著作，如《显露真理》和《解惑》。米尔扎的文风粗俗平庸，论点的剖析引证照搬了诸如毛拉·穆罕默德·嘎西姆·纳脑塔威（伊历 1279 去世）的《伊斯兰教朝觐功课》及他人的作品。

默示与夸耀

若读者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在米尔扎的作品中处处流露出作者所谓的“神圣默示”、显迹、顿悟和预言，但归根结底不过吹嘘自欺欺人而已。他的秉性导致其出言不雅，并借加强学术交流、促进宗教论谈的名义行诸文字以树立个人的威信，进行自我标榜。

贯穿该书的主题就是：神圣的默示尚未终止也不应该终止。这一默示本身就是任何理论都能够成立，任何宗教信仰都是正确的最为有力的凭据；跟随贵圣者必将获得等同于圣人所受的外在显露的和内在蕴含的知识，并最终成为具有断然知识的坚信者；此类人的感性知识极为相似于圣人的知识；圣训中穆圣亲自称他们为“表率”，《古兰经》称其为“忠良”，他们的一生宛如圣人所走过的历程；也正是这样的人才会捍卫伊斯兰的真理，他们所获得的默示将是绝对必然的。为了证明这种默示的延续性，米尔扎如此描述自己的默示：

“摆在我们面前的默示迹象已有多例，值此，即 1882

年3月伏案疾书时，所有的内容实际上已经得到了启示，以预言的形式行诸笔端以告天下。背逆抗拒者必将失败，追求真理者必将荣获真理的引导，大逆不信者必将被铲除。民众将协助我，关注、跟随我，因为真主确已将此置于他们的心肺并加以引导。”

米尔扎在该书中以冗长的篇幅陈述了所谓的“默示”。这些默示几乎全部是东拼西凑、断章取义了的古兰经文。这些所谓的默示占据了论文集的四十行有余，其中包括了五十三到五十四节古兰经文，还有若干段圣训。不仅如此，文中穿插了充满印度阿拉伯语式的贫乏敝脚的米尔扎自己的话。默示的最后几行援引古兰经文，现录如下：

婉若一个旅行者亦或是异乡人在今世求生，作一个虔诚恪守真理的人，你当劝人为善止人作恶，并为穆罕默德（愿主赞美并赐福他）及其门人后裔祈福盼安。拜功能育化提拔人。确实，我必把你提升到我这里，我已将我的爱置于民众的心田。万物非主，唯有真主。写吧！让它刊印成书遍布世

界。唉，波斯（伊朗）的民众啊！向坚信真主同在的人们报喜吧！对他们宣读你的养主给你的降示，不要对你的养主的民众趾高气昂，不要厌恶民众——“凉棚的居民”。谁人是坚信真主的唯一的民众？他们就是满含泪水虔心赞颂你的人。唉，我们的养主啊！我们已听到了一个先驱朝信仰的呼唤，朝真主号召，朝明灯指引，充满希望吧！

《艾哈迈迪耶的明证》第四卷如法泡制了米尔扎个人受到的默示，古兰经文再次被支解堆砌，文字表达存在明显的语言、语法错误，兹抄录如下：

有人对他们说：你们应当象众人那样信道。他们就说：我们能象愚人那样轻信吗？真的，他们确是愚人，但他们不知道。²⁰并希望你苟且妥协。你说：不信道的人们啊！我崇拜你们所不崇拜的²¹。有人对你说：归顺真主吧，但你没有。有人对你说：克制你的欲望吧，但你没有。真主希冀酬谢他

²⁰ 见《古兰经》第2章13节。----编者

²¹ 见《古兰经》第109章1-2节。----编者

们，但他们却以此为累赘（拒不接受你的教诲）。绝不，我确已将真理降示给他们，但他们置之不理。真主是清高的，超绝万物的。众人以为他们得自由地说“我们已信道了”而不受考验吗？²²这类人希求不践行而得到颂扬，任何事物都隐瞒不过真主。²³

除以上阿拉伯文的默示外，米尔扎还获得两部分的英文的默示（沃哈义）。

《艾哈迈迪耶的明证》中的信条：

1880年至1884年间出版的四卷本《艾哈迈迪耶的明证》，米尔扎在其中不仅声称真主的默示（伊里哈目）没有终止当然也不会终止，列圣的遗产延续不断，它蕴藏在人对事物的“默示性”的理解，以及对信仰和绝对知识的领悟当中。米尔扎在该书中屡次陈述他是受真主的派遣来振兴人类，传播伊斯兰教

²²见《古兰经》第29章2节。----编译者

²³ 《艾哈迈迪耶的明证》卷4 509页

的；他是现时代的革新家，他与尔萨（求主赐安）圣人有共同之处；他相信尔萨圣人升入天堂并将重返人间。然而，在1902年出版的《麦西哈的降世》的附录部分，以及1905年，《艾哈迈迪耶的明证》第五卷，米尔扎确认自己曾笃信上述信条，但对此表示惊奇。与此同时，米尔扎在论文集第四册内坚决否认任何新的默示和新的圣人降世。笃信这一点的原因在于《古兰经》及其教诲不存在被篡改的危险，穆斯林民众也不可能重返到蒙昧的历史时期，正好相反：“多神教徒通过与一神教者频繁交往其态度逐渐转化成一神论者。”那种试图通过默示与差遣使者阻挠威胁正教的可能性已不存在，现在没有降示新教法或新的默示的必要性。这也是完全建立在穆圣为封印万圣之基础上的。他说：

现今，尊贵的《古兰经》根本不存在被篡改、删除的可能性，多神崇拜和拜物教不会再昌盛，世间也不会再有新型的教法和默示降临。因此，一切导致不可能性事物产生的因素本身存在着不可能性，这说明圣品随贵圣穆罕默德（愿主赞美并赐

福他)的来临而封印。

《艾哈迈迪耶的明证》的公众评议

该书的出版在印度宗教学术界似乎引起了广泛的重视。事实上,该书出版得也十分适时,米尔扎及其友人都对此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取得如此大的成功,秘诀似乎在于它有利地对其它各宗教提出了挑战。他没有站在伊斯兰的立场上进行辩护而是对其它宗教发起了进攻。曾经以极大的热情支持过该书的众多人中,值得一提的莫过于毛拉·穆罕默德·侯赛因·巴它维。他曾撰写长篇评论文章连载六期鼓吹该书。评论文章中声称这本书是当代学术领域所取得的最伟大成就,是研究和创作领域的杰作。时过不久,米尔扎所谓受到“默示”的宣称极大地震动了毛拉·穆罕默德·侯赛因·巴它维,他自此开始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反对米尔扎。与此同时,众多受此宣言和该书震动的人开始意识到米尔扎居心叵测,妄图称圣。这些具有远见目光的民众中,值得一提的还有随后的毛拉·阿布都·格迪尔·

鲁德亚维的两个儿子毛拉·穆罕默德和毛拉·阿布都·阿齐兹。当地正统学者一开始就反对米尔扎搞奇谈异说，宣布其所谓的“默示”纯属虚妄，不可相信。

米尔扎因此书的出版而一举成名，完全沉浸在了众人的称颂和赞叹声中，众星捧月般地受到各界的礼遇。米尔扎·白希尔·艾哈迈德恰如其分地对此作了描述：

论文集创作动笔前，“应许的麦西哈”默默无闻，只能过着孤寂的修道办道生活。他曾试图为报刊撰文投稿，目的完全是为了促使自己有点名声，但最终未能如愿。《艾哈迈迪耶的明证》可以说首次极为有力地将他永远呈现在了民众面前，尤其是得到了宗教、学术界的青睐。人们开始强烈地关注这个曾经无人问津的无名村夫。他曾立下海誓要撰写宏著宣扬伊斯兰真理，并以巨款相许摆擂相战。正道业已如东方冉冉升起的曦阳而今升得更高。论文集出版后，印度全国宗教界为之哗然振奋。穆斯林称颂米尔扎为伊斯兰革新家。作为伊斯兰的反对者，则视此书为一颗重型炸弹，被强有力

地在其营地引爆了。²⁴

米尔扎对《艾哈迈迪耶的明证》出版前自己的生活作了这样的描述：

当时，我无人问津，甚至反对我或支持我的人也没有，所以那个时候我只是普通民众中的一名无名小卒，没有任何名份。²⁵

他又说：

镇子里和外界成千上万的人都视我为一座千年无名古墓的朽尸。²⁶

与阿利亚教派的辩论

1886年，在胡什亚尔普尔米尔扎与阿利亚教派达摩进行了辩论。为此他事先撰写了《致阿利亚人的眼粉》。这也是米尔扎关于宗教及宗教派别的另一专著。

²⁴ 《麦西哈传》卷1第103~104页

²⁵ 《默示的真谛》27~28页

²⁶ 同上

辩论的第一章的主题是关于贵圣指月为半的理性和历史证据。米尔扎不仅充分肯定了这一伟大显迹，而且确认了以往先知的诸多显迹。他论证说，显迹的发生和超自然事件的存在符合理性的思辩。只不过人的理智、知识、经验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所以不能因此而否认奇迹的显现，相反应试图去领悟研究浩瀚宇宙的本质所在。米尔扎一再重申人类的智慧是有限的但同时存在着广泛的发展潜力（因此那种认为人类的知识是全面的，无所不知的论调是站不住脚的）。他还强调未见而信是宗教范畴内在的根本，它不与任何理性相冲突，因为理性不是万能的无所不知的。

米尔扎对尔萨圣人升入天堂及其居住天堂若干世纪后降世的信条所作的理性反驳，以及他的所谓的“理性”思潮，在这本书中提到了。这是驳斥米尔扎思想自相矛盾的最好的证据。表现在本书中作者的人格品位与其后期作品中的人格品位可谓天壤之别。

《艾哈迈迪耶的明证》和为辩论而作的书促使米尔扎开始

陷入孤芳自赏的境地，他以作家和雄辩家而自居，并开始胸有成竹地认为自己有能力进一步开展新的影响社稷方圆的运动。也许正是这样的自我意识，发展成了他以后人生道路的一大转折点。随后，他挑战辩论的矛头开始指向穆斯林民众。

第二章 自称“应许的麦西哈”

早在米尔扎供职于斯亚科特区总督公府时，哈凯目·努尔丁在加木工作，因业务之需二人得以经常照面。交往中两人志趣多有相似：喜好对宗教问题的辩论和质疑，同时显得野心勃勃。双方人格互为影响从中取巧。哈凯目与米尔扎间的书信往来始于1885年，在米尔扎的书信集中致哈凯目的最早一封信日期为1885年3月8日。自此以后，两人书信往来不断，所谈涉及家庭、婚姻等细节事务，可谓无所不谈。1888年3月，米尔扎亲赴克什米尔探望哈凯目·努尔丁，并下榻促膝相谈月余。米尔扎言及所受默示显迹、预言和思想研究成果，甚至报怨诉苦于努尔丁穆斯林学者对他的指责，说他是叛教者。1890年7月15日米尔扎致哈凯目·努尔丁的信中说：

“我已耳闻传言，这些人在私下里称我为‘卡菲尔’（非穆斯林），这表明至尊的真主将要显示一件伟大的事。”

终于在 1890 年，米尔扎公然宣称自己是伊斯兰革新家，是受命真主的派遣而来的。据米尔扎·白希尔·艾哈迈德所传，米尔扎声称自己是肩负着麦西哈尔萨的重任来教化民众的，他拥有与麦西哈尔萨相似的属性。米尔扎曾在论文集中说，《古兰经》揭示伊斯兰要胜过万教，

是他（至尊的真主）以正道与正教派遣了他的使者以便它胜过万教。

伊斯兰的这一胜利就是通过“应许的麦西哈”尔萨的降世得以实现完成的。对于米尔扎来说，他拥有与麦西哈尔萨相似的属性，这是他今世生命的本质所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这段《古兰经》经文是针对麦西哈的来临从物质和政治方面的预言。经文明示的伊斯兰的优胜将通过麦西哈尔萨的凯旋而来得以实现。当麦西哈尔萨降临人世时，伊斯兰教将传遍整个世界。但是贫仆我接到启示说，贫仆的穷苦、歉下、对主的信赖、为主的牺牲，以及在许多迹象和表现上正是麦西哈前期生活的翻版，两者的特性极为相似，宛如同一

物介之两半，一木之两粒果实，这种共性使两者相像到难以区分的程度。”

1891年，是对米尔扎的一生乃至整个嘎底亚尼历史来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年初，哈凯目·努尔丁致信米尔扎建议他宣称自己为“应许的麦西哈”尔萨。哈凯目·努尔丁的信件未能保存下来，但米尔扎就此建议作答复的信件得以保留至今并被收录在米尔扎个人的书信集里，信件所注日期为1891年元月24日。这封信为嘎底亚尼耶学术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嘎底亚尼耶真正的创始人和幕后操纵者。

信件中曾这样写到：

阁下，无论您曾经发表过何种言辞，对于我宣称自己是“应许的麦西哈”毫无妨碍，即使有人确要以圣训来诘难。贫仆我也没有必要去作麦西哈的庸品。我真诚地祈求真主允许我成为忠实的仆人和追随者。我们确要受到考验。清高的主必已将此作考验。

正如《古兰经》所说：

众人以为他们得自由地说“我们已信道了”而不受考验吗？

（蜘蛛章第二节）

哈凯目这一建议的真实动机究竟何在？难道仅仅是他颇具远见，野心叵测的天性，亦或是受了已往权柄的怂勇鼓动？时至今日，也难以说得明白。但就当时嘎底亚尼耶这一新兴运动发起的历史背景而言，哈凯目建议的潜在动机甚为不善。当时英殖民政府遭到赛仪德·艾哈迈德·沙黑德领导的宗教运动的反抗，政局岌岌可危。同一时期，苏丹境内掀起声势浩大的反英殖民主义政府的马赫迪宗教运动，英政府一时间捉襟见肘，四面楚歌。英殖民主义者必然要投其所好，与已经广泛赢得穆斯林民众信赖和支持的运动领袖们拉关系，从而得到安全的保障，以抵抗反英殖民主义者的宗教运动。麦西哈降世的信念已根植在穆斯林民众的心田，因此当麦西哈以真主和伊斯兰教的名义发出神圣号召保护英政府时，无疑地会捍卫英人的利益。当然，这需要进一步的历史研究才能作出断然明朗的分析。

米尔扎的这封信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为我们展现了

嘎底亚尼耶的历史渊源。

值得记住的是，真主派遣使者决不依赖外在客观因素的需求，众使者接受来自真主的默示并绝对听命委派。使者全身心地敬畏真主，自称圣之日起就恪守真理，奉行正道，不为他人主观意志而转移。使者们自始至终都在说：“（他绝无伙伴），我只奉到这个命令，我是首先顺服的人。”（牲畜章 163 节）

对尔萨圣人的信仰

尔萨圣人重返人间是伊斯兰信仰中业已确认的命题，穆斯林对此不但明晰而且笃信不疑。圣训中也有明文训示，社稷紊乱倒行逆流时，广大穆斯林迫切地希望渴盼已久的受命于主的伟人出世，以便拯救人类。时间推移到了伊历十三世纪，对伟大人格的出世望眼欲穿，人们渴求的欲望愈加强烈。哈凯目·努尔丁捕捉到了时代发展的气息，适时地为米尔扎预示，从而奠定了其坚实荣耀的宗教职业地位。他料想宣称“麦西哈”会

顺应时代的潮流而为穆斯林接受。

米尔扎采纳谏言

最初，米尔扎对努尔丁的建议婉言谢绝，并在回信中表明了对信条的恭顺忠诚，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声望。这一举动是极富意义和价值的。翻开米尔扎本人历史的册页可以看到，时过不久，他就苟同了努尔丁的谏言，先前所有的敬意顿然消失。自此，米尔扎公开宣称自己是“麦西哈”。

如果对米尔扎一生的著述作品稍加分析研究，就会发现他的整个创作过程分为两个断然的阶段：第一阶段的作品尽力论证宣扬伊斯兰真理的可存性，驳斥其它宗教。这一时期的作品没有任何宣称麦西哈的迹象。第二阶段始于“麦西哈”的宣称，随后还相继作了几起惊世骇俗、程度愈加激烈的公开宣言。这一阶段的第一部著作是1891年出版的《伊斯兰的凯旋》，这标志着米尔扎的事业发生了巨大的历史性转折。在这本书中，他公开宣称自己是麦西哈。书中写到：

倘若你是诚实的，就应当为生存于这样一个时代而感恩戴德。这个时代就是你的尊贵的先辈们翘首以待却没等到的时代，无数的灵魂在等待中离开了这个世界，而你却赶上了这个时代。现在一切凭仗你们个人的选择，是受益还是拒绝。我将不厌其烦地告示众人，我就是受遣于这个时代，扶正世人，唤起内心信仰的人。我的受命经历的确如穆萨圣人之后被派来的那位使者的经历。他的灵魂遭受了西律王的迫害而升入了天园。因此，当第二个穆萨圣人，实际上也就是第一个，众先知的领袖降世来抵制其它法老的暴虐时，《古兰经》降示经文说：

我确已派遣一个使者来教化你们，而且对你们作证，犹如我曾经派遣一个使者去教化法老一样。

（披衣的人第 15 节）

经文所提到的那位圣人，即在使命上类似第一个穆萨圣人而品级高于他的，正是“再现的麦西哈”。这位再世者被赋予同麦尔彦之子尔萨一样的权杖、秉性和人格，他是在类

似尔萨的时代，即介于先知穆萨和尔萨圣人自天堂而莅临人世之间的历史时期，伊历十四世纪得以委派的。这种降世完全是精神性的，如同有些人升入天园得到升华后，返归人间以教化民众的。他所降世的历史时期极其相似于麦尔彦之子尔萨所降世的历史时期，这是为众人中明晓事理者提供的迹象。

尽管米尔扎作品的这一片段行文极其晦涩，但意图非常清晰——宣称他就是“麦西哈的再现”。米尔扎的三部作品：《伊斯兰的凯旋》、《明志》和《解惑》都囿于这唯一的主体，并屡次重复这一宣言。他在《伊斯兰的凯旋》中写到：

贫仆（指米尔扎本人）除了被赋予同众先贤一样的品行之外，尤其拥有和尔萨圣人（愿主赐安）一样的特性，正是因为这样相近的品行贫仆才继尔萨圣人之后得以派遣，以彻底摧毁人们对十字架的崇信。因此，我已被派遣来打碎十字架，杀绝猪类。我自天堂降临人世，天神在我的两侧相伴。

27

米尔扎在《明志》一书中公然宣称：

穆斯林和基督教徒都相信麦尔彦之子尔萨升入了天堂并将在另一个时代自天堂降临人世，我已在自己的论文集子里阐释了这一观点中的错误，并指出这种降世并非麦尔彦之子尔萨本人降临人间，这是一种比喻性质的说法，表明来者是类似尔萨圣人的人。根据来自真主的信息和启示，他就是受到真主启示的贫仆——我本人。

妄加解释

由于哈凯目·努尔丁精通圣训学，因此在米尔扎称圣宣言的理论中发挥着“军师”的作用。其牵强附会的技能和才智世间难觅，下述几例，不妨一观：

米尔扎在称圣宣言的依据和论述历史事实中涉及到了尔萨的降世。其中一点就是降世的地点在大马士革，那么如果米尔

²⁷ 《伊斯兰的凯旋》第9页

扎确实是降临人间的尔萨，这在理论上首先就不成立，大马士革与嘎底亚尼地理位置相隔甚远。但这一点给米尔扎没有造成问题，哈凯目·努尔丁运筹帷幄，指点米尔扎自圆其说：

本人未曾力求知晓这一概念（即大马士革）的涵义，我的挚友忠实的毛拉哈凯目·努尔丁莅临嘎底亚尼，祈求真主晓谕了大马士革的涵义，另外两个意义模糊的概念业已使用于圣训当中。当时我疾病缠身神志晕浊，没能躬身理案，谨此补缀一言：真主确已晓谕我大马士革。

随后，他陈述了对“大马士革”一词的“启示性”发现。他说：

真主启示我，“大马士革”应当作这样的解释：此处这座城市应称大马士革，因为市内居住着一群品行如同叶基德一样的人，其民众心底里没有星点对真主和使者的热爱；言行举止猥亵可憎，远离了真主的正道，陷入私欲的旋涡；生命和热血在他们看来价廉低微；他们不信来世，真主的存在对于他们来说深奥难解。这种情状亟待贤名之士扶正解救，

麦西哈顺应时代的呼唤来到民众当中。

大马士革的麦西哈的降世’已明确地预示有类麦西哈的降世，他拥有同胡塞尼和尔萨两位敬畏真主者一样的人格，被派遣于世警告叶基德民众，他们确实是和犹太人一样的。

他又写到：

“大马士革一词在这里纯粹是按隐喻的方法行文的。”

他还说：

“他告诉我这些人完全如同叶基德的臣民，嘎底亚尼便是大马士革。因此，清高的主委派我来至这个大马士革镇子肩负伟大神圣的使命。”

两条黄色披单

米尔扎解释关于尔萨圣人受派遣的圣训时，极大胆地将此与自己相联系，牵强附会地生拉硬拽，擅作诠释，自欺欺人。譬如，曾有人批评他讹传擅释圣训的行为，并说“麦西哈”的降世当以身着两块黄色布料为标记。对此质疑他作了这样的答

复：

我是一个疾病染身时久的人，圣训中所提到的那两条尔萨圣人降世时将要撕碎的黄色披单的确附于我的躯体，按梦兆释说的科学讲，这两条黄色的披单是疾病缠身。因此，其中一条附着在我的上半身，致使我患了头痛、发晕、失眠、心悸等病症。另外一条附着在我的下半身，致使我患了糖尿病，我昼夜被这些病症困扰折磨着。

大马士革东部的宣礼塔

圣训中提到了尔萨圣人降世的地点在大马士革宣礼塔东侧。米尔扎不改积习蓄意曲解诠释这段圣训，讹说这座宣礼塔建在嘎底亚尼的东部。据《马赫迪传》记载，1890年米尔扎拟定建塔方案并责成民众广泛捐资。1903年破土动工。在米尔扎的有生之年该宣礼塔未能如期竣工，后由他的儿子米尔扎·白希荣丁·麦赫目德负责完成工程建设。

卑鄙辛辣的文风

上文提到的米尔扎的三部作品，十分清晰地暴露了作者病态的脾性。作品行文对反对自己的意见者进行近乎粗野的嘲弄。我们很难将此视为有价值的警世作品。米尔扎的写作风格几乎失去了创作者的尊严和稳健，肆意言谈评说使者和教门的革新人士，对于尔萨圣人复生于世界的信仰大加讥讽，完全没有学者的严谨态度，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丑角。对于圣品的表述和陈辩，不择言辞。他在辩论尔萨圣人生活于天园一事决不可能时写到：

倘若尔萨圣人确实活生生地走入了天园，那我们就不得不认为其活生生的躯体必然要受到天园时辰的影响，正如其它生灵的躯体必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死亡一样。然而，认为尔萨圣人的生命终结了，离开了天园被安葬在了某一行星的居民的坟墓，这样的信仰更易于现代人接受。倘若他延年至今也必是老态龙钟，没有精力置身于宗教事业，在这种情况下，他返降人世是极其没有情理的，只能给人类带来骚扰。

米尔扎曾对尔萨圣人将屠尽猪类的圣训作了这样的评介：

尔萨返回人间，果真能胜任如此宏大的工作吗？带着一群狗周游世界去捕杀猪类？倘若果真如此，那些猎猪的行家锡克教人、鞑靼人也应该为他击鼓唱赞歌了。²⁸

米尔扎对尔萨圣人重返人世作了这样的评述：

拭目看清，不要被一个乘着气球从天而降于你们面前的人所蒙骗。当心啊！莫要将他错当成麦尔彦的儿子，你们的信仰是业已成就了的。

米尔扎继续写到：

各位同仁，这一问题有两个基石：

（1）“麦尔彦之子在世界末日来临时，躯体完好如初地返回世间。这一基石被《古兰经》和圣训中关于麦尔彦之子已死的传述粉碎了。”

（2）“在世界末日来临时，“旦扎里”要出现。这一基石被公人确凿的《穆斯林圣训集》和《布哈里训集》的圣训，以及把伊本·萨巴首先断为“旦扎里”，后又吸收他为穆斯

²⁸ 《解惑》第25~26页

林，而后再杀掉他的事实切割为二。

今天，这一问题的两大基石已被粉碎，一具无双腿的干瘪形骸何以在十三个世纪以后重新站起来？

米尔扎继续泡制酱缸：

尔萨圣人将周游猎杀猪类，“旦扎里”却将出世环游天房，麦尔彦的儿子象生了病一样骑驾两个人的肩膀环游天房。这些圣训中记载的事件都能够被证实吗？这些圣训的诠释家们让他们的想象力无度驰骋的行为难道能掩得过世人？

米尔扎曾对正统穆斯林学者这样说：

各位尊敬的朋友，《古兰经》已经明确宣示了尔萨的亡故，并且迄今为止不断有诠释评议家们都坚持这一断言，你们却为何固执已见冒天下之大不韪呢？让基督徒的上帝去死吧。你们的坚信能坚守到几时？难道就不能稍加节制吗？

受现代知识的影响

米尔扎这一时期的作品深受同时代印度社会正在兴起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影响。实质上，当时东西方社会自然科学的发展差异并不是十分突出的，米尔扎对这些学科所具有的知识完全是道听途说，一知半解的，他驳斥尔萨返回人世思想的情结似乎完全是为了应合现代科学，唯恐因此招致受了现代教育的人士的嘲弄。他在《解惑》一书中写道：

当代，各家哲学思潮兴起，人们的思想和学识水平焕然一新，那些坚持这一信条还想在宗教上取得成功的人大错而特错了。倘若此种玄虚谬说传播到荒芜的非洲沙漠地带、萧杀的阿拉伯沙漠居民或荒岛野蛮部族中，也许传播的很快。然而，当今社会如此违背哲学思想、自然科学，缺乏实证，不符合圣训原则的论说，我们的确不宜再提倡传播了。当然对于欧美学术爱好研究的人员，我们更是要杜绝提供有关此类学说的信息，他自身正在试图摆脱自己宗教信仰中荒谬背理的成分。那些满腹现代科学理论的专家学者已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他们怎么能够信奉玷污至尊主的名誉的

论说？又如何能够背弃至尊主降谕的经典原则呢？

阅读诸如此类的片段，令人难以相信这是出自曾为“奇迹”的可能性辩护、反驳超自然的概念要被人的理性和有限经验否定的人的手笔。

在该书中，米尔扎试图以数码号求证许多事物的本质，其行为与“隐密”派代表人物如出一辙：

通过顿悟，那名字侧首有几个数码深深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有人说那就是伊历十四世纪末即将莅临人世的尔萨的名字。我仔细端详了那日期和那名字，只见名字是：“米尔扎·胡拉姆·艾哈迈德·嘎底亚尼。”这一名字的数码正是13000，在嘎底亚尼镇子里除了贫仆我以外再没有名叫胡拉姆·艾哈迈德尊名的人。我确信这个时代除了我本人叫胡拉姆·艾哈迈德·嘎底亚尼之外再没有人这样称呼了。这也是至尊主通过字母数码降谕给贫仆的奇迹。

米尔扎又写道：

研究表明，《古兰经》的确已经晓谕了麦西哈麦尔彦的

儿子在末世的降临。麦西哈莅临人间的时辰，《古兰经》陈述确定为 14000 年，这也是许多圣徒先贤通过顿悟一致认同了的。《古兰经》文‘我对于使它干涸，是全能的’根据序数推断它包含的数字为 1274，根据数码破译正是胡拉姆·艾哈迈德·嘎底亚尼。

在这些书中，米尔扎擅自诠释圣训，取意牵强附会，强辞自己是受派的使者，所言肆无忌惮，凭空想象。事实上，凡对作家和诗人的作品作蓄意的解释会让人难以接受，对于圣人的言论作随意的解释则更是万般不可。米尔扎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强辞夺理认为圣训中的言辞隐含着数码的特性。事实证明，米尔扎步“隐密”派之后尘对宗教信条所作的解释，全部是荒谬可笑的缺乏任何语言学 and 理性的依据。为无神论和怀疑论者打开了门路。

米尔扎在《解惑》一书中屡屡重申贵圣（愿主赞美并赐安他）对麦尔彦之子和“旦扎里”的认识不够明确，真主只对他

作了非常简略的示意！²⁹

麦西哈在克什米尔

米尔扎长时期思考尔萨圣人的死亡问题，最终得出结论，尔萨歿于克什米尔并长眠于那里。米尔扎积习难改，孩童般地将自己的头发梳理成自己想象中的尔萨的样子，以充分地验证自己的悟性。米尔扎故伎重玩，将克什米尔一词的发音定为“克什尔”，这样就成了一个希伯来语的合成词，其中的“克”为词的前缀，表示“类似”、“如同”的意思，“阿什尔”一词在希伯来语中意思是叙利亚国家的名称。这样整个词表示“类叙利亚”。米尔扎得寸进尺补充说，尔萨圣人自巴勒斯坦迁徙到印度地区，这是全能真主对尔萨圣人的特赐，因为这一地区气候宜人，四季分明，植被茂盛，与叙利亚的自然环境极为相似，真主赐名“类叙利亚”。为了便于使用，将“阿什尔”一词中的“阿”省略，变为“克什尔”。米尔扎牵强附会，把位于斯林那加地区汗

²⁹ 《解惑》卷2第346页

亚处的妇孺皆知的“王子墓”武断为尔萨圣人的陵园。为了寻求佐证，米尔扎怪论连篇以致自己的学术论著与诗歌和科幻作品没有什么区别。那些卓著的东方学者对此也是望而兴叹了！

这些做法给我们清楚地绘出了米尔扎精神体验的历程。至此，他开始公开宣称“应许的麦西哈”，并用所谓的“理性证据”和经典证据对之进行了一番论证。

第三章 从麦西哈到自称圣人

客观公允地讲，米尔扎的作品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他宣称“为圣”，步步为营渐入佳境的内容。这表明他的行为是蓄谋已久，精心策划好的。米尔扎在行动中表现出极大的忍耐，从而逐步推进以达目的。一开始米尔扎陈述说灵感、直观、经验和系统性知识是普通人追随穆圣（愿主赞美并赐福他）应具有的根本要素，是达到摆脱自我、服从穆圣的必然的步骤。米尔扎没有直言宣称自己是使者，而是称颂穆圣的高贵品行，并试图将这些品行特征附属于追随穆圣道路的人，尤其是那些德行良好更为上进的追随者。按照这种逻辑方式推理，米尔扎本人宣称为圣不过或早或晚的时辰而已。以往多年的忙碌只在为这一宣言铺平道路，酝酿适宜的氛围。如今，米尔扎发现时机成熟，自己的随从业已接受了过去全部的‘教诲’，称圣的宣言怎么说也难耐情面不会拒之不理！

称圣宣言

终于案发。1900年，毛拉·阿布都·克里姆在星期五聚礼演讲辞中公然称米尔扎是先知，是圣人。赛义德·穆罕默德·艾哈散·艾姆黑听了十分愤怒。阿布都·克里姆得知自己的演讲辞激怒了赛义德，随在第二周的聚礼结束后拽住米尔扎的衣襟，要求对此事给予指正，看这种信仰中是否存在着谬误。米尔扎转过身来说，他自己坚持的也是同样的信仰。赛义德气愤得在清真寺殿内来回踱步，阿布都·克里姆自殿外折回时被赛义德挡住，开始争吵起来，声音渐高，米尔扎从屋内走出来诵读了一段《古兰经》经文：“信道的人们啊！不要使你们的声音高过先知的声音。”

（寝室章 2 节）

阿布都·克里姆的演讲辞为米尔扎的事业翻开了一个新的篇章。米尔扎的追随者们毫无疑问地坚信他，接受他随后即来的任何可能性的宣言。从米尔扎的儿子白希荣丁·麦赫目德就事件的前后发展经过所作的记载来看，米尔扎曾经一度宣称自

己拥有只有圣人才具备的品行，但当时否决自己就是圣人。随着时间的推移，米尔扎内心龌龊不堪的欲望愈加强烈，最终达到难以抑制的地步——宣称自己是圣人。他撰文说：

总而言之，应许的麦西哈起初在想，所谓先知，便是新的法典的传播者，或废除一些教律，亦或直接就是先知，他已具备了圣人的资格，尽管他曾经谢绝自称是圣人。当然他也曾经宣称自己拥有如此的品行——倘若这样的品行表现在别人的身上，一定成了圣人，即可自称为圣人。但是，他以为这样的特征并不属于圣人的品行，充其量不过是一位宣教者，因此他坚持认为自己是宣教者，当他尚未意识到这样的宣称本质上是等同于列圣的品级时，他依然否认自己的圣品。而后，当他开始觉察到自己的特征的确是圣人的特征，而不是宣教者的特征时，毅然决然地意宣布自己就是圣人。

米尔扎起初抑制住了宣称圣人的心情，其根本原因也许在于他有些犹豫，他知道作为圣人必须有新的法典，废除旧律中的一些条款，直截了当地宣称圣人。当他的这些疑虑消除后便

借真主委派的名义自称“为圣”了。或者他一直在等待适当的时机宣称“为圣”。毫无疑问地可以说，这完全是他的先前的麦西哈宣言所直接导致的结果。

解释与挑战

正如米尔扎·白希荣丁·麦赫目德所说，1901年这一问题最终确定了下来，米尔扎开始着手作文字阐述。这本集子连篇累牍地汇集了他称圣的宣言和相关的解释，米尔扎显得是那样的坦然。1902年，米尔扎撰写了一本名为《纳德瓦献礼》的论文集，并参加了同年度“阿姆里特萨”的评审项目，他在该论文集集中写道：

的确，正如我反复重申过的那样，我给你们宣示完全是来自于真主的言语，正如《古兰经》和《讨拉特》是真主的语言一样。我是真主的使者的“影子”和“显身”，所有的穆斯林在宗教事务中都应尊奉服从我。一切知悉我的人，即使他是一位穆斯林，倘若否认我在他的事务中的仲裁地

位，否认我是应许的麦西哈，否认我是受真主的委派而莅临的人，他将因此在后世受到惩罚。如果我所说的都是谎言，就让真主惩罚我死去罢！我要说我与穆撒、尔萨和穆罕默德圣人一样的诚实，真主已为我明示了上万个迹象。真主的使者确已证明了我，以往的先知都已为我的降世作了预示，的确就是在这个时代。《古兰经》也示意我的确要在这个时代降世。天堂和现实世界都将为我敞开，万圣无一例外地替我作证。

米尔扎在《默示的真谛》一书中甚而说：

所有的民众成员中，我是唯一领受了如此宽泛的默示和有关幽玄知识的人。以往所有的圣贤都未能领赏到如此的恩泽。正因为如此，唯有我才被选拔委派为圣人，其他任何人也没有得到这个权利。

自此以后，在米尔扎的所有作品中都连篇重复解释他的称圣宣言。以致于我们无法在本书收拾殆尽。热衷于进一步研究者可参阅《默示的真谛》和白希荣丁·麦赫目德的《圣品真相》

两书。

独立的圣品

米尔扎在作品中声称他相信自己是自成一体带来法律制度的使者。米尔扎将带有法律制度的使者定义为：所接受的启示蕴含着命令和禁令的条例，以及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的人，尽管这些规章制度业已存在于先前的使者的经典当中。按米尔扎的观点，拥有教法制度的使者未必是指带来一部新的法典者。因此，他声称自己是一位自成一体的带来法律制度的使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除此而外，你应当明白什么叫“教律”。那些通过启示为民众制定了命令和禁令以及规章制度者就是教律的担负者。鉴于这样的概念，那些反对我们的应当受到指责。我所获得的启示包括命令和禁令，譬如，有这样一段启示：“你对信士们说，叫他们降低视线，遮蔽下身，这对于他们是更纯洁的。”（参见《古兰经》光明章 30 节----编者者）

整整 23 年已经过去了，但这一启示始终如故直到今天，我所有的启示都包括命令和禁令。因此，倘若你认为“律例”就意味着包含新的规章制度，这是错误的。清高的真主说：“这确是在古经典中的，载在易卜拉欣和穆萨的经典中的。”

（至尊章 18、19 节）

这表明《古兰经》文的教诲同样存在于《讨拉特》中。

米尔扎擅自废除了广大穆斯林业已接受应用的教法的诸多条款，这一事实表明他企图以独立教法的推行者自居，认为自己有决定宗教义务和禁令的特权。他对伊斯兰教法中的“圣战”的态度就是极为典型的例子。“圣战”是《古兰经》明文昭示的信条，是一千四百年以来穆斯林民族付诸实践的教法。贵圣（愿主赞美并赐福他）为此曾说：“圣战将持续到复活日”。但是，米尔扎将此断为非法。为了彻底废除圣战，米尔扎写道：“圣战是极为苛刻的一种宗教战争，真主已在逐步取缔它的存在。穆萨圣人的时代存在这种苛刻的形式，即使服归也难以逃脱诛杀，甚至未断乳的孩童也被推上了刑场。然而，到了穆圣时代，就

严禁虐杀儿童、妇女和老人。对于未归信者施实了税赎罪制。到了“应许的麦西哈”时代，圣战的教法条律就被彻底废止了。

否认米尔扎“为圣”者遭痛斥

米尔扎宣称圣人自然地引发了那些拒绝信仰新的圣人的人会被定为“卡菲尔”（不信道者）。米尔扎意识到只有宣称有新的使命而站出来当使者，才能把那些拒绝信仰他的人断为“卡菲尔”（不信道者）。他写道：

切记，在把一个真正来自真主、肩负神圣使命的使者否定掉以后，否定者要被断为“卡菲尔”。除了真主授予教法的先知外，任何受到一般“启迪”（伊里哈目）的人，不管他在真主眼中的地位多高，也无论真主赐了他多少荣耀，否定他的宣传构不成一个人离经叛道。

总而言之，米尔扎所有如此的作品无不屡屡重申拒绝信仰他为使者的人是不信道者。譬如他这样写道：

如今天堂里新的一个派别又扎下了根，为了支持这一

派，真主将说“有”，一切宠幸就紧随其后，那些愚蠢至极的人被创造为火狱的居民。

1900年5月25日出版的关于他的启示的作品中写道：

我已受到了启示：“不服从清高的主和你的人，不宣誓效忠于你的人，背叛主和你的使者的人将坠入火狱。”

又如：

真主已启示我，所有听到我的宣示但没有接受的人都是非穆斯林。

米尔扎不乏繁文叙述：

“库夫尔”（不信道）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否认伊斯兰教和贵圣是真主的使者。第二，不信仰应许的麦西哈，认为他是谬误者。尽管这一点已是很清楚的，甚至得到真主和他的使者的强调，他应当被认为是真实的，以往的先知的经书中对此有一致的强调。鉴于他对真主和使者的教诲的否认，他就是不信道者。倘若稍加思索，这两种意义上的“卡菲尔”实际上是一样的。不接受真主和他的使者的教诲

的人，根据《古兰经》和《圣训》实际上就是对真主和使者的不信仰。

这段话构成了嘎底亚尼耶的信仰大纲，正如其领袖人物米尔扎·白希荣丁·迈赫目德撰文说：

所有尚未完全归信应许的麦西哈的穆斯林，无论他们曾听到了他们尊名与否，若不皈依他，便是“卡菲尔”（不信道者），远离了伊斯兰的正道。

从这种信仰的角度而言，所有不信仰米尔扎的人都是不信道者。伊斯兰教教义中所定义的不信道者在嘎底亚尼教众看来是指所有的嘎底亚尼耶教外人士。嘎底亚尼教众被禁绝与穆斯林的往来关系。米尔扎·白希荣丁·麦赫目德曾布道说：

应许的麦西哈的教律是庄严的，艾哈迈迪耶信徒的女子是不能许配给外人的！每一个艾哈迈德的追随者都有责任尊奉教律。

白希尔在《传承者的光芒》一书中记述：

“某人屡次诘难他（指米尔扎·胡拉姆本人），但他还

是坚持要求此人切勿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非嘎底亚尼耶的人而让其长居闺中。他（米尔扎）歿后，此人即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非嘎底亚尼耶人，第一任接任者哈凯目·努尔丁取消了他的教徒资格，将其逐出了艾哈迈迪耶教众团体，在哈凯目任职六年期间他没有接受此人的悔改，尽管他一再地前来道谦表示懊悔。”

白希荣丁撰文说：

非艾哈迈迪耶教众跟我们的关系正如“有经之人”对于《古兰经》的信仰者的关系一样，《古兰经》的信仰者可以娶“有经之人”的女子，却不能将自己的女子许配给有“经典之人”。同样的道理，艾哈迈迪耶教众可以娶外教人的女子，但是根据伊斯兰教法却不能将自己的女子许配给外教人。先贤（指米尔扎）曾说：迎娶非艾哈迈迪耶教众人家的女子不仅无妨，娶回有经人家的女子是许可的，而且这庄姻缘意义深远，因为奉行正道的教众又多了一员。人们确实不能将自己的女子许配给外教人。如果你有能力娶进非艾哈迈

德教众家的女子，那么就娶回她吧。但是将自己的女子许配给非艾哈迈迪耶教众者罪责在身。

同样的道理，站在非艾哈迈迪耶教众后礼拜是不允许的，米尔扎本人写道：

清高的主启示我，那些宣称我是‘卡菲尔’（不信道者）且抵毁污蔑我者，是受诅咒的民众。因此，他们享受不到我的教民中任何成员为他礼殡礼。你们应当记住，真主已经晓谕我，禁绝你们站在声称我是卡菲尔，诋毁我或者犹豫不绝者身后礼拜。

按此逻辑推理，嘎底亚尼耶教徒出席穆斯林的殡礼是严格禁止的。据嘎底亚尼耶的代言人法兹里说：

“米尔扎没有参加他的儿子（法兹里·艾哈迈德）的殡礼，原因在于他不是嘎底亚尼耶信徒。”

米洋·白希尔·艾哈迈德在致法兹里的信中甚至这样说道：

“我相信，参加曾经站在非艾哈迈迪耶人身后立拜的人的殡礼是不允许的，在我看来，这类人不是艾哈迈迪耶信

徒。”他甚至说参加非艾哈迈迪耶教众的孩童的殡礼都是不许可的。同样的道理，参加基督教孩童的殡礼也是不许可的，尽管亡者是无辜洁净的，任何人都不能参加非艾哈迈迪耶民众孩童的殡礼。

鉴于这种观点，身为巴基斯坦外交部长的乔德里·扎番鲁拉·汗即使在真纳殡葬仪式现场，也没有随众参加殡礼。

接受这种观念，必然要求人们无论履行什么样的宗教功课，最重要的是要加入嘎底亚尼耶的行列，否则都是毫无效用的。曾有人质问而得到这样的答复：

“当米尔扎的布道周晓四方，并禁止跟随非艾哈迈迪耶的伊玛目礼拜，之后，谁再去履行朝覲的功课，其功课被断定为无效。”

灵魂转世

米尔扎的作品表明他还相信灵魂转世说，他相信以往的先知圣人的灵魂在其他圣人的驱体得以复活转世。他在《心灵的

历程》一书中写道：

“苏菲”家们相信世界的存在具有轮回特征。因此伊布拉欣先知在他归真 2500 年后再生转世，降生在了阿布都·穆塔里布的儿子阿布顿拉的居舍，被称作穆罕默德。

米尔扎又写道：

这方面应该记住，在伊斯兰教内部走向衰弱时，穆圣的灵魂就会显现，而且以一些完美的追随者的形象再现。圣训中也记载说马赫迪将出世，“他的名字将是我的名字，与我的行为毫无别致”——如果这段圣训确凿无误，那它指的就是我上面所阐述的灵魂的转世。

米尔扎在其另一部作品中写道：

我通过“顿悟”获悉，当尔萨被告知世界因为尔萨的民众作乱而时风日下时，他的灵魂为之震惊，情绪遽然高涨，下到人间来。他发现自己的民众正是造孽者，于是想找一个在本性上极为相似的人作他的替身，他几乎就是尔萨本人了。因此，真主按自己的许诺给他一个替身，在他的身上赋

予了尔萨圣人具有的勇为、秉性和精神，这就是尔萨和他的显身，两者统融于一体，婉如同一物质的两个部分。麦西哈寄居在这一活的躯体内，以此来实现自己的追求。因此，活着的躯体就成了麦西哈的躯体，麦西哈的愿望就由他来实现。人们所说的尔萨圣人的降世就是这种比喻性的下降。

圣人的两次再生

米尔扎同时宣称穆圣（愿主赞美并赐福他）有第二次再生。他说：

须知，我们的贵圣于纪元第五千年被委派为使者，同样，又于纪元第六千年末期以“应许的麦西哈”的身份派到人间。

米尔扎甚至认为第二次的再生尤其关键、完美而且明确。

言下之意，纪元第六千年末期，也就是现今他的灵魂的再生比过去那一次更显明、强烈、完美，可以说，简直是一轮圆月。

米尔扎的桀傲自负

米尔扎一生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桀傲自负地宣称“为圣”和博学多识。这表现在他的复杂的心理活动中，对此不再赘言。为了自我标榜，米尔扎妄称自己拥有与所有使者一样的资格和品级。试看米尔扎的一组楹联：

赐列圣玉液琼浆千万杯

获恩宠唯独我盞满杯盈

米尔扎还宣称自己拥有众使者的美德。楹联中写道：

天下使者虽众多

荫受启示我不弱

不仅如此，米尔扎宣称是他为人类的竞争带来了和谐；倘若没有他的存在，人类的这一园圃将是阴亏不全的：

列圣先于我复生

倒被我的斗篷蒙

米尔扎得寸进尺：

阿丹乐园一度存缺陷

如今枝叶繁茂硕果醇

米尔扎似乎有这样一种信仰：圣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进化，以更完美的形式来展现。他写道：

同样地，我们的使者在纪元第五千年莅临人世……当时他的神圣的灵性并未达到顶峰，但向完美顶点迈出了第一步。他的崇高的灵性在纪元第六千年末了终于显现了，正如阿丹圣人在第六天的末期被全能的创造主创造。我们的圣人是最贵重的圣人，他的崇高的灵性在许多的教徒身上不断显露，以便达到最完美的展现，放出最灿烂的光辉，正如真主在明确的经典中所许诺的那样。因此，我就是应许的“显现”和应许的“光辉”。³⁰

米尔扎甚至将自己所谓的神圣的显迹置于穆圣所获得的显迹之上：

月亮为他而蚀伤，日月为我俱蚀伤。难道他们还要否决吗？³¹

³⁰ 《圣迹实录》第 177 页

³¹ 《圣迹实录》第 71 页

米尔扎如此浓墨重彩的宣示，为进一步发展信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无怪乎教众将米尔扎拥戴为品级超然的使者。米尔扎·白希荣丁·迈赫目德这样描述：

莅临世界而后过世的使者为数众多，他们的后继者至多能成为革新家，唯独我们的圣人，他的恩泽无量，他的信徒不但可以成为“革新家”，而且会达到“圣人”的品级。他不仅要成为一位先知而且深受他所跟随者的完美德性的熏陶甚至超越了以往的先知。³²

米尔扎·白希荣丁继而渲染：

应许的麦西哈是先知。就他的身份而言，凭籍他的德性，他是贵圣门徒中的一员和他灵性的显露。至于其他的使者，他确已超越了他们中的许多，或许，超越了他们全部。

³² 《为圣真谛》第 257 页

第三部分 米尔扎的生平及其特征

第一章 米尔扎宣示布道后的生活

米尔扎·胡拉姆·艾哈迈德早期生活十分困窘凄贫。所占土地产已失去，没有任何其它生活来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每日只牵心考虑何以充饥果腹。”

出道成名前，米尔扎在默默无闻中度过了二十五年。他自己说：

“镇子里和外界成千上万的人都视我为一座千年无名古墓的朽尸。”

这种境况一直维持到米尔扎著书立说捍卫伊斯兰教。从此，米尔扎作为宣教者、精神领袖、应许的麦西哈及至以后自称真主的使者而声名鹊起。生活气象焕然一新。米尔扎受到了众人的拥戴敬仰，礼品纷纭而至。生活上出现的新的转机完全是由于他所倡导的宗教运动赢得了人们的宗教情感，从而自发地作出奉献，提供钱财支持米尔扎。师从求学者甚至感到当时环境

的变革影响到了自己的人生追求与人格力量。米尔扎借宗教的名义崛起并自命不凡，过分标榜。把他的生活跟他的事业及他的宣传对他的要求比较起来，其间距离无法比拟。拿伟大穆圣（愿主赞美并赐福他）的高洁生活跟他比较是极为不妥的，令人厌恶，他充其量只能跟继承穆圣的教民中那些发扬教门事业的先驱和赢得人们爱戴的宗教领袖们比较。回顾早期伊斯兰教波澜壮阔的运动和卓越的宗教领袖，不难发现他们都拥有一致的广泛的奋斗目标，通过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为人类谋求幸福，兢兢业业地希冀后世的恩典。他们虔顺地度过了一生，去追求永恒的后世，正如圣训中所描述的：‘噢，真主，只有后世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他们象驿站的旅客一样，匆匆度过了今世，并常说：“今世于我何济？我与今世好似骑士在树荫下作些许乘凉，尔后起程离去。”

先贤的人生价值最集中地体现在阿里的友人对他的缅怀中：

他疲于顾暇今世的光艳，只浸心于黑夜的帐幔。凭真主的

誓言，他时常沉思以至泪水扑面，思想如梭的时光，审视行动中的自己。一生中粗衣便饭不求华贵。

勿提早期伊斯兰历史上德高望重的先贤，也勿重复治国爱民的穆民哈里发欧默尔·本·阿布都·阿齐兹，我们只是一睹穆圣的再传弟子的谦恭持重、友爱、克己、虔诚、谨慎、团结的风范，他们中不乏百姓、要员、将相、国君。努尔丁·扎安格、撒拉丁·安尤布、纳赛尔丁·迈赫目德、穆扎发尔·哈里木以及奥然兹布·阿拉木格尔，所有这些人确是优秀的典范，为人类文明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即使在米尔扎的生活时代，同样涌现出众多的爱教人士，他们不贪图现世的富贵，广施博济，体恤孤贫。百姓拥戴效仿，携礼相送，他们仍将礼物分散于众人。与米尔扎同时代的如此优秀的典范人物如：毛拉·法兹陆·赖海曼、毛拉·拉希德·艾哈迈德·干格黑、毛拉·撒以德·阿布都拉·阿兹那威以及毛拉·穆罕默德·那以姆·弗朗格·麦罕里。他们是广受穆民爱戴拥护的虔诚信士。

然而，要保持纯洁自律的生活，不为贫富忧患所左右的情

操米尔扎不是不知道。实际上，他曾将此视为证实穆圣的“圣品”的一个佐证：

经过长时期的努力，伊斯兰教蓬勃发展起来，他，穆圣没有因此为自己享受荣华富贵而囤积奇财，没有大兴土木树碑立传，没有贪图逸劳享受权贵，更没有营私舞弊追求功名。他所做的只是救孤济贫、助寡扶难，对于自己，却从来没有享受到过饱腹之暖。

那么，我们就依据米尔扎本人所承认的这些标准，来对他自己的生活现实作一对照。我们将研究对象分为两个明显的阶段，首先是他早期贫困交加无名之卒的生活，其次是教众拥戴大加荣耀的生活时代。在米尔扎的生活中我们很难发现他具有伊斯兰教贤达德高望重者的特征，他的一生与任何政治领袖和非宗教运动创始人毫无别致。在米尔扎生活的后期，与其说他虔诚地作真主的仆人，不如说他完全扮演了追逐名利的职业政治活动者的角色。这导致了他与自己的亲信和追随者间产生了不可弥合的分歧，并最终出现洩愤，反目为仇的局面。

米尔扎的追随者中，华加·凯麻鲁丁对米尔扎家族奢侈的生活尤其表现不满。他曾向友人诉说米尔扎家的女主人生活如何奢侈，整个家族的生活水准如何高，根本不为当时运动的需要作一点物质牺牲。他对嘎底亚尼耶的知名学者毛拉·穆罕默德·阿里（拉合尔嘎底亚尼耶总负责人）和毛拉·撒瓦尔·沙·嘎底亚尼说：

我有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请您作答。以前我们曾告诫家中的女人生活上要向穿粗衣、食糙粮的圣门弟子们看齐，并为真主广施博济。生活中我们责成她们这样去做，妇女们遵奉训诫，把积攒的钱财捐给了嘎底亚尼。然而，妇女们亲自去嘎底亚尼目睹了那里的生活情况后，奚落说我们撒谎。她们说她们确已看到了使者（指米尔扎）和他的伙伴们在嘎底亚尼的生活！奢侈富贵的生活不光妇女们享受，而且远及周边各地，尽管开销中有他们自己的财帛，但是嘎底亚尼的财金开支全是民众的，那是民众的钱财。因此，妇女们认为我们欺骗了她们，并以此为诫不再上我们的当。她们拒

绝给我们丝毫钱财捐给嘎底亚尼。

对于民众，你可以给他们满意得体的答复，但是不能让我心悦诚服，我委实知悉内情。

当时米尔扎本人主管的慈善灶似乎在忠实的跟随者脑海中产生了怀疑，一时间闹得纷纷扬扬。进行抨击的人中，最激烈的是华加·凯麻鲁丁，毛拉·穆罕默德·阿里也表示支持他的抗议。华加曾告诉毛拉·穆罕默德·阿里：

太无耻了！你知道人们的钱财来之不易，他们节衣缩食将财帛捐献出来，然而这笔钱却没有用在民众的身上，只是满足了个人的私欲，那是一笔数目不小的钱财啊！如果公共食堂管理妥善，仅这笔钱就可以解决当时已开始进行的所有工作，不至于停工筹备资金。

米尔扎闻听此言后深感不快。毛拉·撒瓦尔·沙写道：

我确实知道，麦西哈曾抱歉说：尽管他曾宣布这是奉真主的旨意由他亲自开办管理的公共食堂，如果事出意外，公共食堂要关闭。诸如华加等人曾一再要求他放权责成他们去

管理食堂，他们对米尔扎有怀疑。

米尔扎生前曾对擅用乱用款项的指责表示气恼，米尔扎·白希荣丁在致毛拉·哈凯目·努尔丁的信中说：

老人家（指米尔扎·胡拉姆·艾哈迈德）……在病危前曾说，华加·凯麻鲁丁和毛拉·穆罕默德·阿里等诽谤他乱用公共基金，他们不应当这样，这对他们没什么好处。他说华加于当天带来了毛拉·穆罕默德·阿里的信，穆罕默德·阿里在信中造次说食堂的常务开支十分微小，并追问所收到的其余的成千上万的卢比处以何用。他回到家中，十分恼怒地说：“这伙人以为我们乱用基金，这些人要拿这笔钱做什么呢？假如我将自己隔离开来，还有什么收入可言。”有一次，有官员负责征募建筑基金，华加对毛拉·穆罕默德·阿里说：“老人家（米尔扎）自己享受荣华富贵却教我们节衣缩食出散钱财。”穆罕默德·阿里答复说，尽管这一点是不能否定的，这是他人性的一个缺点而已，现在我们为什么把先知身上具人性弱点的一面看得如此严重呢？

嘎底亚尼耶的收入来源中最为庞大的项目莫过于出售“天堂墓地”这一项。这是米尔扎一手泡制的具有独创性的概念，买取入土于此的权利资格。这种诱惑众人的手段不免让人想起中世纪天主教会出售免罪符的情景。这为嘎底亚尼耶奠定了一个长期的巨大的敛财途径。这也是日后嘎底亚尼耶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嘎底亚尼耶正式刊物《恩惠》曾作巧释：

“天堂墓地”是该运动的核心内容和最根本的成分，比其它任何问题都关键。

这一切引发了什么结果呢？印巴分治前的嘎底亚尼镇和现在的“热布瓦”，在巴基斯坦境内发展成为宗教小国。在此境内，所谓的嘎底亚尼耶的“圣裔”的米尔扎·白希荣丁·迈赫目德，享有当权者的一切势力，拥有一切独裁专制君主所拥有的权威，享受今天最有钱最阔气的人所享受的安逸快乐生活。所谓的“精神中心”内部的生活及其头目的所作所为，简直是回历五世纪时期哈桑·本·撒巴哈和他的木特堡的一个神秘的宗教专制中心和无法无天的享乐园。

第二章 英国殖民势力的 崛起

十九世纪初叶，欧洲列强开始征伐伊斯兰世界，势力远及广大穆斯林国家。欧洲民族在东方势力的扩展中，英国人首屈一指。英国人对东方国家进行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霸权。印度和埃及相继沦陷，英国人的政治野心同时威胁到了阿拉伯半岛。

英国人对印度的殖民管辖早在 1857 年就开始了。沙贾汗和奥然宰布之流成为英国人犬养的政治奴才，印度次大陆的政权完全落入了英国人的手中。1799 年，台普素丹穷图未落彻底崩溃，英国侵略者的铁蹄长驱直入了。为了配合英国人在印度势力的扩张，基督教传教士不遗余力负笈千里布道劝教。基督教传教士的首要对象就是穆斯林，他们企图从穆斯林的手中掠夺

政权，伊斯兰教遭到抵制破坏。印度全国上下一派萧然，社会秩序混乱，民众社会生活的伊斯兰教基石受到了震撼，西方文化开始浸入广大穆斯林的家庭、意识和思维，无神论的思潮开始在受教育的青年中滋长勃发。

1857年，印度爆发了穆斯林领导的抗击外来侵略者的独立战争。英国政府取得了战争的最终胜利，印度从此沦为英国霸权势力的殖民管辖地。狂妄的胜利者对反抗运动的责任者穆斯林进行了残酷的报复行动。

英国殖民者制定种种歧视侮辱穆斯林民众的政策，绞杀大批穆斯林德高望重的人和学者，没收穆斯林的公有财产，禁绝穆斯林参与获得体面的职业薪金，完全剥夺穆斯林参与国家政务的资格，广大穆斯林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屈辱中，正如《古兰经》中所说：国王们每次入一个城市，必破坏其中的建设，必使其中的贵族变成贱民。

（蚂蚁章 34 节）

英殖民者在印度境内不仅是暴虐横行的霸权统治者，而且

宣扬无神论、犬儒主义理论和无政府主义思想。事实上，他们自身坚决抵制这类理论和思想价值，并反对伊斯兰教所倡导的宗教、行为准则。英殖民者俨然成了反对伊斯兰世界的罪恶滔天的元凶——造孽的民族。

列圣的风范

让我们掀开列圣及其门人和后继者的历史册页作以参考，所有的圣人，都立场坚定鲜明地反对并抵制暴虐罪恶的制造者，铲除其赖以存在、发展的可能性。《古兰经》关于穆撒圣人的重要经文：“我的主啊！我借助你所赐我的而求你保佑我，我绝不作犯罪者的助手。”

（故事章 17 节）

穆萨圣人仇视暴虐背信弃义的人，这充分地体现在他针对法老及其民众向真主所作的祈祷辞中，《古兰经》说：我们的主啊！你把各种装饰和今世生活的各种财产给予法老和他的贵族

们——我们的主啊！——以致他们使民众背离你们的大道。我们的主啊！求你毁掉他们的财产，求你封闭他们的心。但愿他们不信道，直到看见痛苦的刑罚。

（优努斯章 88 节）

清高的主引导信士们如此对待暴戾不恭者：你们不要倾向不义的人，以免遭受火刑。除真主外，你们绝无保护者，然后，你们不能获得援助。

（呼德章 113 节）

圣训中说：最高境界的“圣战”莫过于直面暴戾的君王陈述真理。

穆圣及其门人和追随者从来没有苟合于任何非正义的暴戾的权力，也从来不称颂暴戾的君王。伊斯兰教的历史充分证明伊斯兰坚决反对暴君，广大穆斯林世界始终进行着如此神圣的抗争！

然而，米尔扎·胡拉姆·艾哈迈德却置《古兰经》教诲、穆圣及其门人弟子的表率予不顾，公然宣称为圣，谄媚当时罪

恶的强权势力——英国政府。米尔扎不遗余力地阿谀媚殖民政府，称颂霸权统治广大穆斯林民众、反对伊斯兰、传播无神论、腐蚀伦理道德的罪恶造孽者。米尔扎谄媚颂扬英殖民者的卑劣行为极大地伤害了有良知的人，不知对这样的“先知”说什么好。米尔扎谄媚奉承英殖民者的行为一开始就表露在他的文字作品中，在他的处女作《艾哈迈迪耶的明证》第一卷中，米尔扎例举英人的种种仁慈业绩和奉献，向他们保证穆斯林对他们的效忠，并公开声称表示反对“圣战”（吉哈德）的教律。这种思想主张在米尔扎的所有作品中一贯而终。米尔扎关于这方面的文章书籍甚或可以建立一个图书室，他反复陈述自己对英殖民者的忠顺，及其家族在他支持英殖民者的教诲下所做业绩。正当穆斯林民族士气高涨开始进行自我尊严的捍卫，驱逐暴戾者时，米尔扎再三重申“圣战”过时的论调。下面这段米尔扎的作品，我们不妨可以从中观其概然：

我的大半生一直在支持捍卫英政府，为此我写了大量有关取缔“圣战”，服从英人的作品，随之汇编成册，陈满五

十多栏书架。这些书籍在阿拉伯、埃及、叙利亚、阿富汗和罗马等地广为传阅。我时常希望穆斯林真正成为现任政府的拥护者，并希望他们的心灵能摆脱关于喜好刀兵溅血的马赫迪和尔萨的毫无依据的信仰，那些无稽之谈只能愚弄傻瓜。

33

米尔扎在作品中极表对英人的效忠，其中一条就是：

我的信仰，也就是我屡屡解释过的，伊斯兰教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对清高真主的服从，二是对维护和平、反对压迫的政府的服从。这一政府就是英国政府。

1898年2月24日，应旁遮普英副总督的要求，米尔扎写道：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自我弱冠至今六十花甲，一直勤于笔耕演说，肩负着任重道远的工作：让穆斯林的心灵归向真爱、良愿和怜恤之情，除去蒙蔽他们慧智心灵的“圣战”思想，因为，这的确是他们彼此保持真诚友好的绊脚石。我意识到我的作品已经深深地影响到了穆斯林的心灵，并且使之

³³ 《心灵的历程》 15页

发生了改变。

米尔扎继而又说：

我已用阿拉伯语、波斯语和乌尔都语分别写了大量的书籍来阐扬“圣战”是反政府的不正义的行为，而全心地服从政府是一项宗教功课（职责）。这批书目的出版耗资巨大，随后被分发到各伊斯兰国家。我知道，这批书目已经深深地影响到了这个国度和那些忠顺于我的民众，他们是内心充满着对现任政府的热爱和支持而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的行为是优秀卓越的；我想他们就是国家的栋梁，并全心地作好准备献身于政府的。

米尔扎又说：

我对英政府的效忠表现在散发到本国和广大穆斯林国家的五万多本书籍、传单和小册子中。这些印刷品无一不在强调英政府对穆斯林的恩惠；忠于英政府是每个穆斯林应尽的职责，应当感谢它，为它作祈祷。这些书籍分别以乌尔都语、波斯语、阿拉伯语被印刷出版，随后分发到广大穆斯林国家，甚至远及

伊斯兰教两大圣地满克和麦地那，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以及叙利亚、埃及、阿富汗的喀布尔和其它城市。目的是让广大民众放弃“圣战”这一被无知的毛拉们渲染和欺骗的思想。我为此感到骄傲，英殖民地印度境内再没有任何一个穆斯林敢与我比功绩。

米尔扎极为关注的“圣战”，确已在印度及其广大穆斯林国家对英国人构成了最大的隐患（大批穆斯林国家已沦为英人侵占的殖民地）。米尔扎表示要坚决地永久地取缔“圣战”（吉哈德），并将此视为他成为应许的麦西哈的迹象之一，他宣称：

即将存放于这座宣礼塔壁内的第三个时钟提醒人们，应当认清时间，那是天堂的门敞开的时辰。从此以后再也不存在“圣战”，战争将彻底消失，正如圣训中所提到的那样，当麦西哈莅临人间时，宗教战争将被禁绝。从现在起，倘若有人为宗教而举剑起事，号称圣战，斩杀不信道者，他确已违背了真主和他的使者。《布哈里圣训实录》中关于麦西哈的圣训，其中一段说当麦西哈来临时，圣战的确结束了。现

在，麦西哈已经莅临人间，他就是与你们说话的人。

米尔扎认为，取缔废除“圣战”是他自身事业最大的目标，用他本人的话说：总而言之，我莅临人间不是为了挑起战争，而是为了主持正义，倡导和平，这是麦西哈的首要职责。倘若人类失去了和平的基本，那么我们所有的制度体系都将是毫无用处的，因而对他的信仰也是颓废无用的。

米尔扎蠢蠢欲动，毫不掩饰：

我相信，随着我的教众数量的增多，对“圣战”的信仰者将会消减下去。因为，承认我是麦西哈马赫迪本身就意味着反对“圣战”的信条。

英政府的护身符

米尔扎在其作品《真理之光》中甚至声称他就是保护英国政府的大本营和护身符：

我有资格说，我本人在这一事务中独具的作用。我有资格说，我就是让它免于骚扰的护身符和大本营；我的主已晓

喻我喜讯，说只要我在他们中间，他不会惩处他们。因此，政府与我在支持和协助它的事务中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并且政府将会认清这一点，如果它能认清民众的话。³⁴

英国人的栽培

米尔扎在致旁遮普总督的申请中写到：

本家族有幸成为良民，并在五十余年来不遗余力的勤勉中随时准备献身；以贵政府的可敬官员的公文信函为佐证，本家族确是英国政府忠实的仆人和美好愿望的祝福者，是贵政府亲手培育的秧苗。看在如此颇负声望忠心耿耿的家族的份上，贵方多请关照，敦请下属官员对我本人和我的家族海函仁爱。

米尔扎在另外一份信件中将自己和随众视为英国人的寄食者：与政府共享美誉，受恩于政府。

³⁴ 《真理之光》34页

反对传教士的原因

米尔扎族人对英国人忠心耿耿，以致利用一切手段扼制极其愤怒的穆斯林进行的反英殖民活动。根据米尔扎本人的观点，他也是很反感基督教传教士的活动的，原因在于，传教士大肆地公然诋毁伊斯兰教，诽谤中伤贵圣。这无疑会激怒广大穆斯林，同时有伤于英政府的利益。因此，米尔扎积极运筹使得广大穆斯林民众的怒火消减，以致平息高涨的抵抗运动。他写到：

坦率地讲，一伙牧师的撰文和基督教传教士愈显极端，尤其是一份鲁迪亚那出版的基督教报纸刊登了第五篇同类文章。这些撰写者使用真主绝对禁止的言辞谈论我们的贵圣，我读了这些书籍和报纸后，深恐会引起广大穆斯林——他们是极为敏感的民众——强烈的反抗，为了缓和消除这种激情，我认为，出于权宜之计，对这类粗制滥造的文字作品加以干预，从而消除印度境内的不稳定因素的产生。

英国人的耳目

米尔扎的教诲以及他以宗教名义发出的倡导，完全是为了表明对英国人的效忠，充分反映了嘎底亚尼的本质面貌和特征。英政府从他们中发现颇有几位忠心耿耿赴汤蹈火的奴才就不足为奇了。在阿富汗的嘎底亚尼耶的积极分子阿布都·拉特夫痴心妄想，积极驳斥“圣战”，驯服怀有“圣战”意识的阿富汗人。可喜的是阿富汗人民从未允许任何非穆斯林的政权治理本国予以容纳感恩。这是英国人十分头痛的原因。阿富汗政府最终将其定罪正法绞命。米尔扎·白希荣丁·麦赫目德根据意大利作家的记载提到了这起事件：一位意大利作家说，阿布都·拉特夫因宣传反“圣战”而殉职，阿富汗人已开始担心本民族的自由意志将会消弱，英国人将提前进驻统管。白希荣丁补充说：

倘若我们在阿富汗的人保持沉默，回避解释艾哈迈迪耶有关圣战的论点，那么从教法的角度来讲，他们不会受到谴责。然而他们成了极度热忠于英政府的牺牲品，他们因为与嘎底亚尼耶同患难而受到惩罚。

在毛拉·阿布都·哈凯目和毛拉·奴尔阿里·嘎底亚尼的

有关作品中也存在同类的文章，表明他们对阿富汗政府的不忠，充当英国人的特务和间谍。嘎底亚尼耶的期刊，《恩惠》曾刊登了来自阿富汗的一则外讯：

阿富汗内政部发布公文：

毛拉·阿布都·哈凯目和毛拉·奴尔·阿里系喀布尔市民，商业店主，迷信嘎底亚尼信条并作大肆宣传误导本国人民的信仰，引起居民的愤慨抗议，经查证两人行为构成犯罪，兹决定于伊历热哲布月 11 日星期四交付人民予以正法。经过对两人长期大量事实的调查，发现有关危及阿富汗王国利益的系列文件和来自外国的信件，事实证明罪犯叛国投敌，出卖祖国。³⁵

1922 年元月 19 日，米尔扎·白希荣丁·麦赫目德在致辞欢迎威尔士王子时，自豪地谈起了这些事件，指出所有这些牺牲都是对英国人的忠效。

³⁵ 《恩惠》1952. 3. 3

机关算尽

看着英帝国势力的日益壮大、扩张和巩固，米尔扎相信英国人在印度的势力将永存不灭。因此，将自己的命运与英帝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视英帝国的未来为自己的希望。这一切似乎是再明智不过具有政治远见的推断了。的确，对于那些失去宗教信仰和政治远见者来说，这一结论并不十分奇怪。米尔扎根本不可能预料到在他死后仅半个世纪，貌似坚不可摧的英殖民势力彻底崩溃了。米尔扎曾称颂这一势力是“真主的影子”、宗教的“卫士”。然而，它的确坍塌了、毁灭了，不仅在印度，乃至全世界。

米尔扎对这个非伊斯兰的，而且真正的反伊斯兰的势力的卑躬屈膝、奴性十足的态度以及他号召宣扬穆斯林将政治上受奴役的祖国视为一种恩赐的热忠心肠，是与他自我标榜的位置极不相称的。伊克巴尔曾就这一自相矛盾的言论和行为在文章中多次提到：

“老人家的确是外国主子的‘弟子’，尽管他是站在巴叶宰

迪的高度说话的，他称：宗教的光辉在于受奴役，生命的价值在于无我。他把其它民族绕着教堂载歌载舞而后寿终正寝的情形看成是一种天赐的恩典。”

第三章 出言不逊的先知

真主的使者和他的忠实追随者历来以言辞优雅温和、坚忍不拔、胸襟广博，甚至对敌人宽宏大量而著称，他们面对指责报以祝福，面对诅咒还以祈祷，面对傲慢报以谦逊，面对卑鄙粗野还以宽宏慈祥。他们从来不有怨必报。诸如对人的冷嘲热讽，指戳戕害等行为在他们的一生中从来不曾有过。倘若非要拒绝某人，也总是语锋明晰直截了当。他们从来没有试图贬低敌对者的出身、门第、血亲，亦或是将他们戏谑。无论对于与己见相同者或相异者的言辞总是以真诚相见，充分地体现了他们纯洁高尚的品行和崇高的思想境界。圣门弟子曾这样称颂穆圣（愿主赞美并赐福他）的言辞：

真主的使者（愿主赞美并赐福他），言辞从来不曾有无意无意的粗俗，也从来不曾在集市场合随意言谈。（提尔米宰）

穆圣的言辞为信士们树立了高尚的风范：信士不可抵毁诅咒人，也不可粗言俗语。（提尔米宰）

米尔扎本人主张，肩负宗教领导使命者应当具有坚忍、宽容、自制的素质。他写到：

伊玛目面对的是素质低下、言语粗俗的百姓，因此他们自身必须保持高尚的行为道德，才不致于被人指戳，确保他们所受的恩典。事实上，一些所谓的“真主的朋友”品行低下，就连几句批评性的真言实语也不能忍受，这是极为可耻的。一位被认为是时代的精神领袖的人物，倘若他缺乏美德，甚至引得众人愤慨无比，这样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能被冠以时代的领袖。

然而，事实却与米尔扎的话大相径庭，他对那些德高望重的学者和领袖作评议的行为，充分地表明他缺乏最基本的礼仪。“娼妇养的家伙”似乎是他特别擅用的言辞，以攻击漫骂其敌对者。³⁶

³⁶ 《真理之光》卷1 第123页

米尔扎的阿拉伯文的散文和诗歌最能表现他擅长的骂技了。试看下例：

现在，如果这伙人要侮辱我，我确实要拔光他们的衣裳，将他们弄成面目全非的尸首。

这伙敌人已经变成了我们森林中的猪，他们的女人比娼妇还卑贱可恶。³⁷

米尔扎生活的时代，品德高尚的穆斯林知名人士有毛拉·穆罕默德·候赛因·巴特维、毛拉·那齐尔·穆莱维、毛拉·阿布都·哈克、穆夫提·阿布都拉·唐科、毛拉·艾哈迈德·阿里、毛拉·艾哈迈德·哈之和毛拉·拉希德·艾哈迈德·嘎格黑。米尔扎诅咒他们是“狼和狗”，“该死的东西”以及“可恶的东西”等等。米尔扎曾如法泡制了一首酸诗来污蔑抵毁当时知名学者和领导人物曼合尔·阿里·沙·格拉维，诗中有这样两句：

我要说：唉！格拉维该死的东西

³⁷ 《启明星》15页

你罪该万人诅咒唾弃

可怜卑贱的人啊！

曾信口滋黄地议论我

人在挑战时都在经受考验

米尔扎对这些诽谤之语并未感到满足，有时候，他不但诅咒自己的敌对者，而且数倍地重写“诅咒”一词以示程度强烈。譬如，他在咒骂毛拉·萨那伍拉时将“诅咒”一词连续写了十次。诅咒基督教徒时，米尔扎将这个词写了一千次才得以解恨。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人性本质的暴露。

就让我们以米尔扎攻击其敌手的几例来结束这部分的记述，他曾对知名学者说：

唉！德性败坏的阿訇们！你们要将真理遮掩多久呢？你们什么时候才能弃绝犹太人的陋习？唉！暴虐的阿訇们，呸！你们这伙视谎言妄语为玉液的家伙。

米尔扎又写到：

动物界中最令人憎恶肮脏的是猪，但比之有甚的莫过于

那些蓄意蒙蔽真理的人。吞食污秽死尸的阿訇们！唉！肮脏无比的幽灵！呸！你们充满敌意地掩盖了伊斯兰教的真凭实据。唉！阴暗角落的蛆虫！你们怎么能够遮掩得了伊斯兰真理的光芒。

米尔扎补充到：

这伙人会因此准备发誓吗？不，绝不，因为他们是骗子，是象狗一样吃肮脏死物的东西。

本章的主题实在不能让作者本人感到愉悦，也不能让读者们感到有乐趣。因此，就写到这里，把它留给读者们去猜想米尔扎花团锦簇的暖阁内含苞待放的物什罢！

第四章 未实现的预言

1888年，年届五十岁的米尔扎向他的一位亲戚米尔扎·艾哈迈德·拜格的女儿求婚。他声称已受到了真主的启示，真主向他许诺了这件事情，这桩婚事急待成熟。

1888年7月10日散发的一封宣传单上米尔扎写到：全知全能的真主责成我应当迎娶艾哈迈德·拜格的长女，并告知善待他的言行完全基于对这桩姻缘的许可，这是他获得恩赐的源泉，是领赏恩典的迹象。他将因此而获得的恩惠都已记录于1886年2月20日散发的传单上。倘若他拒绝了这桩姻缘，他的女儿将有一个不幸的结局，那位娶了她的郎君必在婚后两年半内命归黄泉，她的父亲也会在三年内必死无疑，该家族也因此受到牵连而贫困潦倒困窘不堪。这期间，将有重大的灾难性事件降临在她的头上。

在《解惑》一书中米尔扎对这种预言作了这样的记述：

清高的主启示尊贵的人（指米尔扎本人）拜格的长女将配嫁给我，这伙人必然因此深怀敌意大加阻挠，但是，这桩姻缘最终会成为现实。

清高的主必以各种方式成全这桩姻缘，无论她是少女亦或是寡妇，任何人也阻止不了真主旨意要成全的事。

预言的重要性：

这一问题关联到米尔扎的家庭生活，通常与历史因素无多大联系。向女子求婚的人难以计数，或成或败极为平常。然而米尔扎坚持向这位女子求婚却是极为重要的事宜，这将最大程度地成为检验他的预言成败的标准。米尔扎发表他将迎娶这位女子的预言后表示：

“这将告诉人们，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检验我的预言的标

准了。”³⁸

或许有人认为对于抽象意念、信息发生误解是可能的，有时候，人们误将其与灵感混同起来。对于米尔扎的这一预言，的确是没有这种可能性的。预言本身的挑战力量排除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米尔扎说：

为了证实某一问题的正确性，向敌对者发出的预言包含着特别的灵光和引导，从而使他们敬畏真主，并得到明确的示意。

或许有人对于米尔扎的预言不屑一顾，因为他有这种随意预言的习惯。事实上，米尔扎作品里充满了预言。仅这一预言显得至关重要，以致米尔扎断定，它是天启的迹象和主的定然。他不仅将这一预言当作是自身真理与谬误的标准，而且当作是伊斯兰教的成功亦或失败的关键。1888年7月10日，他宣布说：

“今日再次重申提请众人注意，真主确已定朵米尔扎·拜格的长女在所有的阻碍因素被铲除后，最终要嫁给这位尊

³⁸ 《论伊斯兰的完美》258页

贵的人，并且将会使不信道者成为穆斯林，为迷惘者指明正道。

所谓降给米尔扎的“启示”是阿拉伯语的，现一并译出：

他们否认我的迹象并大加讥笑。因此，真主是你的援助者，他将惩罚那些阻止这件事的人，并最终将这位女子嫁给你。没有人会抹杀掉真主的言语。你的主是全能的，一切都会依照真主的意愿发生。你与我同在，我与你同在，你必将很快达到一个可颂的地位。他们必将目睹真主的援助和真理，尽管那是一伙本来无知、心灵受蒙蔽、误认为我的言语不能成为现实的人，他们会因此羞愧无比。

或许人们会忘记这处闹剧。但米尔扎却坚信他的预言的实现，因此一再地信心十足地重复声称：

等待吧！1888年7月10日的预言必将成为现实。

与之相关的还有一段“启示”：

他们问你，这是否是真实的。你说：是的，凭我的养主，它是真实的，你们不会阻拦它的发生。我的确要将她配嫁给

你。我的言语是丝毫不变的。当他们看见这种迹象时，他们背转面孔说：这完全是骗局，是不可思议的。

米尔扎在致印度宗教领袖和学者的阿拉伯语信件中写到：

前定是必然的，并将最终得到真主的裁决，因此这桩姻缘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现实。凭降示了穆圣并使之成为最优秀的使者和最完美的创造物的养主为证，这是真理，你们必将亲眼目睹。我也将这一喜讯作为我的真理与谬误的评判标准。我受到真主的启示才敢开口述说这件事。

米尔扎极力强调了这一预言的重要性，并视之为真主的迹象，他说：

对于这一预言，那些具有远见的阿利亚派作者已经表明，倘若它成为现实，那的确是真主的作为。这一预言触怒了那些拔剑张弩的鲁莽之辈。洞悉自己的处境的人会认识到这一预言的至关重要性。每一位读者，无论他有多么大的偏见，他必然地要认可这一预言的内涵是超出人的能力的。

后来米尔扎的病情加重，自知病入膏肓，因此对他的预言

的现实情况开始动摇了，这时，他受到了新的“启示”，再次肯定了此事，他写到：

在这一预言公布于众至今没有成为现实之际，贫仆身患重病几近亡故而不能实现夙愿。此刻这一预言的实现迫在眉睫，似乎最后的时刻已经来临，翌日便是我的殡礼日了。那时我想这一预言或许包涵我已不能理解的意义。身处如此受人指戮的境地，我受到了启示：“这件事是降自你的养主的真理，你为什么要怀疑呢？”

米尔扎声称他的姻缘是定然——是天上定的，别无选择；这桩婚姻不但是他诚实的标志，而且是启示他的主的诚实的标志。因此，米尔扎自视为伊斯兰的真正代表和先锋，他个人的荣誉即是伊斯兰的荣誉，他认为这桩姻缘事关伊斯兰本身的成功与失败。

米尔扎躬身开战

米尔扎·艾哈迈德·拜格对此置之不理，并决定将自己的

女儿许配给另一位名叫米尔扎·素尔丹·穆罕默德的远亲。米尔扎得知了这一消息，极度的渴望和过分的自信心在米尔扎的内心受到了撞击。他的预言业已连篇累牍地刊登在报刊杂志上，成了人们的热点话题。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都热切地观望事态的进展。这件事情一时间被渲染得满城风雨，远远超出了皇室王子婚姻风波的花边趣味性。米尔扎不遗余力地屡次发表挑战性文字，使事情显得更加复杂紊乱，该女子家族成员全部反对米尔扎的要求。对米尔扎来说，事态急剧恶化，这桩婚姻已完全不可能了。因此他随后又泡制了晦涩暧昧的言辞，以引咎走出困窘，亦或解释说预言另含它意。

米尔扎相信，受到启示的人应当努力去实现自己的预言，个人的努力与预言本身并不存在矛盾。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米尔扎自提到关于尔萨重返人间的圣训后，就着手亲自督建东宣礼塔。基于这一原则，米尔扎多方周旋求情说服艾哈迈德·拜格的父亲及其亲戚准允这桩姻缘，为此他甚至以猥亵的言行恐吓威胁。他的公然不遮掩的要求以 1888 年 7 月 10 日的公告为

佐证。米尔扎对这桩姻缘的准允以神圣的恩赐相许诺，对它的拒绝以毁灭相恫吓。

米尔扎相继给女子的亲属都写了信，包括她的叔叔米尔扎·阿里·舍尔·拜格，她的婶子以及对她的婚事的决定能起作用的所有亲戚。米尔扎请求所有人海涵关照。米尔扎在给该女子的父亲的信中说：

如果您接受了我的请求，这将对于我来说是莫大的荣幸和恩赐，我将祈求真主祝你长寿。我发誓会将我三分之一的土地财产赠让你，我诚实地对你说，我将会满足你的任何要求。

米尔扎在另一封信中这样写到：

敬请您以宽怀仁爱为重，不要拒绝这门亲事。因为，这将是对您女儿的极大的恩宠，清高的主将为此开启你从来想象不到的恩典大门。

米尔扎在给米尔扎·阿里·舍尔·拜格的信中说：

如果您的家族成员一起去说服您的弟兄，难道就不能成

功吗？我是一个迎取她而使她蒙受羞辱的下层人吗？他已经表示同意，后来由于他的弟兄从中作梗而改变主意。对于一个女子我该如何办？她可以嫁给任何人。这仅仅是一次考验：那些我引以为己、想与他们的女儿婚配、生衍后代继承我的血脉的人，如今想放我的血，毁我的名，并且想让我蒙受羞辱脸上无光。然而，真主会使这些人受到羞辱的。他们的确是要将我推入火狱中。

米尔扎还写到：

你可能会注意到，我的预言已广为人知，我以为，将会有上百万的人知道我的预言……我在拉哈尔的清真寺内目睹了成千上万的穆斯林在聚礼后诚心的祈求这一预言成为现实。

米尔扎获悉他的儿媳伊泽特·拜比和她的母亲也反对他的要，求并极力主张把该女子嫁给米尔扎·苏尔丹·穆罕默德时，十分恼怒，给他的亲家阿里·舍尔·拜格写信说：

我已写信给您的夫人，如果她拒绝去说服他，并从中阻

挠这桩姻缘，您就只好自负后果了。我的独生子艾哈迈德也就不允继续确认与你的女儿的婚姻关系了。而且，拜格的女儿一旦举行婚礼，艾哈迈德就会把你的女儿离弃。

如果他不离婚，我会宣布断绝与他的父子关系，不让他继承财产。如果你站在我的一边反对艾哈迈德·拜格并阻止他一意孤行，我会诚心地随你的意图去办。艾海默德依然是我的儿子，并让他善待你的女儿，我的财产就是她的财产。

米尔扎还要求自己的儿媳给她的母亲写信说，如果他们一意孤行，米尔扎就会让她的丈夫把她休弃掉，并破坏她的家庭生活。

拜格的女儿结婚后，艾哈迈德果真把伊泽特·拜比休弃掉了。米尔扎的另外一个儿子，米尔扎·素尔丹·艾哈迈德及其母亲与艾哈迈德·拜格家族成员意见一致。因此，米尔扎宣布素尔丹·艾哈迈德不再是自己的儿子。剥夺了他的继承权并离异了他的母亲。

尽管拜格的女儿 1892 年 4 月 7 日嫁给了米尔扎·素尔丹·

穆罕默德，但是米尔扎并未感到失望。他仍然坚持说她会成为他的妻子。1901年，他发表如下讲话：

她没有嫁给我是确凿的。但是她会按照预言中所说的那样嫁给我。她已嫁给了素尔丹·穆罕默德，我如实地忠告人们，受嘲笑的这件事情不是来自于我，而是来自于真主。一个奇特的效果发生的时候，那一时即将来临，每个人都将因此垂头丧气后悔莫已。

这位女子仍然活着，她将不可避免地走入我的婚姻。我希望，而且对此满怀信心。完全对此诚信。这是真主启示的，必然要发生的。

在最初的宣言中，米尔扎预言迎娶拜格女儿的男人将在婚后两年半内身亡暴卒。这个期限已经过了，但那位男子活得如往常一样，婚姻生活美满幸福。这不得不使米尔扎延长他的寿数。1896年9月16日米尔扎在公告中写到：

真主的惩罚是有条件的定然，对真主的敬畏和归服才能摆脱它，正如尊贵的《古兰经》证明的那样。就这一预言本

身而言，该女子嫁给贫仆（指米尔扎本人）是定然的，不能变更的。正如真主所启示的那样明晰‘我的话决不改变’。因此，如果他们改变了，那么真主的语言就是荒谬的。

在这份公告中，米尔扎又陈列原因：

《古兰经》告诉我们，预言属于有条件的定然。由于促使其发生变更因素的出现，预言之事要推迟发生。这是神圣的规律，古兰经文对此有明确答复。因此，所有受真主启示的预言的实现都应当符合真主的经典中揭示的神圣规律。如今，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另一裨益：天启的知识中有些早已消失的成份如今人们又可以见到它们了。因此对古兰经的研究应当采取新的方式。

米尔扎对他的预言的真实性和未来的实现坚信不疑。他写到：

我屡次重申，关于拜格的女婿的预言是确凿的、定然的。拭目以待吧！假如我是一个谎言的制造者，这一预言到我死都必不能成为现实。

米尔扎·素尔丹·穆罕默德长寿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役。战争中受伤但是活了下来，继米尔扎死后他还活了很长时间。

然而米尔扎却于 1908 年就寿终正寝了。他的婚礼按他的说法也只有在天园中去举行了。米尔扎的忠实追随者们对此哑然不表。只要人的生命存在，预言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就会存在。哈凯目·努尔丁对此作了极富嘎底亚尼耶主观思想的解释，在《宗教的回顾》一书中有这样一段他关于“应许的麦西哈”之死的论述：

现在，我要提醒所有曾经并且仍然在信仰《古兰经》的穆斯林，《古兰经》除了针对接受“天启”的使者外，还针对他的族人，他的继承人和爱他的人。难道这篇预言就不能包容拜格的女儿，亦或是她女儿的女儿吗？难道你们的继承法不认可女儿的女儿吗？

难道米尔扎的后代不是他的继承者？我时常对米洋·麦赫目德说，如果米尔扎死了，这个女子仍没有成为他的婚礼

的女主角，我对他的尊敬将是不会有一点动摇的。



第四部分 对嘎底亚尼耶的评析

第一章 独立的宗教及其教徒

对于嘎底亚尼耶的错误认识，其中有一种就是认为：它的出现仅仅是业已存在的伊斯兰教诸多派别中新增的一支，嘎底亚尼耶的追随者莫非是一个新派别。因此，嘎底亚尼耶的出现并非是穆斯林教派学派史上什么稀有的现象。

对于嘎底亚尼耶的深入研究，一定要打破这种错误的认识，并让每个公正的研究者认识到，嘎底亚尼耶是自成一体的宗教。嘎底亚尼耶教众也是独立的宗教团体，完全不能类同于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民众。下例是一段现任嘎底亚尼耶头目援引米尔扎的话，其中毫无夸张：

应许的麦西哈的话始终萦绕在我的耳际。他说我们与他人的区别不仅仅在尔萨死难或类似问题上。他曾明确指出我们在信仰真主的本质、使者、《古兰经》、礼拜、斋戒和朝觐

等各个方面与他们存在区别。

米尔扎·麦赫目德也声称签于上述之些区别，米尔扎的首任继承者努尔丁曾说：

“他们（指穆斯林）的伊斯兰教是不同于我们的伊斯兰教的。”³⁹

纵观伊斯兰教整个历史，与嘎底亚尼耶具有相同性质，充当穆斯林的绊脚石，试图建立与伊斯兰教具有相同地位的信仰和实践，婉如建立一个“国中国”的模式运动只有一个，那就是伊斯玛仪运动亦称神秘主义运动。嘎底亚尼耶与该运动的做法同出一辙，极为相似。

嘎底亚尼耶企图创立有别于伊斯兰教的新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在所有的宗教生活领域打上自己的烙印。它为信徒创立了新的使者、新的宗教功课、新的宗教使命、新的圣地、新的宗教礼仪和新的英雄领袖。嘎底亚尼耶的这一特征使得它完全不同于基于伊斯兰教信仰而产生的各教派学派，并上升到一

³⁹ 《恩惠》1931.7.3

个完全独立的宗教。嘎底亚尼耶企图基于新的宗教律例和生活准则创立新的民众团体。由于在价值观念、伦理情感、外部着装上的统一，新的宗教信仰组织完全独立于他人而在嘎底亚尼日渐形成。这种走向分裂的趋向，与穆斯林相区别开来的企图，在运动的萌发阶段就产生了。嘎底亚尼耶已经将自己的宗教仪式和圣地与伊斯兰教的宗教仪式和圣地形成鲜明的对比，并声称前者与后者是对等关系。在伊斯兰教体制中，圣门弟子占据了极其重要的核心地位，嘎底亚尼耶也将米尔扎的伴随者们放置到了与圣门弟子同样的位置。下例文字就直观地反映了嘎底亚尼耶的这种思想主张：

将两个群体区别开来（指圣门弟子和米尔扎的伙伴），或者宣布两者中的一个最优，从而否认另一个，是不正确的。实际上，这两个群体本为一体，只不过存在时间上的差异罢了。他们是先前得到了熏陶的，而这伙则是后来的使者教育的。

与此同时，嘎底亚尼耶视米尔扎的坟墓与贵圣（愿主赞美并赐福他）的墓地和绿顶的圣寺一样。《恩惠》应嘎底亚尼耶培

训机构之约刊文，对那些来嘎底亚尼参加宗教会议期间未观瞻米尔扎坟地的人的宗教感情提出了质疑：

亲临嘎底亚尼而没有跨进那尊贵的墓地一步去观瞻的人，他的情形如何？那里躺着连真主择选的众使者都向他道安的最优秀的使者。封印万圣的使者曾说：“他将被安放在我的墓旁”。麦地那绿顶圣寺的光泽也将转移到这所白色的屋脊，人们必能感受到只恩赐于贵圣墓地的恩泽。在盛大的艾哈迈迪耶朝觐行列中，未曾享受这一恩典的人多么不幸啊！⁴⁰

正是因为嘎底亚尼镇在嘎底亚尼耶中所处的宗教、精神核心地位，因而成了新的使者和新的“伊斯兰”萌发的温床与园圃，嘎底亚尼耶教众把它当作与麦地那一样神圣的地方，言及必提。米尔扎·白希荣丁·麦赫目德在他的一篇演讲辞中说：

我们尊敬了麦地那不以为着就冷落了天房；同样地，我们尊敬嘎底亚尼镇，不意味着冒犯麦加和麦地那……清高的

⁴⁰ 《恩惠》卷5 第48页

主确已使这三座城显得无比高贵，并将他们拣选，以宣示主的恩泽与光芒。

米尔扎·胡拉姆·艾哈迈德本人就将嘎底亚尼与麦加对等起来。他曾说：

嘎底亚尼现在是受人尊敬的地方。由于世人的敬仰，成了类似禁地的地方。

米尔扎甚至牵强附会地说《古兰经》明文提到了嘎底亚尼，即“远寺”就是嘎底亚尼的“麦西哈的寺”。他这样写到：

真主将贵圣从麦加禁寺远调到了耶鲁撒冷，真主也将以同样的方式把他从伊斯兰的辉煌时期调至现在，即从穆圣的那个时代到伊斯兰的复兴时代——麦西哈来临的时代。从这个角度来讲，贵圣莅临伊斯兰复兴时代是灵魂转移，远寺就指的是座落于嘎底亚尼的麦西哈的清真寺，对此真主曾说：“我将对那个地方普慈特慈。”屡屡提到的“赐福”一词正是《古兰经》明文“我将赐福那邻近它的地方”所使用的词。因此《古兰经》明文提到嘎底亚尼是毫无疑问的了。

这一信条的结果就在于确立对嘎底亚尼享受每年一度如同朝觐天方一样神圣的朝觐活动的合法性。这就无怪乎嘎底亚尼耶领导人宣称朝拜嘎底亚尼是“朝觐的影子”，对于那些无力去麦加的人，他们宣称这是对麦加朝觐的代替。米尔扎·白希荣丁·麦赫目德曾说：

那些力能所及拥有钱财者应当去朝觐，然而，伊斯兰这项神圣的运动最先在贫困的人中间盛行开来，教法明文免去了贫困者赴朝的功课。因此，真主制定了“类朝觐”（米尔扎称其为朝觐的影子）以便真主意欲发扬正道者和贫困者——印度的穆斯林能够去履行它。

对此，嘎底亚尼耶信众甚至言过其实，称对嘎底亚尼的朝访要比对麦加的朝觐功课贵重。这也是嘎底亚尼耶作为一个新的宗教信仰体系的自然组成部分，其信仰的侧重点也与众不同，从而为教众注入了新的宗教血液。嘎底亚尼耶领导人因此说：

没有嘎底亚尼耶存在时期的伊斯兰教，也就是说伊斯兰教没有米尔扎老人家的存在的话，就成了一个干朽的躯壳。

同样，麦加的朝觐功课没有这个朝觐也是干枯的躯壳；因为朝觐功课的目现在已不可能在那里实现。

嘎底亚尼耶教众的这一信仰趋向，表明了他们迥然不同的本质及其自身为新的宗教信仰的追随者的情感。嘎底亚尼耶确已掀开了历史的新的一页，也泡制了一套他们自己的月份名称和别致的历法。

在《恩惠》期刊上，嘎底亚尼耶正式刊发制定了这样一份新的月份名称：

苏里胡，台布里格，艾买奴，沙哈的图，希吉莱，伊黑萨姆，低法，足黑尔，塔布克，伊哈，纳布卧图，法啼哈。

印度伊斯兰教

这种分裂思想和对新的使者的信仰使得嘎底亚尼成为精神、学术、政治中心，从此脱离了阿拉伯半岛的两大圣地麦加和麦地那。教众开始涌向嘎底亚尼这一新的宗教的诞生地。随之，嘎底亚尼耶教众自然地疏远了阿拉伯半岛。那些认为印度

人为一整体血统民族的民族主义者曾被现实给予了重重的撞击，诺大人口的印度民族却深深联系于异邦，其宗教中心、精神价值、圣地以及最辉煌的历史都置于印度疆域之外。因此，这类民族主义者深感嘎底亚尼耶是一次真正意义上拯救印度人的运动，其意识首脑中心不应是在印度之外的地方，而只能在印度境内。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发展，从而可以推动全印度整个民族的共同发展。

嘎底亚尼耶的发展得到了印度民族主义者极大的欢迎，他们曾一直报怨穆斯林真正的圣地在希贾孜并渴望去阿拉伯半岛的做法，现在对于这些人来说，嘎底亚尼耶的出现为他们带来了一线希望的光明。一位名叫珊克尔·苔丝·麦赦拉的印度作家曾经极善于这种观点立场的表达，他不但非常准确地掌握了皈依嘎底亚尼耶所导致的变化，而且他意识到嘎底亚尼耶也并非伊斯兰教支派的事实证据。嘎底亚尼耶信奉一个独立的宗教和教律，并形成独立的宗教团体，他们宣传的是一个新的宗教，创建的是新的社会团体。麦赦拉这样写到：

本国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在于通过何种途径让印度穆斯林群体具有强烈的民族感。在历次的协议合同中，我们都对他们作了妥协，试图说服他们与我们保持团结。但是收效甚微。印度穆斯林已认为他们是一个独立的民族，他们时常不分昼夜的赞颂阿拉伯，倘若他们有了力量，必定要把印度变成阿拉伯了。在这种漆黑危发的境地，印度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仅能看到一线希望，那就是正在兴起的嘎底亚尼耶。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开始涌向嘎底亚尼，他们开始把嘎底亚尼当作是他们的麦加，最终他们将会成为热爱印度的爱国者和真正的民族主义者。

穆斯林群体中嘎底亚尼耶的发展对于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运动只能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我们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研究一下嘎底亚尼耶。米尔扎·胡拉姆，这位出生于旁遮普地区，成长起来后开始对穆斯林发表演说：

唉，众穆民啊！真主在《古兰经》中所说的使者，未来将会来到人间，那就是我。来吧！都集合到我麾下。如果你

们不来，在末日来临时真主不会宽恕你们的，你们将坠入火狱。

暂且不论米尔扎言辞的正确谬误与否，我仅说明的是，当一个穆斯林成为米尔扎的追随者的所发生的变化，他们要信奉如下的教义：

1. 真主不断地派遣人去引导世人，那个人就是时代的使者。
2. 当阿拉伯人道德沦丧衰败时，真主派遣穆罕默德为使者。
3. 在穆罕默德之后，真主认为需要新的使者，于是派遣米尔扎，以便引导穆斯林。

民族主义的弟兄或许会问：这些信仰与民族主义有何关系？回答是，当一个印度教徒成为一名穆斯林，他的忠实和奉献将会转移到阿拉伯的土地，同样地，当一个穆斯林成为一名艾哈迈迪耶教徒，他的视角也发生了变化。他对使者穆罕默德（愿主赞美并赐福他）的诚信也就削减了。同时，穆圣之后继

承人的大权俱在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的手中，现在应当落在嘎底亚尼了。麦加和麦地那将同其它任何宗教场所一样不再显得重要。

作为一名艾哈迈迪耶的教徒，无论他在阿拉伯、土耳其、伊朗或者是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他都应当朝嘎底亚尼致以问候祝福。嘎底亚尼是他得救的地方，那是印度国至高无尚的秘密。

每一个艾哈迈迪耶教徒都热爱印度，因为嘎底亚尼在印度。不仅米尔扎是一个印度人，而且，至今引导他们的继任者都是印度人。

麦叔拉补充说：

这就是穆斯林为何对嘎底亚尼耶持有怀疑态度的一个原因。他们知道艾哈迈德敌视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教。在“哈理发运动”中艾哈迈迪耶教众没有与穆斯林结成一体。因此，他们试图在嘎底亚尼建立哈理发政权，从而取代土耳其和阿拉伯。这对于那些渴望泛伊斯兰和泛阿拉伯思想的穆斯林大众来说是多么地失望，然而这对于民族主义者却是极大的福

音。

第二章 反先知穆罕默德的圣品

宗教确已全美，穆罕默德（愿主赞美并赐福他）是最后的使者，伊斯兰教是真主降谕的最后的宗教和最完美的生活方式。这是对穆民的恩典和提拔。因此一位犹太教学者曾对欧麦尔说，《古兰经》中有一句经文假如出现在他们的经典当中，他们将把启示它的这一天当作全民的节日来欢庆。这位犹太学者所指的《古兰经》文是宣示对圣品的封印和真主恩典的完美的那一段：

今天，我已为你们成全你们的宗教，我已完成我所赐你们的恩典，我已选择伊斯兰作你们的宗教。（筵席章 3 节）

欧麦尔没有对此作争议，只是说穆斯林勿需新的典礼来庆祝，这段经文本身就降示于两个吉庆的节日相合的一天：驻阿拉法特和主麻聚礼之日。

扼制文化混乱局面

伊斯兰教义本身坚决抵制了历史上伊斯兰世界出现的分裂主义运动。正是这一教义使得伊斯兰教没有成为荒谬地寻求使者和伪善者的玩弄工具。这一教义宛如一座坚固的堡垒捍卫了穆民免遭试图摧毁整个伊斯兰教代之以新的宗教框架的伪善家、冒险家迫害的厄运。也正是这一教义，使得全体穆民保持着宗教信仰和心理素质的高度统一。过去任何一个使者的民众都没有能够作到这一点。倘若没有了这一教义的存在，穆民必已分裂成众多的社团民众，每个社团都拥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意识、文化传统、历史发展和贤哲豪杰。

圣品封印的价值

伊斯兰教对于“圣品”终结的信仰是给整个人类带来的无尚的荣耀。这实质上表明人类已日臻成熟并有能力响应真主的最后的号召。它意味着人类不再需要任何新的启示和神圣的交流。这种信仰充分地加强了人类的自信心，因为，知道宗教已达到了完美和最终的存在形式，人类不再前步后觑了。人类不

再渴望有新的启示出现，只是尽力合理使用真主所恩赐的资源，遵循信仰和伦理美德的基本律制去美化自己的生活。伊斯兰信仰教导人类进取向上，激励人类的开发创新能力，向人类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奋斗目标。如果没有这一教义的存在，人类将陷入混乱不堪、四分五裂、踌躇不定的境地。他们总是在寻求天园忽略了现实。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总是感觉到渺茫，每时每刻都有伪道者起来对他们说：“人类的园圃已缺损不全了”，是他让园圃变得花团锦簇，从而让人感到如果他不完美的话，未来还有什么保证呢？因此，众人自己浇灌花园还不如坐等天上走下一位巧夺天工的园丁，做他必要的工作。

嘎底亚尼耶的霸道无羁

在穆斯林历史上诸多反伊斯兰的运动中，尤以嘎底亚尼耶的霸道无羁为甚。原因在于其它运动是笼统地反伊斯兰，而嘎底亚尼耶则采用阴谋的手段直接地反穆圣，对伊斯兰这一最后的宗教形式和穆斯林的团结提出了挑战。嘎底亚尼耶通过彻底

否认封印万圣的使者品级抹去了穆斯林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基本界线。

圣品级的延续

米尔扎布道示众，反对圣品的封印，导致的必然结果是圣品的神圣和崇高在人心中逐步消失。他屡屡强调使者的降世没有终止，将“启示”（伊里哈目）的重要性提升到圣品的基本要素的位置，从而使圣品简化为玩童的闹剧，他甚至把圣品的继续降临与自己相联系起来，认为非自己莫属，自己就是封印万圣的使者。伊克巴尔曾这样写到：

“嘎底亚尼耶的教主妄称，伊斯兰的圣人如果不造就另一个圣人的话，其精神境界是不完美的，他本人的‘圣品’就是伊斯兰的圣人拥有的‘造就圣人’的精神力量发挥作用的见证。如果有人问他，穆罕默德圣人的精神力量是否能造就更多的圣人，这时，他会说：‘不’！这样，他慢慢就吐露心迹：穆罕默德不是最后的圣人，我才是最后的。对伊斯兰的‘封印万圣’

说在人类历史，特别是亚洲历史上的文化价值，他根本一无所知，还以为穆罕默德圣人以后不会有人达到‘圣品’的地位正是穆罕默德圣人的‘圣品’不全美的标志。据我对他心理的研究，他为了鼓吹自己的‘圣品’，一方面自我表榜为伊斯兰圣人的精神造就力，另一方面却剥夺了伊斯兰圣人的‘封印性’，将他的精神造就力局限于只造就一个圣人，即嘎底亚尼耶教主本人。这样，新的‘圣人’就悄无声息地盗取了他称之为精神造就者的‘封印性’”。

理智健全者难以理解的是，穆圣的精神创造力只造就了米尔扎一人，而在过去 1300 年的历史中，或者直到末世来临时却不会造就其他人成为使者。米尔扎·白希荣丁·麦赫目德就此写到：

清高的真主对不信道者说，他们没有正确估量真主，并且认为真主的恩典已经耗尽告罄，因此现在不会再仁慈人任何东西了。同样地，他们说无论一个人是如何地虔诚，甚至

虔诚得愈越了若干使者的品级，真主也不会让他成为使者。这种理解是由于对真主的错误估量所致，然而，我要说将会有成千上万的使者，何止一位！

这种旨在否认圣品封印的思想激发了众多的人宣称为圣。在印度穆斯林历史上，曾经只有阿克巴尔否认封印万圣的使者品级并试图创立一个新的宗教。然而，即使阿克巴尔也未尝如嘎底亚尼耶那样作的俱无细处。米尔扎开启了历史的先河并诱使众多的冒险家、伪善家步其后尘。伊历 1355 年，伊利亚斯·巴尔尼教授记述了仅在旁遮普省的七名这样的伪善者，其实际数目远远超过于此。“先知们”的急剧增多甚至引起了嘎底亚尼耶和米尔扎·白希荣丁·麦赫目德的关注：

看一看在我们阵营里涌现的大量称圣的宣言。我相信这其中没有制造谎言者。事实上他们一开始就受到启示，即使现在仍然受到启示，对此是不必感到惊讶的。但不幸的是他们对自己受到的启示进行了错误的解释。仅我个人就知道他们其的一些人，并且肯定他们对真主是敬畏的、诚实的。只

有清高的真主才知道这种观点究竟有多少正确性，但是刚开始他们是诚实的。他们的启示的一部分来自于真主，但错误在于他们没有领悟启示中的智慧而失足了。

穆斯林的内部冲突

这种卑劣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将直接导致穆斯林内部的分裂。新的使者的奋涌突起触发了严重的内部分裂，这使得穆斯林民族面临厄运。这种思想的蔓延已逐步让民众不再认可使者和信仰的神圣。米尔扎·胡拉姆·艾哈迈德的著述及其追随者的大力宣传引发了这种思想，并在广大穆斯林世界出现使者品级延续的潮流，各“使者”相互奸攻，指责异己者为“不信道者”！这将引发一场什么样的学术和宗教领域的混乱？整个伊斯兰世界将分裂成若干敌对的宗教阵营，从而重蹈众人皆知的几世纪前曾发生在欧洲的宗教混战。从世人中选拔而成为一个群体的穆斯林民族将从此四分五裂反目为仇。米尔扎的追随者之一毛拉·穆罕默德·阿里开始认识到这种危险的局面。但他没

有认识到这种危险局面的大门正是由他的领袖米尔扎亲自打开的。因为在伊斯兰历史上，米尔扎开创了圣品延续的运动。无论如何，穆罕默德·阿里的观点都是值得一提的：

看在真主的份上，请认真考虑，倘若白希荣丁·麦赫目德关于使者继续降世并且有成千上万的使者降生于人世的信仰被接受，正如他在《哈里发之光芒》中所描述的那样，难道这成千上万的派别团体不会相互指责对方是“不信道者”吗？那么，伊斯兰的整体统一性将会发生什么呢？我们只能这样肯定，所有那些使者都是在艾哈迈迪耶阵营内部。那么这一阵营里究竟会分裂出多少个派别？尽管你没有忽视以往所发生的事情，即有的团体是如何拥护圣人，另外的团体又是如何反对他的。那么，曾表示要以穆罕默德之手统一全人类的真主现在要将穆斯林分裂成彼此没有伊斯兰教关系和统一性的互相奸攻为“不信道”者的众多派别吗？你们应当记住，如果让伊斯兰教在未来代替所有的宗教的诺言是真实的，那么成千上万的使者涌现，各自为阵，成千上万

的清真寺涌现，自我标榜为正信和拯救者，指责异己的穆斯林为不信道者的厄运，在伊斯兰的历史上是决不会出现的。

危险的假设

引起穆斯林思想无休止的冲突和穆斯林社会紊乱不堪的米尔扎的一个假设是：“启示和神交”是宗教存在的根本，是敬畏服从真主的自然的表现，是真主道路上最执着的奋斗。米尔扎认为没有“启示和神交”的延续的宗教是垂死的荒谬的宗教；是把人们引向火狱的宗教。如果宗教的信条脱离了神圣的交流，尽管人们在主道上奋斗乃至牺牲，他们仍然是不幸的、盲目的、误入歧途的。在《艾哈迈迪耶的明证》（第五卷）中他写到：

那位使者享有何等的声誉、地位、影响和神示的力量？

他的教众仅仅是一伙盲目的未受到神交启迪的人，相信穆圣之后天启的大门已永远关闭的信仰是多么的愚蠢荒谬啊！直到末日来临，难道再也没有希望了吗？人们所拥有的宗教只是对神话传说的崇拜，那种宗教里丝毫不存在对真主信仰的

痕迹，那仅仅是神话故事的堆砌，甚至假如人们在主道上献身，亦或完全为了求得真主的喜悦而忘却了自我，真主也没有为他打开神交的知识的大门，它还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吗？以清高主的名誉发誓，这个时代再没有任何一位比我更憎恶那种宗教的了。我视那种宗教为恶魔般的卑劣的宗教，我相信那种宗教会把人引向火狱。

逻辑的推理

米尔扎把“神交”当作是知识和得救的根本，是检验宗教真理性的标准。他宣称宗教是极其复杂的，从而使宗教变得十分狭隘，尽管真主确已让宗教显得简单易行。真主说：

真主要你们便利，不要你们困难。（黄牛章 185 节）

关于宗教的事，他未曾以任何烦难为你们的义务。

（朝觐章 78 节）

真主是依各人的能力而加以责成。（黄牛章 286 节）

如果神交是知识和得救的根本，那么再没有比宗教更为困难的事了，因为绝大多数人就根本没有被赋予这种能力，无论他们付出何等的代价，神交的大门将无情地关闭着。如果认真地去研读《古兰经》，决不会发现其中记载直接与真主的交流是信士或得救的人的必然特征。得救和成功的道路《古兰经》描绘得清清楚楚，试看下列经文：

信士们确已成功了，他们在拜中是恭顺的。

（信士章 1 节）

至仁主的仆人在大地上谦逊而行的。

（准则章 63 节）

亦或打开《古兰经》的首页，有这样的经文映入眼帘：

艾列邦·俩目·米目。这部经，其中毫无可疑，是敬畏者的向导。他们确信幽玄，谨守拜功，并分舍我所给与他们的，他们确信降示你的经典，和你以前降示的经典，并且笃信后世。这等人，是遵守他们的主的正道的，这等人确是成功的。

(黄牛章 1--5 节)

《古兰经》中有神交是得道或成功的关键的依据吗？相反，它强调的正是对幽玄的信仰。这种对幽玄的信仰，表示人类对不可感知和超自然事实的认识是基于对主的使者的信仰。现在，如果人们接受了米尔扎关于神交是真实知识和得救的根本的观点，对幽玄的确信就只能是画蛇添足了，《古兰经》对它的强调也就变得难以理解了。

我们之前有众多杰出的圣门弟子，有人或许要问：他们中有多少人曾有过与真主直接交流的经历？在伊斯兰历史和圣训中，又记载了多少享有这种特权的人？即使对那个时代的历史人文风土颇为熟悉的人，亦或在心理学、人文学上有很深造诣的人，也没有谁敢说圣门弟子——逾十万之众——曾与真主有过直接的交流。对圣门弟子尚且如此，又何况对后人呢？

对圣品的反叛

上文所提到的“神交”实际上是一种阴谋，它是对“圣品”

的挑战。如果这种论调蔓延开来，并不断地发展下去，“圣品”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古兰经》和其它宗教典籍将真主的引导、真主的知识、真主的本质、意愿和所有幽玄的存在与“圣品”相联系起来。《古兰经》记述了已得正道者的话：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他引导我们获此善报，假如真主没有引导我们，我们不致于遵循正道。我们的主的众使者，确已昭示了真理。（高处章 43 节）

对于多神教徒和无神论者，真主曾说：超绝哉你的主---尊荣的主宰！他是超于他们的叙述的。视众使者平安！一切赞颂，全归真主——全世界的主！（列班者章 180—182 节）

《古兰经》同时对派遣使者及其追随者作了明文解释：

我曾派遣许多使者报喜信，传警告，以免派遣使者之后，世人对真主有任何托辞。（妇女章 165 节）

倘若对米尔扎所宣扬的神交延续及其神交为得救的根本的论调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此类论调不仅旨在向圣品的封印发

起挑战，而且是对“圣品”本身的反叛。事实上，如果这种意识论调受到重视促长了，宗教信仰将与现今泛滥的神秘主义的精神伎俩毫无别致。

“神交”的来源

这种交流形式的标准何在？何以保证它没有直观地反映个人内在的素质，个人环境、教育、欲望或与遗传相关联的诸多因素。任何涉猎过早期的这种交流案例的人都知道，它的主体完全基于荒谬的假设和古老神秘的概念。试看埃及新柏拉图主义者的精神体验和神交，难道他们不只是在试图支持同时代的偶像崇拜、神话传说和哲学性质的假设？甚至早期伊斯兰历史上，曾经有人崇信神交并渴望神秘直觉的产生，他们妄称与亚里士多德会面并进行了交流。这种现象充分地反映了人们对古典哲学或希腊神秘学派的向往。如果对米尔扎所宣称的他获得的神交加以研究，就会发现那是关于他生活、环境、教育、理想的清晰直观地反映，是他在其中生存并宣扬自己的主张的颓

废社会的一幅画面。事实上，熟悉印度现代政治历史的人不得不认为，米尔扎受到启示真正的源泉是政治上奴役印度的英政府。伊克巴尔作为一名系统研究过嘎底亚尼耶历史的学者，曾作过这样的评述：

“我敢说，其创始人确实听到一个声音，但这一声音是来自主宰生命和执掌权柄的真主呢，还是人们精神憔悴时的呐喊呢，这有待于观察这一运动的性质，以及它给随从者带来的思想和精神气质。读者且莫以为我在使用抽象的比喻。人类历史告诉我们，当一个民族的生命之潮开始回落的时候，颓废本身会变成一种鼓舞精神的源泉，激发该民族的诗人、哲学家、圣徒及官员，把他们组成一个庞大的宣传队，其唯一职责是用诱人的手段和逻辑美化生活中并不高尚甚至于丑恶的东西。这些人不知不觉地用光彩夺目的希望掩饰自己的失意，暗中捣毁传统的行为价值，从而也在消磨偶尔陷入他们圈套中的人的精神意志。当一伙人打着天启宗教的招牌把自己所处的政治环境视作最佳世道时，你能想象他们的思想情趣之堕落。因此，我认

为随嘎底亚尼耶粉墨登场的“演员们”也不过是失意者手中的玩具。”

第三章 拉哈尔派

嘎底亚尼耶不久前仍在嘎底亚尼镇设有总部，现已迁往热布瓦，由米尔扎的儿子白希荣丁·麦赫目德主持常务，将确信米尔扎的“圣品”作为信仰的根本。嘎底亚尼耶教众固守这一信仰。尽管从伊斯兰教的角度来讲那是被彻底否决的，但其教众以身相护恪守信条。毫无疑问这一派是充分地体现了米尔扎的主导思想，即明文告示自称为圣人。

以毛拉·穆罕默德·阿里为首的拉哈尔派的观点却独树一帜。研读过米尔扎作品者都知道，他宣称为圣并指出不信他的“圣品”的人都是不信道者。倘若所言表意确定，措辞明晰，而且米尔扎撰文旨在对国人宣扬他的主张，那么毋庸置疑，他已把自己放在了圣人的地位，并自认有权制定合法与非法，是天启教法的领受者，任何反对他的人都是不信道者，后世必入火狱。然而毛拉·穆罕默德·阿里对米尔扎的宽容似乎超越了

他本人及其后代对他的宽容。这表明毛拉·穆罕默德·阿里在极力维护米尔扎的尊严，捍卫米尔扎的声誉，并极力安抚被米尔扎惊世骇俗的称圣以及称异己的穆斯林为不信道者的宣言所伤痛的灵魂和宗教良知。穆罕默德·阿里试图表明米尔扎从来没有直言不讳地宣称为圣。米尔扎所用的诸如使者、启示和不信道者等词，在穆罕默德·阿里看来，那仅仅是一些隐义的抽象的苏菲术语。显然，如果一些常用变通的宗教术语全然被当作是苏菲神秘亦或是隐喻抽象的概念，那么出自任何手笔的文章都可以漫无边际地去诠释，含义全然不能确定下来。

毛拉·穆罕默德·阿里认为，米尔扎是伊历 14 世纪最伟大的革新家，同时也是一位救世者。嘎底亚尼的两个分支正是在这一点上殊途同归。在他的《古兰经》注内有文字表明他视米尔扎为应许的麦西哈。譬如，他在乌尔都文的《古兰经》经注内曾这样写到：

穆罕默德是被派遣给全人类的使者直到末日来临。因此，宣称自身需要另外的先知或使者是对至仁主的负义。圣

训中麦尔彦之子降世的预言仅意味着该民族中将有一位具有麦尔彦之子的行为的人出世。这正如伊利亚再次出世的预言是由约翰籍他的德性出世完成一样。《古兰经》的这段经文旨在阻止尔萨本人降世于穆罕默德的民众当中。

在阿里的作品中，他也时常视米尔扎为“应许的麦西哈”。仅上述一例我们已不难理解穆罕默德·阿里的宗教观。

对阿里的《古兰经》经注的研究表明，他几乎完全类同于艾哈迈德·汗的思维方式以及诠释古兰经的模式。他与哈凯目·努尔丁交往甚密，其《古兰经》经注的风格充分表明他承袭了艾哈迈德·汗的特征。事实上，穆罕默德·阿里是现代穆斯林中普遍存在人的类型的一个典型代表。他试图将《古兰经》呈现在现代世界及其在现代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人们面前。同时，他自身的意识框架和学术教育在阻止他接受幽玄和超理智的事实。他正代表了这样一些穆斯林的观点，他们接受了现代科学研究的成果，或更准确地说，他们已经接受了不同于科学事实的科学概念，并且把它们当作认可或否定一切事物包括宗

教教诲和天经内含的标准。这类人形成了即定的思维模式，那就是完全反对信仰幽玄世界和奇迹。同时，他们拥有的宗教情愫使他们不愿弃绝明确的古兰经文。这样，他们就试图进入一个中庸的道路。他们解释《古兰经》中的幽玄和奇迹时就用现代人熟知的概念和思想方法去解释。总之，是在试图让伊斯兰教迎合现代人的意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穆罕默德·阿里极其大胆主观地对《古兰经》进行了注释，以诡辩的理论，基于空乏的证据垒砌注释，从而使《古兰经》迎合现代人的兴致趣味。既定公认的注释原则、语言文字规范、常用术语、圣门弟子与阿拉伯人对术语的理解以及早期学者们的要求都被当作不入时的产物抛弃了。穆罕默德·阿里彻底承袭了艾哈迈德·汗的注释风格，仅举下述几例以观其中的特征：

（1）在《古兰经》第二章中，经文说穆萨圣人向真主祈祷给他的民众水喝，真主就命令他用手杖击石。顿时十二道泉水喷涌出来，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足以饮用了。古兰经原文：

当时，穆萨替他的宗族祈水，我说：“你用手杖打那磐石吧。”

十二道水泉就从那磐石涌出来，各部落都知道自己的饮水处。

（黄牛章 60 节）

如果仅凭字面意义去注释这段经文，必然以为这是一件极其不可思议的事情，自穆圣（祈主福安之）时代到现在这段经文一直是这样被理解的。的确，此种事情的发生明显地违背了人的一般经验和逻辑法则。这使得穆罕默德·阿里对经文进行了极为故事性的注释。让我们再浏览一下他对此所作的释意：

《古兰经》文“你用手杖打那磐石吧。”可以有两种译法，用你的手杖打那磐石吧，或者是依你的手杖前去或赶快去打那磐石。阿拉伯语“DWARB”意为打、击、前去、迁移及前进等引申意义。事实上，“DWARB”一词除了极个别的引伸义外泛指一切行为动作，当“地面”一词作了它的宾语，意义特指走动或开路，两词中间放置介词与否，区别在于前者意为在大地上旅行，放置介词后表示在大地上前进（赶路）。经文中“打”的宾语是“磐石”，这表明它是一块巨石或山崖。“ASA”原意指手杖、棍棒，但此处特指团结

之邦，该词被形象地用来比喻社会群体。穆斯林中的军事民主派（出走派：哈瓦利及）称“他们破坏了穆斯林民众的手杖”意指他们在团结联合的社稷或穆斯林社会放置了绊脚石——《阿拉伯大辞典》。所以，古兰经文的字面意指你的手打那磐石，或者凭依你的手杖或宗族前去那山崖。《古兰经》的涵义要么是指穆萨在真主的引导下用他的手杖击碎那块特指的水自其中神秘涌出的磐石，要么是指前去那座泉水自其中流出的山崖。

这段经文注释旨在为采用后者的注释方面埋下伏笔，因为对神秘奇迹的肯定在他看来那是传统的和“不科学的”。

〈2〉阿里对下列经文进行注释：

当时你们杀了一个人，你们互相抵赖。而真主是要揭穿你们所隐讳的事实的。故我说：“你们用它的一部分打他吧！”真主如此使死者复活，并以他的迹象昭示你们，以便你们了解。

（黄牛章 72-73 节）

对此段经文的大众性解释是：一个以色列人被杀，凶手未

捕。死者的家属要求穆萨求真主显明凶手。起初，以色列人被责成献牲一头牛，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后极其勉强地执行了牺牲。真主为了显示其中的奥妙和他们对主的命令的报怨犹豫而得到的回报，命令他们用被牺牲的牛的某一部分去击打亡人的尸体，死者就会说出凶手的名字。这是教诲犹太人服从真主的命令的非常有效的方法。事实上，任何没有被其它思想影响而阅读这段经文的人都是这么去理解的。但由于其中牵扯着对神秘奇迹的肯定，穆罕默德·阿里作了迥然不同的注释：

这则故事通常被经注学家不依任何圣训加以解释，也未参考《圣经》。对这起事件不断然的记述蕴涵着重要的历史事实，几乎尔萨时代之前犹太民族的所有顽固不化的史实都被提到了，这件事情指的正是尔萨本人，他的死莫衷一是，疑团如云。当我们把此处的注释与第四章第 153—157 页同一事情的注释作比较时，这种推断就愈显可靠，在前三部分例举了几乎所有的事件后，《古兰经》以下例的经文对犹太人进行了谴责：“又因为他们说：‘我们确已杀死麦尔彦之子

麦西哈·尔萨，真主的使者。’他们没有杀死他，也没有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但他们不明白这件事的真相。为尔萨而争论的人，对于他的被杀害，确是在迷惑之中。他们对于这件事，毫无认识，不过根据猜想罢了。他们没能确实地杀死他。”

（妇女章 157 节）

这段经文对黄牛章 72、73 节经文作了答复，只不过此处的经文略去了姓名。通过比较可以明确地认识到此处经文指的就是尔萨被杀事件。经文使用了“你们杀了”一词，原因在于首先犹太人承认他们已杀害了他，其次，当一个人表面看来已死亡，就可以假设被说成是被杀害的。

古兰经文提到用一部分去打尸体的命令，穆罕默德·阿里对“它的一部分”作了如下解释：

经文“用它的一部分打”的阿拉伯语法构成是很复杂的，但与第四章第 157 节的经文相比要明晰。阿拉伯语动词“打”包含的意义甚多，诸如敲打、打比方，以及古兰经文“真主

将真理与谬误作对比”（雷霆章：17节）中的“对比”含义。

经文“它的一部分”中的物主代词“它的”，指杀人的行为，在尔萨被杀案中凶手的行为没有施实完整，正如福音中所述，在他被从十字架上下后，他的双腿没有被贼人破坏。这个句子的意思是依照我们所接受的“打”的意义确定的：用部分死亡击打他，或者说，把他的境况比作半死不活的死人，正如第四章157节经文所述情形一样。在犹太人的历史中再没有其它任何形式的凶杀案足以使整个宗族都成为犯罪者，同时用以解答这两节经文所述的内容。

这种推理就是上面我们说过的那种思想的结果。为了否认奇迹，任何类型的推理都介入进来，包括阴性代词转化为阳性使用的内容。尔萨一事本与明文没有任何联系。

（3）为了证实尔萨的“圣品”，《古兰经》一再提到，尔萨曾用泥土做了一个象鸟一样的形体，然后他对这一形体吹口气在里面，它就象真鸟一样展翅而飞了。

我必定为你们用泥做一个象鸟样的东西，我吹口气在里面，

它就奉真主的命令而飞动。

（仪姆兰的家属章 49 节）

这段经文显然在示意一种奇迹。为了回避这种奇迹，穆罕默德·阿里作了极其或然的解释，其中就经文中的四个词组：创造、泥土、吹气和鸟儿作了文学性注释。他认为此处创造意为决定某一事物。关于吹气和泥土，他说：

“据说人是由泥土或污泥而创造来的，这是对自己起源的谦逊立场，然而‘吹气’入其体内使得他赢得了众天仙的敬重。”

对于鸟儿一词，穆罕默德·阿里说，它是仅象狮子被用来比喻勇者一样的鸟儿。他说在寓言故事中鸟儿一词未尝不能象征一位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的人，他不屈服于大地或大地上的性灵物什。通过对这些词组文学性的剖析，穆罕默德·阿里认为经文的意思是：

所以这里的意思是指尔萨将灵魂吹入人体使他们超越于那些屈拜大地者，尔萨的众使徒都是出身非常卑贱的（即

寓言中的污泥一类)，他们的思想从来没有超越他们自身的行为，他们将一切遗留给了他们的主，凭主的意志来到世间宣扬真理。毫无疑问，此处，仅仅那些泥土具有鸟儿的体形，真主的使者将真理吹入他们的体内，使他们成为翱翔云霄的鸟儿。⁴¹

〈4〉《古兰经》记述了苏莱曼圣人例举真主对他的佑助，他说：众人啊！我们曾学会百鸟的语言，我们曾获得万物的享受！这确是明显的恩惠。

（蚂蚁章 16章）

正因为懂“百鸟的语言”与人类的常规经验相背逆，穆罕默德·阿里认为百鸟的语言知识表示苏莱曼利用百鸟来传递信息。他这样说到：苏莱曼对鸟儿语言的理解可以理解为他利用鸟儿传送异地信息，这些信息就喻示为鸟儿的语言。

等到他们来到了蚁谷的时候，一个母蚁说：“蚂蚁们啊！快进自己的住处去。”

⁴¹ 《穆罕默德·阿里经注》144页

(蚂蚁章 18 节)

此处穆罕默德·阿里驰骋想象，据他认为，“蚁谷”并非传统的表面意义的注释那样，“蚁谷”此处特指阿拉伯的一个部落宗族名称，即“蚁族部落”。经文中的母蚁被他作了这样的解释：

“它是一部落的名称，这个名称也是加授给手中持有幼蚁的孩童的，因为据说那样的孩童是聪颖灵利的。”

〈5〉《古兰经》第 34 章同样提到了苏莱曼：

我决定他死亡的时候，只有吃他的手杖的蛀虫，指示他们他已经死了。

(34 章 14 节)

穆斯林正统经注学家在解释这段经文时指出，苏莱曼当时拥有精灵们为他建造的殿堂，当他知道自己已临近亡故时，对精灵们述说了建造的计划，随后将自己关进了一个水晶屋中，将自己的余生奉献给了对真主的崇拜。天仙摄取了他的气息，他的遗体置放在木制的架床上，精灵们持续劳作了很长时间，没有任何人感到苏莱曼已经过世。当殿堂建筑竣工时，支撑他

的遗体的木架床因蛀虫啃食而散架跌倒，众人才知道了他的死讯。精灵们也意识到了自身所知幽玄知识的有限。众人也开始认识到如果精灵们凭着知晓幽玄的能力注意到了苏莱曼的过世，那么他们早已摆脱了承受已久的卑微。

现在，超然性事件肯定发生了，那么，穆罕默德·阿里又要作一种奇异的解释了。这是他对这一问题的观点：

啃食他的木床架的生灵正是指他的后裔的孱弱统治，苏莱曼王国在他的手里分崩离析。史实表明苏莱曼的继承者骄奢淫欲，轻待老者们的上书谏言（列王志 12: 13），正是他的奢侈的秉性，散漫的生活作风，《古兰经》才称他为大地的被造物。他的床架啃食缺损标志着他的王国的坍塌。上文提到的精灵们意指被苏莱曼征服过的反叛部族，他们对以色列人进行了很长时期的反抗运动，直到该王国没落崩溃。

〈6〉另一个具同类注释风格的例子表现在对下列经文的注释：

他曾检阅众鸟，他说：“我怎么不见戴胜呢？它缺席吗？”

（蚂蚁章 20 章）

经文中的“戴胜”常被理解为一种特别的鸟儿，经文保持了与前面关于苏莱曼知晓百鸟——正是他检阅的那些鸟儿语言知识的经文同一的风格。然而因为不正常的现象是人与鸟儿会话并让它们报数，鸟儿应当在他的面前陈述解释自己的作为，穆罕默德·阿里任意大胆地想象，把“戴胜”解释为苏莱曼王国情报部总长官。他写到：“戴胜”不应被理解成“田鳧”鸟儿，而只是一个叫那个名字的人。很多语言中，一个人的名字可以动物的名字来命名。阿拉伯作家称一位国王叫“胡达迪”（《阿拉伯语大辞典》），这几乎与《古兰经》中所说的“胡迪胡德”（戴胜）是一致的，随后的经文明确地表示苏莱曼说得是他的一位官员……⁴²

在穆罕默德·阿里乌尔都语版本注解中，他处心积虑顺应形势指出戴胜是一位情报官员，当苏莱曼检阅众鸟——他们通常肩负情报工作，他发现情报部的官员戴胜缺席。

⁴² 《穆罕默德·阿里经注》 731 页

〈7〉《古兰经》记述了不同类型精灵的存在。

你说：我曾奉到启示：有几个精灵已经静听，并且说：我们确已听见奇异的：《古兰经》。

（精灵 1 节）

《古兰经》文和圣训，穆斯林长期的信仰以及人类日常观察到的都充分地证明了精灵的存在。穆罕默德·阿里当然也不能够断然地反对这一信仰，视它为谬论。他只是好象在回避这一问题。他依赖经文试图另作解释。他曾认为“JIN”（精灵）一词表示伟大的君主或者有强权的领导人，他们因身份显赫有别于民众而不随意混杂于他们当中，所以他避世远居或“从他们的眼中隐藏”。更令人惊异的是他试图将此解释为基督教徒。他认为这章的经文是预言性的，述说的是未来时间，当基督教民众构成人类的主体——那是精灵内涵意义之一，他们将接受使者带来的真理的教诲。

上文所述仅为几例，穆罕默德·阿里大部头的经文注释作品在现代科学与宗教信仰中的奇迹和超然现象发生相抵触的影

响下重蹈覆辙极尽歪曲，

一位极有见识思想的人曾自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圣门弟子们——最先聆听了《古兰经》，古兰经文以他们的母语而降示，并荣得穆圣的亲自指教，他们对《古兰经》也象这种新一代的经注学家一样地理解吗？他们也认为“用你的手杖打那磐石”意思指“与你的族人前去那山崖”吗？他们也认为“用它的一部分去打他”意思指“部分地杀死他”吗？他们也认为尔萨从泥土中创造了鸟儿是指将灵魂吹入后让他在大地上空翱翔？他们也认为“鸟儿的语言”指的是传递信息的鸟儿，“大地的生灵”指的是苏莱曼的儿子，还有那些“精灵”指的是欧洲的基督教徒、是圣门弟子的后继者或者是阿拉伯的任何语言学家？学者们和经注学家们的理解与穆罕默德·阿里的理解保持一致？这很难以“是”单个的字眼来回答，因为穆斯林经注学家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它会考验穆罕默德·阿里思想的源泉。没有任何一位杰出的阿拉伯学者和阿拉伯文化巨匠能够想象得到近 1300 年后一个非阿拉伯学者凭籍宽泛驰骋的想象对经文的理

解与他们的理解是一致的。

《古兰经》明文宣称它是一部以明白的阿拉伯语降示的“明确的经典”：

这《古兰经》确是全世界的主所启示的。那忠实的精神把它降示在你的心上，以便你警告人，以明白的阿拉伯语。

（众诗人章 192—195 节）

我确已把它降示成阿拉伯文的《古兰经》，以便你们了解。

（优素福 2 节）

我确已使《古兰经》易于记诵，有接受劝告的人吗？

（月亮章 17 节）

如果穆罕默德·阿里经注的方法论被确认为有效，那将意味着 1300 多年以来《古兰经》一直是一个不可理解的秘，悬而未决的疑团。假若抛开《古兰经》的明确意义，置阿拉伯语语法规则于不顾，甚或忽视圣门弟子们对《古兰经》的注释，无视圣训的明文，那将无可避免地要歪曲《古兰经》的经义，最终会视之为戏。如果人们提倡推行这种方法论以图从中寻求解

答，那将是十分危险的，对穆斯林来说是灾难到来的前兆。先前米尔扎·胡拉姆·艾哈迈德对艾哈迈德·汗的经注作了高度评价，对于穆罕默德·阿里的经注他说：

这些《古兰经》注释，既没有凭籍圣训，也没有借鉴圣门弟子的解释和各学派先贤的观点，甚至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引文证据，他们完全效仿了艾哈迈德·汗的自由想象。

第四章 嘎底亚尼耶对穆斯林世界的影响

我们已经了解了嘎底亚尼耶创始人的历史生平，并对其教义主张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现在我们对嘎底亚尼耶作以历史评价，看看它在伊斯兰改革历史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为当代穆斯林留下了什么历史影响？这一持续了长达七十五年之久的喧嚣的宗教运动赢得了什么样的成果？其创始人留下了各种宗教事务的话题，并为此进行了七十多年的探讨，那么这些作品的本质如何？创作的动机又是什么呢？嘎底亚尼耶对当代的教训究竟何在？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应当对该运动兴起的穆斯林世界有一个概然的了解。我们也应当了解一下 19 世纪下半叶的穆斯林国家，他们的处境，面临的问题和困难。

历史学家应当铭记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是，欧洲列强对广大穆斯林世界的侵略，特别是印度。随之缺乏宗教信仰的教育体系被整个地搬了进来，新的世界观和文化伴随着无神论渗

透了进来。

整个穆斯林世界陷入了欧洲列强赤裸裸的军事、文化侵略的窘境，使得宗教信仰、文化教育、物质文明的建设废于一旦。一个十分重要的冲突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宗教信仰与无神论和欧洲文化的唯物主义间的冲突。这一冲突引发了一系列政治、文化、学术、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只能通过坚定的宗教信仰、广博的知识、坚强的自信心和毅力来解决。面对当时形势，广大穆斯林世界急需一位伟大的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人物站起来唤起穆斯林世界进行“圣战”的意识，将所有的穆斯林团结起来，响应伊斯兰的号召，凭籍他的坚定的信仰和渊博的学识把穆斯林团结起来，把不朽的伊斯兰真理与时代的思想结合起来去勇敢地迎接西方列强的赤裸裸的挑战。

这是当时穆斯林世界面临的现实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的衰败和沦丧，其中最为恶劣的就是多神论影响下的教义和行为的猖獗蔓延。

社会上兴起对坟墓的崇拜，人们转而赞颂出真主之外它物

的名称，宗教革新事业方兴未艾随处可见，迷信思想一时泛滥成灾。这种形势急待一位杰出的改革家：一位使伊斯兰摆脱反伊斯兰思想的侵扰，唤醒广大穆斯林认主独一的正信，继承穆圣的风范的人，总之，需要一位让穆斯林学者信仰生活变得纯洁的人。

除此而外，与外国民族的交往使得唯物主义文化思想开始渗透穆斯林社会，腐蚀了他们的伦理道德。伦理道德的腐蚀风化导致人们丧失尊严、为非作歹、追求奢侈、沉迷玩乐享受，效仿英国殖民主子的生活作风和西方文化进而攻击伊斯兰信仰。这种形势已十分强烈地要求一位伟大的改革家奋起抵抗这种腐败风化的趋向，力挽狂澜扼制道德沦丧、学识衰败的现象，抵制政治奴役的侵害和对思想的禁锢。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无知：广大穆斯林对伊斯兰基本教义的无知。受过现代教育的人缺乏对伊斯兰和穆斯林生活原则、伊斯兰历史和自身辉煌历史的了解和关心，对未来是极其悲观失望。伊斯兰宗教学科每况愈下，古老的教学中心几近坍塌。这

一切意味着急需崭新的教育运动开展起来去建设新的校园和教育机构，同时提供必读的教本以提高穆斯林对自己宗教信仰的认识，唤起他们对宗教信仰的激情，以伊斯兰的教诲巩固一个坚定的信仰。

更为重要的是要在广大穆斯林世界召唤穆斯林继承圣人的风范，追求真正的伊斯兰生活方式，拥有坚定的信仰和正直的行为，在真主的襄助下使穆斯林大众超越顽敌，获得今世和后世的荣耀与幸福。事实上穆斯林世界真正的需求并不是一个新的宗教，而是对伊斯兰复兴的更加坚定的信仰。伊斯兰世界从来也不再需要一个新的宗教和新的使者，它只需要恢复原有信仰的活力，对不朽的真理，启示给封印万圣的使者穆罕默德（愿主赞美并赐福他）的经典教诲和信仰的渴求。这一信仰足以扼制住任何时代不义和邪恶势力的滋生。

鉴于上述穆斯林世界之急需，在广大穆斯林世界一时涌现了大量人物和运动，他们不势声张，也没有试图缔造一个新的民众团体。他们只是尽力而为去履行时代的要求和召唤，壮大

穆斯林队伍。他们没有企图创立新的宗教，也没有企图拥戴新使者，更没有使穆斯林社会陷入混乱反叛的境地。他们没有空谈耗时。那些人和运动为穆斯林世界带来了希望：他们的宣扬传道决无伤害，他们的行为工作慨然正直。广大穆斯林因此倍受裨益并深切怀念感激他们。

在那样严峻的历史时期，印度是广大穆斯林世界最伏危机的地区，面临着理论学术和政治上的尖锐冲突，米尔扎·胡拉姆·艾哈迈德也自此起来开始一个新的运动。值得一提的是，他置当时困扰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最重要的问题于不顾，而只关注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麦西哈的死亡和他的自称为麦西哈的问题。他耗尽心血执着于这一问题，宣扬“圣战”已被禁绝，对英政府的忠实是一项必须的宗教功课。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争执不休的辩驳。如果将米尔扎作品中关于麦西哈问题的论述删除掉，很难发现有价值的东西剩余下来。

比之更甚的是，米尔扎自冕为圣，并且宣称：

凡不接受他的思想的穆斯林都是“不信道者”。

从此，米尔扎在自己和穆斯林间构筑起了一堵铁壁。墙的一边是几千名米尔扎的追随者，另一边是广大穆斯林世界，自摩洛哥到中国绵延无疆，他们中间有伟大的人物、正直的改革运动以及有效的机构组织。嘎底亚尼耶孤立地存在，反对整个世界，而且，给穆斯林添加了不必要的麻烦，加剧分裂敌对，制造新的问题。

米尔扎没有为穆斯林文化宗教事业做出什么有价值的贡献而值得穆斯林感激，他也没有发起一个广泛的、维护穆斯林团结一致弘扬伊斯兰教的运动，他没有帮助穆斯林去解决面临的问题，他的运动没有为正在进行殊死搏斗的现代文明带来喜讯。他也没有对伊斯兰在欧洲和印度的传布作出贡献。他给穆斯林带来的只是让穆斯林社会出现思想混沌和不必要的宗教争端。如果说米尔扎获得了成功，那么只有他遗留给他的家人的精神领袖的位子和囤积的财物，这笔神学遗产足以使得米尔扎抵得上阿格哈·汗和他的祖上。

事实上，这场运动仅仅是一处闹剧，没有任何内在的活力能够让嘎底亚尼耶维系几个时代。它只在印度制造了学术理论上的狼狈混乱，尤其是他那个时代的旁遮普地区。嘎底亚尼耶受惠于当时的英殖民政府，该政府肆意摧毁伊斯兰生活方式的基础，让新一代的穆斯林对伊斯兰教义、使者的本质属性和真正的精神领袖都十分浅薄无知。它只促长了对英殖民统治者施舍于他们的恩惠的感激。如果没有这些因素的存在，嘎底亚尼耶仅凭一些毫无伦理道德与思想价值、根本解决不了现实问题的奇迹、梦兆、对教义的虚幻的解释和枯燥的没有生命力的神学诡辩是决不会腐蚀困扰一代穆斯林的。我以为这一切都是真主对我们因不知感养主恩典的惩罚。历史事实表明，穆斯林民族曾在过去远离了伊斯兰正教，没有充分地认识为伊斯兰事业献身的正信士。这些罪责导致了我們只得面临罪有应得的不幸——意识领域内的大劫难和我们中间成长起来的散植矛盾与仇恨种子的人。

几年前，我在大马士革大学讲授历史改革运动和真正的伊

斯兰复兴运动时，我对伊斯玛仪教派作过这样一段讲述，兹对嘎底亚尼耶的讲述部分抄录下来：

当我研究伊斯玛仪运动、精诚同志会、伊朗的巴布教团和印度的嘎底亚尼耶的历史时，我认为当这些运动的创始人亲自阅读伊斯兰历史和圣人的生平时一定会被他的言行感动。他没有任何钱财作后盾，没有任何军队武装的支持，在阿拉伯人中脱颖而出，号召人们统一教义和信仰，不久就诞生了一个新的民族，一个新的国家，一种新的文化。他们还会认识到是他一人扭转了历史发展方向的人。这些人的野心勃勃的本质在喃喃地对自身说：“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这些人自以为才气十足，聪明无比颇富组织能力，因此他们想，历史将在他们的手里重蹈复辙，带来顺理成章的效果。这些人希望神圣的力量佑助他们的事业，正如公元六世纪曾佑助了目不识丁的阿拉伯人的使者那一样。因此，他们想，人的本质总是不变的，如果在过去它曾全美了穆罕默德，现在没有为什么不全美我们的。这些人的确看到了完成自己使命的穆罕默德的伟大，然而他们没有明

白真主的佑助正是他的真正的力量，一切凭着真主的意志发生。

没过多久，这些野心勃勃的人的努力就有了成效，他们的后面集结了一批追随者，有时数目达十万之众。他们中间的一些（隐秘派）甚至建立起了自己的国家，疆域从苏丹扩展到了摩洛哥。但是这些只有在他们仍拥有施政能力，行使妖术和秘密组织机构时得以存在。当这一切消失了，他们的政权和辉煌都成为历史的记忆。随着国际强权势力的衰败，这种宗教运动黯然失色，丧失了任何有益于人类生活的存在价值，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与之相反的是，封印万圣的使者宣扬的伊斯兰教迄今存在，并将一如既往地作为全世界的精神力量、引路明灯和伟大民族的奇迹存在下去。各民族的文化凭籍伊斯兰的教诲得以保存发展。伊斯兰教仍然是众多国家和人民的宗教信仰。穆罕默德的使者品级仍然在天空中璀璨夺目，他永远不会变得晦暗，永远不会。

嘎底亚尼耶问题

茂杜迪（巴基斯坦）

上个月（元月份）在卡拉奇召开了一次研讨会，许多德高望重的学者和专家代表东西巴基斯坦所有伊斯兰党派和团体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大会审议了政府各部门提交给国会有关制定新宪法的建议和意见，并一致表决通过了部分建议和改革方案，其中表决通过的建议中有这样一项：

“我们要求国会将米尔扎·胡拉姆·艾哈麦德的所有信徒定为少数民族，与国内其它非穆斯林少数民族一样享有同等待遇。

关于裁决嘎底亚尼耶性质的这一特殊建议，我们认为是迫在眉睫急待解决的问题。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这是一个不正确的、非理性的建议。

作为学者，我们深感为读者阐明其中的缘由和实据的必要和责任。

嘎底亚尼耶是纯粹脱离伊斯兰教教义的邪教，是自然逻辑推理的产物。嘎底亚尼耶教徒自身主动与穆斯林民众断绝一切宗教和社会联系，以致沦为异教徒的可耻下场是他们作茧自缚咎由自取的。使他们成为离群羔羊的首要因素是他们对“封印至圣”的原则自编自演的一套异端解释，这与广大穆斯林民众的基本信仰大相径庭，背道而驰。一千三百多年来，穆斯林坚信：我们的领袖，全人类的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赞美并赐福他）是封印至圣，是最后的使者，在他以后不会再有先知出现，直到末世。这是正统的伊斯兰教信仰，是《古兰经》教导圣门弟子的精确教义。《古兰经》中说：“穆罕默德不是你们中谁的父亲，他只是安拉的一位使者，封印的至圣！”（盟军章 40 节）这就是穆斯林代代相传，承袭至今的信仰，它绝不允许任何人冒充先知。因此穆圣以后，所有冒充先知的人，圣门弟子和各个时代的穆斯林民众及其领袖们都坚定不移地与之作了斗争。

嘎底亚尼耶首次在穆斯林历史上离经叛道地解释：穆罕默德是众先知的御印执掌者，在他以后出现的所有先知直到现在，

必须要“加盖”穆罕默德的“认证印章”，否则他们的圣品不能被接受。

大量嘎底亚尼耶的书籍可以证明其邪教的本质所在，此处我们仅举三列足观其貌：

“有关封印至圣的意义，应许的麦西哈（米尔扎）说这个词的意思是指加盖穆罕默德的印章，否则，现在你别相信任何一位先知；正如所有的文件单据只有加盖了印章才能生效一样，同样未加盖他的印章和认证的先知的圣品都是不可信的。”⁴³

“我们不否认尊贵的使者穆圣是封印至圣，但是封印不是大多数人所解释的意义，因为它彻底违背了贵圣的非凡人格、宏伟大业和高尚的地位，那意味着先知穆罕默德剥夺了他的教众享受有圣品的极大恩典。”

‘封印’的意思就是穆圣是列位先知的任职御印加盖者。因此，现在只要有一位先知出现，就要有穆圣对他的‘认证’，

⁴³ <<艾哈迈迪耶的明证>>穆罕默德·曼祖尔·伊俩希整编 290 页

我们依照这样的含义坚信尊贵的使者是‘封印的圣人’⁴⁴。

“封印者就是盖印戳的人，如果贵先知是盖印章的人，要是他的民族里没有先知，他怎么能成为盖印的人呢？”⁴⁵

米尔扎玩拆字游戏并非只限于字面就算了事，没有多久，嘎底亚尼耶便公然宣称：

“在穆圣之后，不会只出现一位先知，可能会出现数百数千位先知。”

以上说法公开地发表于嘎底亚尼耶的正式刊物。试看其中的一部分：

“如青天白日一样明显的道理：圣品的大门在穆圣之后一直是敞开的。”⁴⁶

“他们（穆斯林们）说圣品的宝藏已经枯竭了……他们这样乱说，是因为他们低估了清高真主的大能。我要说，不仅有一位先知将会降世，而且将会有成千上万的先知降世。”

⁴⁴ 1939年9月22日发行的《恩惠》报刊

⁴⁵ 1922年5月22日发行的《恩惠》报刊

⁴⁶ 《圣品真相》白希尔丁 228 页

“即使有人将剑放在我的脖子上要我说：‘穆圣之后再也不会出现先知’ 我将毅然地对他说：‘你说谎，在他之后必定会出现许多先知。’”

就这样，米尔扎开启了伪先知的大门。随后他就公然鼓吹他是新的使者，广大嘎底亚尼耶门徒以假当真笃信他是完美的真正的使者。试看下列嘎底亚尼耶门徒的言论：

“另外，‘应许的麦西哈’米尔扎在他的一些著作中已宣布了他的使命和圣品，正如他写到：我宣布，我是一个使者，一个先知。”他这样写到：“我是奉命传教的一位先知”，我怎么能否认呢？ 我将执行这一使命，直到死亡。”⁴⁷

“伊斯兰教律让我们懂得了“先知”的意义，应许的麦西哈绝不是假冒的先知，而是真正的先知。”

妄称圣人，假冒使者构成的罪恶极多，其中之一就是将不相信这个“圣人”的所有的人定为不信真主的人。嘎底亚尼耶教

⁴⁷ 参阅米尔扎 5 月 23 日写给<<大众消息>>的信，这封信在他死那天 1908 年 5 月 26 日，刊登在<<大众消息>>报上。

主、教徒的言行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在演讲和书刊中公开地将不相信米尔扎的所有穆斯林定为隐昧真主的人。下面我们为读者引证一些他们的原话:

“不向应许的麦西哈（米尔扎）圣人誓约效忠的所有穆斯林都是不信真主的人，是叛教者！无论听说过他的名字与否！”⁴⁸

“一个人相信穆萨，而不相信尔萨，或相信尔萨，而不相信穆罕默德，或相信穆罕默德，而不相信‘在世尔萨’（米尔扎），这样的人，他不仅仅是不信道的人，而且是根深蒂固的不信道者，彻头彻尾的叛教的人。”⁴⁹

“我们相信‘米尔扎’是圣人，是有经典依据的，而非艾哈迈迪耶的信徒却不相信。自然，非艾哈迈迪耶的穆斯林都是不相信真主的人，因为即使否认一个先知也是隐昧主的人。”⁵⁰

⁴⁸ 《忠实的反光镜》35 页

⁴⁹ 《明志》白希尔丁著，载于《宗教比较学》110 页

⁵⁰ 1922 年 7 月 26 日 27 日的《恩惠》报刊

嘎底亚尼耶教徒说，他们同穆斯林不仅在米尔扎的圣品上信仰分歧，而且他们所指的伊斯兰不是穆斯林的伊斯兰，他们的真主不是穆斯林的真主，他们的<<古兰经>>不是穆斯林的<<古兰经>>，他们的拜功不是穆斯林的拜功，斋戒也不是穆斯林的斋戒……总之，方方面面和穆斯林不相一致。1927年8月21日的<<恩惠>>报上发表了嘎底亚尼耶的第二代教主的一份题为<<忠告学子>>的讲演稿，宣称艾哈迈迪耶和非艾哈迈迪耶有着本质的不同，讲稿中有这样一段话：

“……注意，‘应许的麦西哈’（米尔扎）说：他们——穆斯林——的伊斯兰不是我们的伊斯兰，他们的真主不是我们的真主，他们的朝觐不同于我们的朝觐，就这样我们和他们什么都不一样。”

1931年7月30日的<<恩惠>>报上又发表了这位教主的一份讲演稿，其中讲述了米尔扎时期艾哈迈迪耶教徒争论的事。一方说：我们艾哈迈迪耶不必放着穆斯林学校不进，再另盖学堂，因为我们与穆斯林的分歧并不多，何况这些分歧“应许的麦

西哈”已经给我们讲明了。因此我们可以在穆斯林的学校里学习别的知识和法律。另一部分人则持相反的意见，因此双方争执不休。正在这个时候，米尔扎来了，听了双方的陈述后，他下结论否定甲方（根据第二代教主讲述的口吻）说：

“错了！我们与穆斯林不仅在‘尔萨’生死与否方面存在分歧，我们同穆斯林在各方面都存在分歧，有关真主的本能、穆圣、《古兰经》、礼拜、朝觐、天课等等。总而言之，我们在所有的问题中与他们存在分歧！”

由于他们与穆斯林之间存在大量的分歧，嘎底亚尼耶将自己从极端推理的悬崖上推下了深渊，将自己穆斯林的形体跌得体无完肤面目皆非：他们不再同穆斯林一起做礼拜，为自己定了教规，他们与穆斯林断绝了联系！嘎底亚尼耶的书籍为证：

‘应许的麦西哈’严格禁止嘎底亚尼耶教徒在穆斯林后面礼拜！⁵¹

“我们必须否定非艾哈迈迪耶派的信仰，不要在他们后

⁵¹ 《继圣之光》白希尔德著 89 页

面礼拜。在我们看来，他们就是隐昧真主的人！因为他们否认认真主的一个使者。⁵²

“有人问我，如果一个非艾哈迈迪耶教徒的儿子死了，在小孩不否认‘应许的麦西哈’的圣品情况之下，我们为什么不能给他站殡礼呢？轮到我回答时，我反问道：我们为什么不给印度教徒、基督教徒的幼子站殡礼呢？——这些人的儿子不也是他们（穆斯林）当中的一员？因此，不可以给他站殡礼。”⁵³

“‘应许的麦西哈’对一个艾哈迈迪耶教徒大发脾气，原因是此人想将他的女儿嫁给一个非艾哈迈迪耶教徒，并多次向教主说明理由，苦苦要求，但每次‘应许的麦西哈’回答说：‘你应留守着你的女儿，别把她嫁给非艾哈迈迪耶人’。后来，‘应许的麦西哈’下世了，此人将女儿嫁给了非艾哈迈迪耶人，代理教主努尔丁撤销了他的伊玛目（领拜师）职位。努尔丁

⁵² 同上 89 页

⁵³ <<继圣之光>> 93 页

担任教主的六年间，尽管此人多次地向他检讨、忏悔，但是教主始终没有谅解他！”

“‘应许的麦西哈’要求教徒对待非艾哈迈迪耶的穆斯林，要象尊贵的穆圣对待基督徒一样，他让我们礼拜也要同穆斯林区别开来，不许我们将女儿嫁给他们，不许给他们的亡人站殡礼。现在，我们凭籍什么与穆斯林保持联系呢？是宗教活动还是社群关系，最大的宗教关系是共同的信仰和相同的功课，最重要的社会关系是彼此联姻。为了我们的信仰，我们失去了这两种关系的发展！如果你们说：他（米尔扎）许可我们娶穆斯林的女子！我说：对！他也允许你们娶基督徒的女子！要是你们再辩解，为什么我们可以给非艾哈迈迪耶道色兰却不许我们和他们通婚呢？我说：“圣训记载：穆圣给人们回答色兰，甚至回答基督徒的色兰。”⁵⁴

嘎底亚尼耶教徒断绝了与穆斯林的各种社会联系，不和穆斯林一起礼拜。千千万万的国民作证，嘎底亚尼耶的实际行动

⁵⁴ <<明志>>载于<<宗教比较学>> 69 页

证明自己已成了离群的羔羊，他们与穆斯林彻底决裂了！他们不再同穆斯林一起礼拜，不给穆斯林亡者站殡礼，不与他们通婚了。

任何一个理知健全的人还会认为嘎底亚尼耶教众和穆斯林仍然是一个民族。嘎底亚尼耶教徒对此又是否愿意呢？我们难道还不该将它法定裁决为异端的邪教吗？他们自半个世纪以来，已经真正地彻底地与我们决裂了！

穆圣之后为什么终断启示，停派先知？实际上，这以嘎底亚尼耶作昂贵而沉痛的历史性代价，曾告诉了我们这一答案。

时至今日，实践告诉我们，真主降示给穆斯林的又一大恩惠是：“清真言”，它使人们万众一心，信仰同一个先知，以维护民族统一，加强穆斯林团结……这起历史事件告诉我们，妄称新的“圣品”会终将一个伟大的穆斯林民族分裂成许多信仰不同相互奸攻的小团体。今天这一历史经验教训使我们能够清醒的认识事件的恶毒，并让我们果断地从穆斯林民族的躯体上割除这个异端，做到防微杜渐，禁绝假圣人从事分裂民族、散

播异端思想的勾当。倘若今天我们对这个分裂民族、散播异端思想的事件依然置若罔闻熟视无睹，不愿忍痛割疮的话，实在是姑息养奸，怂恿许多狂妄者将来也冒充先知，这样的罪责我们无法推卸……我们沉默的态度将不仅会给后人留下很坏的印象，而且它将会导致未来穆斯林社会时刻面临新的异端挑战……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并非危言耸听。为此，我们要求国民议会嘎底亚尼耶法定裁决为非穆斯林少数民族。这是无可辩驳的正当要求和建议。但是，反对这个建议的人企图转移人们的视线，隔靴搔痒地进行搪塞。比如他们说：“互相裁断对方是‘卡菲尔’这一种坏现象从古至今在穆斯林不同的派别之间屡见不鲜，如果打开先例将‘互相裁断’的双方都开除教籍，过不了多久，穆斯林民族将形影全无了。”

还有人说：“伊斯兰教派中，除嘎底亚尼耶外，还有好些教派，他们不仅在基本信条中与大众产生严重分歧，并且他们象嘎底亚尼耶一样与穆斯林大众断绝了宗教与社会联系。你们能

将这些教派也开除教籍吗？嘎底亚尼耶犯了何等的罪恶，使得你们固执地要将它开除，而使别的教派遣遥法外？”

另外，还有一些人被嘎底亚尼耶教徒从事的“宣传伊斯兰”的假象所蒙骗。因此，他们说：“嘎底亚尼耶自始至终一直在维护伊斯兰教，他们与基督徒和攻击伊斯兰者进行了激烈的唇枪舌战，并在世界各地开展宣传伊斯兰的工作，今天能这样对待他们吗？”

就此我们下面一一作答：

第一，不可否认，穆斯林曾一度患有严重的“互相裁断”憋症，一些教派至今仍受此病的侵害。然而那并不能成为将嘎底亚尼耶教徒收容到穆斯林队伍中的理由，原因有几种：

1、部分教派患了不该患的“互相裁断”症，成了不光彩的典型，实在太不应该，但是，不能仅依这一点下结论说：无论某人做了何种不法行为与言论，都不应该裁断他叛教。

如果在无足轻重的枝节问题上，“互相裁断”是不应该的，是丑陋的事情。同样的道理，如果明知某某背离了真理，违犯

了宗教原则，仍不裁断他的行为是“隐昧真主”的，那也是一种严重的错误，甚至是罪恶。

一些穆斯林知道，部分学者有时武断地进行“互相裁断”，于是便断言：所有裁断他人隐昧真主的举动都不许可。试问各位，倘若某人妄称神灵，冒充先知，或完全背离了伊斯兰基本原则，此人仍然是穆斯林吗？

2、被认为是所谓的“互相裁断”典型的穆斯林各教派团体，其学者今天在卡拉奇也聚集一堂，一致表决通过了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基本大法。诚然，他们的行为已经表明：与会成员都是穆斯林，否则，就不会聚集一堂进行表决！还有比这更有力的佐证吗？他们没有彼此裁断为邪教，尽管与会者间存在意见分歧。

唯恐“裁决嘎底亚尼耶叛教”的行为会开历史之先河裁断其他穆斯林教派为异端者，毋须杞人忧天。

3、穆斯林大众将此定为邪教，决不等同于穆斯林教派之间的“互相裁断”。因为嘎底亚尼邪教徒宣布了又一个新“先知”，并

将信仰这个“先知”的人算为一个独立民族，不信仰他的人则被他们定为“不信主的人”。所以，嘎底亚尼耶教徒一致认为：穆斯林是“不信真主的人”！正如穆斯林一致将他们裁断为邪教一样，很显然，这是断然的原则性问题，切不可将它和穆斯林内部的枝节问题混为一谈。

第二，的确有一些非嘎底亚尼耶的教团也与伊斯兰基本信仰存在严重分歧，甚至断绝了与穆斯林的宗教和社会联系，制定了独立的教规，但是，这些教团截然不同于嘎底亚尼耶：

1、这些教团彻底与伊斯兰划清了界线，完全脱离了穆斯林队伍，象散落在路边的石砾，与人们互不侵犯各不相扰，姑且容它存在苟生。至于嘎底亚尼耶教徒，他们则披着伊斯兰的外衣挤身于穆斯林中间；鱼目混珠，散布谬论，拖人下水，诱人上当，与穆斯林争论不休，睚眦必报，从事破坏穆斯林民族团结统一的罪恶勾当，引诱人们登上他们的盗船。穆斯林因此遭受了一场被肢解的灭顶之灾，我们决不能象宽怀体恤别的宗教那样容忍他们的存在。

2、教派问题由来已久，其它宗教信徒与伊斯兰信士是断然区分开来的。任何教派之间的分歧，都不会有损于穆斯林的整体形象。即使将他们视为穆斯林，也危及不了伊斯兰信仰，这些教派更是掀不起任何社会、经济和政治风浪。

至于嘎底亚尼耶，则在穆斯林中间鼓吹散布他们的思想和信条，危及到成千上万意志薄弱的穆斯林的信仰。每个被这一邪教宣传渗透的家庭，都时刻面临着妻离子散、父子不和、兄弟反目的社会问题。

然而，非嘎底亚尼耶的其它教派，从各方面而论，没有危及甚至断送我们民族政治生活的倾向和目的。嘎底亚尼耶则不然，毋庸置疑，他们居心叵测有政治野心，我们对它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

嘎底亚尼耶自开初就认识到：在自由独立的伊斯兰国度，妄称先知的目的是休想得逞的，穆斯林将会唾弃他们的邪说谬论，伊斯兰和这些邪说是水火不容的，将这些邪说谬论强加在穆斯林的信仰原则上，只会危害穆斯林社会。

嘎底亚尼耶也知悉伊斯兰的历史，了解穆斯林自圣门弟子时代到今天是如何同冒充先知和使者的人进行斗争的；在各个穆斯林国家和地区，穆斯林从来不曾将权力和宗教屈膝恭送他人。嘎底亚尼耶同时认识到：只有在非穆斯林政府的国家和地区，讨得“卡菲尔”政府的欢心，出卖灵魂充当他人的犬鹰之后，才能在宗教界内肆意妄为大放厥词，在穆斯林中间散布谬论，播撒分裂民族的孽种。

由于嘎底亚尼耶具有如此的见地，故一直躬身于“卡菲尔”政府，痛绝穆斯林政权，尽管它将伊斯兰这块田园作为他们狼奔逐兔之地；他们离间骚扰穆斯林，只有这样以伊斯兰的名义，才能诱导人们接受他们的妄言，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效忠寄居爬伏在穆斯林的脊背上作威作福的殖民政府的庞大机器，是嘎底亚尼耶获取政治利益的先决条件。只有对主子效忠，替主子分忧解难，讨得欢心后，才能够得以在穆斯林中间施展阴谋。至于独立自主的穆斯林国家，在他们看来是突兀的不毛之地。

米尔扎及其门徒自我表白的言论，兹作引证：

“不然，这个政府（即英府）格外地善待我们，对我们实在是宏恩浩荡。要是我们从这里（印度）出去的话，不可能投奔到麦加，也不可能投奔到君士坦丁堡。”⁵⁵

“在麦加、麦地那、罗马（地中海地区）、叙利亚、波斯湾、喀布尔等地，我不可能如此顺利地进行这项工作。然而在我经常歌功颂德的英政府庇护下却可以这样做。你们扪心而思，要是离开了这个政府，还有谁能收容你们？所有的伊斯兰政府对你们恨之入骨，专等着你们遭难，伺机要除掉你们。因为在他们的眼里，你们都是‘不信道的人’。因此，你们要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恩典（英政府在印度执政）的可贵。你们要明白，真主在这个地区建立了英政府就是为了你们的幸福和利益。如果这个政府被颠覆，你们将会感到唇亡齿寒。

56

⁵⁵ <<艾哈迈迪耶的明证>> 一卷 146 页

⁵⁶ <<宣教使命>>米尔扎·胡拉姆 69 页

“如果你们要企图证明我的言语，就去寻找其它政府的庇护吧！那时候你们就会知道自己将有什么样的遭遇了！只有英政府才是你们的佑护者，那是真主为保护你们而建起的堡垒。你们要仔细掂量它的份量，懂得它的可贵。英国人对你们来说比那些与你们作对的穆斯林好一千倍！因为英国人不想屈辱你们，不杀你们。”⁵⁷

“学习过民族历史的人都明白：波斯政府曾经是怎样对待米尔札·阿立·穆罕默德——巴布教的创始人——和他的那些可怜的门徒的，他们曾遭受不尽的折磨，只因教门事务分歧而已。读过这些重大事件历史的人都知道，1863——1893年间，曾自称为欧洲国家的土耳其政府是怎样对待“巴哈乌拉”——‘巴哈教’的创始人——和他的信徒的。他先被关入了君士坦丁堡阴暗的监牢中，然后又被关进了爱德拉奴法闷热的牢房内。世界历史上，穆斯林曾建立过三大帝国，它们都表现出了与时代文明相背驰的宗派主义短浅的目光。

⁵⁷ <<宣教使命>>一卷 123 页

这更使我们坚信：艾哈迈迪耶教徒的自由幸福是牢牢地系在大英帝国的皇冠之上的！”

“相信米尔扎——愿主使他平安——是真主的一位使者，是不平凡的人物。这样的信士必须发自内心地坚信：英政府是真主赐予他们（米尔扎的信徒）的恩典，他们必须确信：该政府的存在是他们的生命的保障。”⁵⁸

综上所述，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一小撮鼓吹假圣人之徒，他们完全彻底地认为英政府奴役控制穆斯林对他们是全美的幸福。在英政府的佑护下，他们能纵情散播分裂穆斯林队伍的孽种，他们才能进行自编自演新“先知”的闹剧。如果穆斯林自己当家作主的话，这群假先知的“信士”就要受到制裁了。穆斯林决不能容忍任何一种破坏自己信仰、撒播分裂种子的罪恶行径。

更糟糕的是，在巴基斯坦建国后，嘎底亚尼耶又有了一种新的动向和企图。他们企图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巴基斯坦建国

⁵⁸ 1941年9月13日 <<恩惠>>报刊

尚不满一年，嘎底亚尼耶的第二代教主白希荣丁于 1948 年 8 月 23 日在卑璐支省奎塔地区发表演讲说：

你们攻下大英帝国的卑璐支省吧！——它有大约 50—60 万的人口，这个数字虽比别的省份较少，然而它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因此其在巴基斯坦的作用和影响力是不可忽视的。我以美国的宪法为例对你们加以说明，美国参议院来自各州的议会成员人数相等，议员分配额与各州居民人口的多寡是不挂钩的。我们如果将（现在的）卑璐之省与英政府时期的卑璐之加在一起，居民人口一定接近百万，要是将如此一个拥有庞大人口省份的居民转变为嘎底亚尼耶，我和你们一样感到有困难。但是，你们不认为这对于我们来说将会成为可能？如果我们控制了这个省的话，我们可以依靠它开展嘎底亚尼耶的宣传工作，发展壮大嘎底亚尼耶……但是，这一切只有打好根基之后才能成功，你们首先要打好基础……广泛建立宣传基地……如果它的居民都变成嘎底亚尼耶的话，我们就掌握了整个省，我们可以说，这个省属于

我们的！这是轻而易举的。”

行文至此，试问那些据理相争认为穆斯林中有一些派别沾染了“互相裁断”的病症从而要求我们容忍嘎底亚尼耶的人们，嘎底亚尼耶的这些意图和野心在哪个教派中存在？有哪一个教派宣称非伊斯兰制度对它是有益的？有哪一个教派如此固执地反对伊斯兰制度，当伊斯兰国家成立了，它痛心疾首，开动脑筋要建立一个“国中之国”呢？

另一个值得我们考录的问题是，嘎底亚尼耶主动与穆斯林划清了界限，难道穆斯林就该对此无动于衷，不将其诉诸法律裁定他的邪教本质？嘎底亚尼耶挤身于穆斯林大众当中鱼目混珠，干着危害穆斯林的勾当。穆斯林要求当局依法裁定嘎底亚尼耶为邪教，旨在捍卫整个穆斯林社会的利益。嘎底亚尼耶已经自动脱离了广大穆斯林群众，以自我标榜的穆斯林面孔出现时，意在窃取属于穆斯林的社会利益，同时有组织地与穆斯林作抗争，混入穆斯林的队伍传播分裂民族的思想，在政治上大捞一把，最终受害的只是广大穆斯林。

陈述了以上种种劣迹后，任何理智思维者都会断然地将这个脓疮从自己的胸膛割去，确保整个生命有机体的健康。

分离决裂的命运是嘎底亚尼耶自己的选择。嘎底亚尼耶组建了与穆斯林大众断然分离的独立社团，断绝了与穆斯林的宗教和社会关系。事实上，嘎底亚尼耶更应该主动地“递交这个决裂”申请，它已经为自己选择了决裂。倘若今天它拒绝分离的话，也只能咎由自负了。

真主恩赐了我们思维和观察的能力，你们应当清楚，假如嘎底亚尼耶现在还没有从穆斯林大众中分离出去，并且也不想分离，仍要重玩危害穆斯林大众的故技，你们怎么办呢？你们自称是广大穆斯林的代表？

我们中的部分人被嘎底亚尼耶的种种假象蒙蔽了，认为它是捍卫伊斯兰，宣传伊斯兰的宗教团体，因此不该受到这般的对待。

事实上，嘎底亚尼耶一直以罪恶的谎言来维护自身。大量的青年学生因此误入歧途，陷入不能自拔的圈套。这里我们敦

请各位理智地认清嘎底亚尼耶在其“宣传伊斯兰、维护伊斯兰”的口号后面真正的企图。试看米尔扎本人的文字作品，我们揭开他的假面具。

1902年10月28日嘎底亚尼镇伊光印刷厂印刷出版了米尔扎的《心病良药》一书。书后缀补了题为“向尊敬的政府请愿”的附言，内容概要是：

二十多年来，我满腔热情，印发了大量波斯语、阿拉伯语、英语、乌尔都语的书籍，书中反复重申：穆斯林应尽的责任是支持英政府、忠于英政府、停止圣战，这在《古兰经》中没有依据。如果他们还不能彻底改过自新的话，至少不能否认“他们拥有一个慈善的政府——这一大恩典，因此别因不效忠政府成为悖逆真主的罪人。”

其中还有一段是这样叙述的：

“我可以对英政府说：这些教导人们效忠英府的书籍是过去二十年内我对英府的犬马之劳，这是英政府管辖的印度境内的任何一个穆斯林家庭不可能做到的。很显然，二十年

如一日普及这方面的教育，不是忠心耿耿一心效劳政府的人是做不到的。是的，我坦白地承认与不同宗教的人士辩论过，发表过一些辩论和批判性的文章。但是我认为部分基督教书刊充满了尖苛挑衅的言辞，尤其是《艾弗山之光》刊物中的文章，充满了污言秽语，作者用不堪入耳的言语——我们求真主保佑免遭此害——攻击我们的先知，说他（指穆圣）是盗贼，抢夺断路之人，是嫖客。基督教在数百册书中造谣：说他深深地迷恋他的女儿，对她不怀好意；他还是个撒谎者，是职业拦路杀人者——我读了这些书刊，心中担心这些词句会激怒穆斯林。穆斯林生性是蛮横暴躁的，我担心穆斯林会因为别人辱骂他们的圣人再发生暴乱，危及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熄灭他们的愚夫之勇，扑灭他们的怒火为政府排忧解难，我才稍加力度，反驳了这些基督教书刊。这也不失为一种巧妙的政治手段。使穆斯林的怒火不扑自灭。以免发生社会动乱，使政府担忧，对攻击伊斯兰的书刊以牙还牙，

我认为是扑灭穆斯林狂热分子激情之火的唯一途径。”⁵⁹

他在数段之后又写到：

“我对基督教所作的一切批判和反驳，只是想巧妙地策略性地控制穆斯林，使他们心中高兴，以消减他们心中的狂野的冲动。我郑重地声明：我是穆斯林中对英政府最忠诚、最爱戴的了。因为有三个原因使我非常地忠心政府：一，可搭救我的父母；二，政府给了我们恩典；三，主的指示。”⁶⁰

以同样的口吻，米尔扎在《艾哈迈迪耶德明证》一书的附录中，以醒目的标题“感谢政府的关爱”写到：

“我屡次向人们表明，我的宗教信仰就是：伊斯兰分为两部分：第一，顺从真主。第二，听从政府的命令。因为它维护了社会的安定，让我们庇护在它的荫凉下，保护我们免遭不义者的危害。这个政府就是英政府。”

在《宣传使命》（七卷 1922 年印刷）中，我们发现了一份

⁵⁹ 《心病良药》308—309 页

⁶⁰ 同上 309—310 页

申请书，是米尔扎呈交给一高级官员（相当于法官）的。在这个申请书中，米尔扎强调了他的家庭对英政府的忠心，褒奖了他的家族对这个政府的巨大贡献，列举了他父亲米尔札·胡拉姆·穆尔台达·汗在拉合尔法院任职期间受旁遮普省府的嘉奖信函和证书，以证明他父亲“功勋卓著”，热爱英政府，忠于英政府。同样也表扬了他的家庭中其他一些对这个“慈善”政府的效忠。随后，他写到：

“自我青年时开始，迄今已近花甲之年，通过宣传与写作，主要目的是将穆斯林的思想转变到热爱政府。亲善政府上来，消除他们一部分人的错误思想，如圣战等等。这些错误思想有碍于他们思想转变，有碍于他们树立对英府的诚意。

数句之后，他又写到：

“为效忠英府，我不仅努力扭转英政府管辖的印度穆斯林的错误思想，而且我为此编写了许多阿语，波斯语，乌尔都语的书籍，告诉伊斯兰国家的居民，在英政府的怀抱中，

在它茂密的庇荫下，我们怎样自由幸福地过着甜蜜生活的。”

为证明他的巨大“贡献”，米尔扎给这些书列了一个长长的目录，然后又写到：

请政府（英政府）明察，旁遮普和印度其它地区成千上万的穆斯林说我是“卡菲尔”（没信仰的人），他们经常骂我和我的教徒。他们扬言要让我尝尝厉害，百般折磨我，这是不是事实？他们反对我的主要原因是：我不顾穆斯林的反对，发行数千册为英政府歌功颂德的书，我已将这个政府融进了我的灵魂和血脉。我将这些书散播到了阿拉伯和叙利亚等伊斯兰国家和地区。这些事情难道还不是明摆的事实吗？我更加理直气壮地向政府表明：我们新教团对政府忠诚到了极点，它是伊斯兰各教团中最忠心、最热爱政府的，并时刻准备着为政府献身。在我教团的基本信条内，从任何方面讲，都没有妨碍政府的利益。”

他又写到：

“我相信随着我的教众数量的增多，对“圣战”的信仰

者将会消减下去。因为，承认我是麦西哈马赦迪本身就意味着反对‘圣战’的信条。”

让我们仔细考虑一下，象这样的词句能是某一位圣人说出的话？我们想让读者们注意的是：这就是米尔扎的动机和企图，是这个新教创建人在口口声声“宣传伊斯兰，维护伊斯兰，发展伊斯兰教育”的背后自我表白的追求和目标！难道这就是“为教门服务”，以致后来成为人们为他歌功颂德和后辈敬仰的人物吗？倘若心存疑虑，且作三思。兹引证嘎底亚尼耶教徒的表白：

“很长时间后，我们在一个图书馆偶尔发现了一本罕见的书，原稿遗失了，它成了一本珍本。书的作者是一个意大利工程师，曾在阿富汗任要职。他在这本书中写到：”嘎底亚尼耶的宣教员萨黑布·札得·阿卜杜·来推夫，在阿富汗被处决。其原因仅是因为要人们放弃圣战，阿富汗政府担心他的宣传影响阿富汗（追求）自由独立的斗争激情，恐怕受英政府控制。我们从这个方面可以断言：阿富汗政府杀这

个教徒，只因他宣传反战思想。”⁶¹

“阿富汗政府外交大臣发表公报如下：

毛拉·阿布都·哈凯目和毛拉·奴尔·阿里系喀布尔市民，商业店主，迷信嘎底亚尼信条并作大肆宣传误导本国人民的信仰，引起居民的愤慨抗议，经查证两人行为构成犯罪，兹决定于伊历热哲布月 11 日，星期四交付人民予以正法。经过对两人长期大量的调查，发现有关危及阿富汗王国利益的系列文件和来自外国的信件，事实证明罪犯叛国投敌，出卖祖国。⁶²

“我曾到过俄罗斯宣传嘎底亚尼耶，嘎底亚尼耶与英政府的双方利益是息息相关的。每当我号召人们进入我们的教团中，总认为效忠英府也是我的职责。”⁶³

“世人都认为：我们是英国人的代言人。当一位德国大臣在德国参加嘎底亚尼耶一项工程的奠基仪式时，政府采访

⁶¹ 1935 年 8 月 6 日《恩惠》报 白希尔丁的主麻演讲

⁶² 1925 年 3 月 3 日《恩惠》报

⁶³ 穆罕默德·阿立——卡迪尼耶的宣教员的演讲，发表在 1922 年 9 月 28 日《恩惠》报上

他，问道：“为什么您参加这些英国代言人的活动呢？”⁶⁴

“实际上，英政府是我们的乐园。嘎底亚尼耶在它的呵护下一直在前进。如果我们稍稍离开这个“乐园“你们就会知道，毒箭如滂大雨一样会降落在我们身上。我们为什么不感激这个政府的恩德呢？我们和它有着共同的利益，它胜我昌，它死我亡。它的领地扩展到何处，我们就会拥有一片新的宣传地。”⁶⁵

“嘎底亚尼耶与英政府的关系非同一般，因为我们的情况与别的宗教团体有所不同。对那个政府有利的，对我们也有利。英政府扩张时，我们也会巧遇时机向前迈进。如果它遭颠覆——真主不允许这样！——唇亡齿寒，我们也不能太平地生活下去。”⁶⁶

我已为你们清淅地展示了嘎底亚尼耶的真相，撕下了它的

⁶⁴ 嘎迪亚尼耶二代教主的主麻演讲 1934年11月1日<<恩报>>

⁶⁵ 1915年8月19日<<恩惠>>报

⁶⁶ 嘎迪亚尼耶二代教主的通告 1918年7月22日《恩惠》报

“伊斯兰面纱”和伪装，已使它丑恶的面目大白于世了。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嘎底亚尼耶的历史发展及其演变。

大半个世纪内，穆斯林屈辱地生活在英国殖民者统治的黑暗岁月里，旁遮普又出来一个妄称圣人之徒（米尔扎），真是雪上加霜。认主独一和穆罕默德（愿主赞美并赐福他）的使命已将这个民族铸成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完整的社会制度。此人却在穆斯林当中鼓吹：人们如果向往伊斯兰，追求信仰，只信仰穆罕默德的使命还不够，还要相信他也是“圣人”，不信他是“圣人”的人，就是不信真主的人，是非穆斯林。

根据这一信条，此人将相信他的人组成了一个新的教团，一个独立的社群。他们视穆斯林如印度教、基督教徒那样，离群的嘎底亚尼耶邪教不仅与伊斯兰信仰、习惯不融，而且与伊斯兰的志向和幸福观有区别。

这个邪教的创始人（米尔扎）起初就明白：穆斯林社会不可能袖手旁观，任他破坏穆斯林民族的团结统一，随便让他制造思想混乱。因此，他和他的教徒采取了亲善英政府，效忠殖

民者以求庇护的手段。在这种动机的支配下，他们时刻感到自己的利益和“卡菲尔”政府的胜利密不可分。他们妄想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不仅一直控制着印度，而且要在别的伊斯兰国家取得胜利和扩张，以便他们可以更广泛地散布邪说，四处放毒。

凭借外国殖民者的势力，这些邪教徒避开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内穆斯林将他们开除教籍的正义之拳。尽管政府知道嘎底亚尼耶与穆斯林的信仰有别，二者混在一起只会破坏穆斯林的信仰和统一，但它一直将嘎底亚尼耶强定为穆斯林的一部分。为此，嘎底亚尼耶牟取了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暴利，穆斯林却遭到了严重的伤害。

英政府不顾学者们的强烈反对，一直误导并强制穆斯林指鹿为马，说嘎底亚尼耶就是穆斯林的一部分，是他们的社会成员之一，为嘎底亚尼耶在穆斯林中间宣传邪说大开绿灯。如果嘎底亚尼耶被列为穆斯林的教派之一，穆斯林对它就会放松警惕，甚至接受它。而嘎底亚尼耶一直在穆斯林中扩增他们的人员，显而易见，将它列为穆斯林对他们大大有利，可是对穆斯

林则百害而无一利。因为，这个与穆斯林格格不入的教团，象一个毒瘤一样，一直在穆斯林社会中生长、恶化。

由于特殊的政治土壤，当嘎底亚尼耶在旁遮普地区刚探出头时，就兴风作浪，引起了在别的地区不能引起的破坏性的祸患，危胁着穆斯林民族统一。因此，对这个祸根最深恶痛绝的人，便是当地穆斯林。

这个团体从英政府那里得到了很高的职位：在军队、警署、法院和政府的各部门……他们都窃得了要职。这些职位都是政府专给予穆斯林的。政府一直承认：这些职务非穆斯林莫属，并将嘎底亚尼耶当作穆斯林委以重任。而真正的穆斯林在各个部门都遭到冷遇。

嘎底亚尼耶教团

穆罕默德·海代尔·候赛因（埃及）

穆圣（愿主赞美并赐福他）带来了简明的教义和教律。毋庸置疑，探求真理寻觅幸福的仁人志士都遵奉着它。《古兰经》命他们将真理发扬光大，造福全人类。于是他们倾洒热血，艰苦奋斗直到胜利。正教永远是巍然屹立的，不会被邪恶的魔爪玩弄，也不会被欲望的霏霏玷污，维护真理的功劳应归功于《古兰经》和圣训。因为各个时代有许多正直纯洁的人士研究《古兰经》和圣训，他们很快地认识到，这些至理名言得到理论的支持，实践的证明。这些理论与实践把所有私欲薰心的愚夫驳得哑口无言，将一切用心不端的狂傲之徒的野心揭露得淋漓尽致，真主说：“我确已降示教诲，我确是教诲的保护者！”

同时，以往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正教伊斯兰在各个时代都曾遇到投机钻营之徒的破坏，他们背离真理，斗胆妄为篡改教义。

这些骗子不仅来自于某些自称教法专家的学者，更有许多坠入邪道的教派头领们。政治野心、个人虚荣、聚敛财富等各种因素唆使着他们恣意妄为、信口开河，假称自己得到了真主的启示，真主与他直接对话……等等，五花八门的怪异思想。

这些人中，如哈利斯·本·塞尔代，出现在阿卜杜勒穆立克·本·迈尔旺时期，许多人被他蒙骗，法网恢恢，最终还是被抓获，迈尔旺将他处决了，他的谬论也随之消声匿迹了，再如伊斯哈格·艾赫拉斯，出现在萨发哈执政时期，也有大批人上当受骗，当他被正法以后，毒害也就烟消云散了。他们中有些人死后，流毒仍然存在的，如候赛因·本·哈目丹·哈绥布，曾在哈玛出区，拉塔基亚一带散布他的邪教，现在的怒赛里人仍在遵行。

这类人中还有米尔扎·艾哈麦德——嘎底亚尼耶邪教的创建人。阿拉伯国家和其它一些地区如美国等，寄给我们大量信件，询问这个教团的历史及其目前与伊斯兰的关系如何。近期，为揭露“巴哈”邪教，在《伊斯兰之光》杂志第一期第五篇中，我

们刊登了一篇文章。本杂志发行后，我们又收到了大量信函，还有的寄来了嘎底亚尼耶邪教的一些刊物和剪报，邮寄人要求我们对此谬论进行批判，提醒穆斯林不要误入他们的陷阱之中。由于当时手头没有相关的书籍供我们参考，无法详细了解他们的信条和创建人的情况，我们没有草率动笔。近时，我们见到了米尔扎和他的团伙们写的书籍，弄清了这一邪教的来龙去脉。现在我们为尊敬的读者献上几篇有关这一邪教问题的文章，向读者们谈谈这位假圣人的生活成长简历，以便大家明白他的宗教是一个异端邪说，让人们认清挤身于穆斯林中的这些邪教徒奸细的嘴脸。他们在我们的青年一代的心灵中只会传播病毒，埋下祸根。真主说：“是非之祸比杀人更严重！”

米尔扎·艾哈麦德的家世、出生和成长

米尔扎出生于 1839 年。学龄期开始学习《古兰经》诵读和波斯语，十岁时学习阿拉伯语，十七岁时学习语法、语文和哲学常识，后又随他的父亲读了些医书。至于宗教知识，他没有

专门拜师学习过，只是爱好说读而已。

一段时期以后，英国殖民者的魔爪伸到了旁遮普，青年人都想因此谋一份工作以便出人头地，米尔扎自然也不例外。为此，他去了当地的一大城市斯亚克特，并在专员署谋到了一份职务。四年后，他的父亲要他回家帮助自己料理家事生计，他便辞去了这份工作。

米尔扎的父亲 1876 年病危，米尔扎声称：他受真主的“启示”说，他父亲将在日落后死去。后来他的教徒称这是真主对米尔扎的首次“启示”。自这以后，他便发表一些观点和看法，声称那是真主对他的“启示”，但是立刻遭到穆斯林的严厉斥责和批评。此后，他到了卢迪阿纳市，在那里散发传单，宣传自己就是末世来临之时的“应许的麦西哈”，“再世的尔萨”！他的狂妄的罪恶行径遭到当地学者和穆斯林的严厉批判和强烈反对，当时的学者《宏扬圣德》报的主编穆罕默德·候赛因，邀请了外地的许多学者来到卢迪阿纳，痛责了米尔扎的荒诞不经的行为，并约定日期，当众与他辩论，揭穿他虚伪的阴谋。然而，

英殖民市长施米斯偏袒米尔扎，阻止辩论，勒令穆罕默德·候赛因等人即日离开本市。

之后，米尔扎又到了德里宣传他的邪说，学者们同样予以痛击，要与他的邪说进行辩论，他们一致推选纳齐尔·候赛因——当地圣训学权威——与他辩论。很遗憾这不是一场辩论，狡猾的米尔扎将它变成了一场赌咒“游戏”，正如米尔扎的党徒们说的那样。原来，米尔扎在学识渊博的权威人士面前，自觉心虚，为了避免辩论失败的难堪局面和不堪设想的后果，他避实就虚，要求纳齐尔发誓麦尔彦之子尔萨（祈主福安之）一直活着。这样发誓后，如果一年内不遭灾受难，米尔扎便承认自己说谎骗人，冒充先知。纳齐尔等人受了他的巧言蒙骗，按他说的发了誓，这一场“辩论”就这样结束了。

此后不久，德里的穆斯林又邀请了来自博帕尔市的学者，麦哈目德·伯什尔同米尔扎进行了辩论，米尔扎之子白希荣丁每讲述此事的时候，总不谈辩论的结果如何。

1892年，米尔扎在拉合尔组建了“宗教协会（研讨会）”，

许多宗教界的代表都参加了。他的儿子白希荣丁说，米尔扎首先向英政府提出申请，后在英政府的支持下组建了 this “协会”，目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的“使命”。他的教徒说，当米尔扎着手起草会议讲演稿时，得了疟疾，稿子写成后，米尔扎声称真主“启示”了他，与会所有人的讲稿中，只有他的讲演稿是鹤立鸡群，精彩无比的。他的教徒高兴非常，专等着给他充当“啦啦队”喊“好”了！他们说，他的教徒当时不过三百人。

一位暂住旁遮普的土耳其人，名叫侯赛因·卡米·赛菲尔。1897年间，米尔扎邀请他参加一次会议。土耳其人没有接受邀请，米尔扎便亲自到他那里，给他讲自己受到了真主的“启示”，是一位使者等等的一派胡言。米尔扎走后，赛菲尔在《拉合尔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强烈谴责了米尔扎的谬论邪说。文章在当地起了轰动作用，加深了本地区穆斯林对米尔扎的反对和愤怒。

同年，米尔扎巧耍手段，在“以和为贵”的标题下，发表文章，呼吁伊斯兰学者要他们给他十年限期任他宣传。如果他是

假称先知欺骗大众的人，事实和时间把他摔得体无完肤；如果他真是一位使者的话，这次‘休战’就是他们认识“真理”，“立功恕罪”的一次机会。

穆斯林学者不会受他的愚弄，并严辞拒绝了他的“建议”，继续批斗他的谬论，让人们提防他的圈套、陷阱。

同年，米尔扎试图摆脱正义之士对他的口诛笔伐，挣脱这种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难堪局面，他便求见了当时的印度最高法院司法官，递交了一个申请。申请说：“印度社会治安秩序混乱的主要原因就是宗教教派之间的相互寻衅。当务之急是，制定一项法律，允许各宗教信徒宣传他们的教义，保护他们不受外教的攻击、干涉。”

1898年，他禁止将嘎底亚尼耶女子嫁给不信他为圣人的人。同年，他在嘎底亚尼镇建了一所学校，培养后代从小接受他的信条。

1900年，米尔扎在嘎底亚尼镇建了一座所谓的“清真寺”，在真主的保佑下，他的那些上当受骗的亲族们，知道他在胡作

非为，便在这座“清真寺”的正门处，垒了一堵墙。这样一来，他的党羽们只有绕道而行，才能到达寺内。米尔扎便向法院起诉了这件事，法院判决将墙拆除。

同年，他给教徒们作了一次演讲，自称为“启示的演讲”，教徒们将它讹为米尔扎的“奇迹”之一。下一篇中，我们将列举少许，以证明他的一派胡言及荒诞谬论。

1901年，他命令教徒统计人口，并登记入册。他的儿子白希荣丁说，这一年是他们和穆斯林绝交的开始。

1902年，米尔扎创办了《宗教比较》杂志，宣传他的主张。本书刊用乌尔都文和英语发行。他在其中写了一些文章，对伊斯兰学者大加诬蔑。同年，克立门丁向杰卢姆法庭起诉米尔扎对自己的诽谤。米尔扎受到法庭传唤审讯，之后将他释放。

1903年，一名嘎底亚尼耶教徒阿卜杜·来推夫在阿富汗首府喀布尔被处决，原因是他背叛伊斯兰教，宣传邪说。同年，米尔扎发表了一篇文章，出言大骂克立门丁先生，说他是大骗子，欺世盗名该遭唾骂的人。然后，克立门丁先生再度控告他

诽谤罪。米尔扎被传到了杰达苏波的法庭上，法院一审判决要米尔扎赔礼道歉，并罚款 500 卢币。米尔扎不服，提出上诉。爱木尔台斯市法院进行二审判决，英国殖民法官驳倒原判，宣布他无罪。

此后，他又到拉合尔斯亚克特一带游说，号召人们接受他的信条，相信他的使命。当地学者散发传单，忠告人们认清是非，别听他的妖言谬论。米尔扎在一次演讲中，遭到了人们的反对，愤怒的群众试图用石头砸他。然而，正如他一贯的手段一样，在武装警察的围护下，爬上火车，慌忙逃窜了。

为了培养他的宗教“人才”，1905 年，他在嘎底亚尼镇建立了一座阿拉伯语学校。同年，米尔扎到德里宣传，遭到众学者的当面出击。他无法在公共场合演讲，便将一些人叫到他的住处向他们兜售奸计，遭到在场的一部分人的反对和指责。最终，他垂头丧气地离开了这个城市。

在从德里返回的中途，经过爱木尔台斯市，他决定在本市的大礼堂中做演讲，当时正是斋月。米尔扎上了讲台后，他的

随从给他端上一杯水，他便喝了一口，这时引起台下一片哗然，人们纷纷指责批评他的行为。他辩解说自己是个旅行者，许可开斋。接着，人群中又发生了数次轰乱，他被迫取消了这次演讲，在警察的护卫下，灰溜溜地离开了这个城市。

1905年，他又妄称接到了真主的默示，说他死期近在咫尺，并且立了“遗嘱”，他的教众妇孺皆知。接着，他又称真主给了他“启示”，命他率众教徒建立专用公墓，规定想埋进此墓地的所有人，要将自己财产的四分之一奉献出来建设墓地。然而他的死期足足延长了三年，才结束他邪恶的一生！

1907年，旁遮普地区爆发了驱逐洋人自建家园的人民起义运动，米尔扎站在了英政府一边，并散发传单号召他的教徒联合英府，镇压爱国运动。同年，“宗教会议”在拉合尔召开，各地宗教界代表前来参加，米尔扎派人送来一份发言稿，要求在会议上代他宣读。当他的教徒准备起来读他的发言稿时，引起了一片喧哗和嘲笑。

1908年，他又来到拉合尔城，穆斯林对他的到来极度烦感，

学者们每天哺礼后集中到米尔扎住所附近的空地上，提醒人们不要上当受骗。

米尔扎一度就有顽固性腹泻病，1908年在拉合尔期间病情加重，于1908年5月26日（伊历1326年）死去，运回嘎底亚尼埋葬。他的教徒们推选哈凯目·努尔丁为代教主，直到1914年死。死前，将领导权移交给了米尔扎的长子——白希荣丁·艾哈麦德，即现任教主。

米尔扎假托启示，冒充圣人，诈传使命

米尔扎声称他受到了真主的“启示”。在他的“启示的演讲”中米尔扎说：

“这是一部通告书，在这个节日里，人类的主宰颁降了它。”

他接着说：

“不，这是至理名言，全世界的养主用它默示了我。”

他又说：

“洪水发生前，我的主启示我，你要在我的保护和默助下造一艘大船！”

任何一位圣门弟子和前辈贤哲们，都没有宣称过受到了真主的默示。假设米尔扎只妄称“默示”，我们还可能换一种方式去理解：或许他说的“默示”，只是他的感悟和灵感而已，如真主说：“你的主已让蜜蜂感悟（原意是默示、启示）：你依山筑巢。”米尔扎说的“启示”也许是灵感、领悟的意思吧，如果与教门不矛盾的话，我们姑且忍之；如果有背于信仰，我们再反驳他。以上这些只是我们善意的假设，让我们从善意的假设中回到严峻的现实中来吧！米尔扎在许多书中公然自称是一位先知，一位使者。在“启示的演讲”中他说：“你们告诉我，如果我是真主的使者，你们却不相信，你们怎么啦，否认主的人？”他又说：“你们清楚，前辈的人们怎样成了基督徒的，因为他们背叛了真主的宗教！你们能说真主没有派来一位使者？你们怎么说话呀？！”又说：“真主给伊斯兰民族又派了一位贵如尔萨一样的使者，这是对穆斯林的一大恩典，只有瞎子才否认！”随后，他又

说：“尔萨圣人（祈主福安之）是以色列民族的旗帜，我则是你们(穆斯林民族)的旗帜。听着，那些否认妄为的人！”

他曾给他的信徒们散发一份题目为“加入嘎底亚尼耶的条件”的传单，里面有这一段话：

“应许的麦西哈”——米尔扎·艾哈麦德——是真主的一位使者，否认真主的使者就是一桩大罪，能使人们丧失信仰。

嘎底亚尼耶一个宣教员艾卜·尔塔伊说：

“真主赐给了米尔扎所有前辈先知们的恩典，因为众先知的圣品是一样的。”

米尔扎冒充圣人和使者，完全不顾及《古兰经》、圣训和公议三大基本原则，彻底违背经训教导。《古兰经》和圣训明确记载穆圣是最后的使者，封印至圣。《古兰经》说：“穆罕默德不是你们哪一个人的父亲，而是真主的使者，封印的至圣。”如果念经文中“哈提目”（标齐齿符），便是形容穆圣是最后的一位先知，即他以后，再也不会再有先知出现。那么，谁要是在他之后

妄称为圣，便是编谎冒充；假使标开口符读“哈坛目”，也是这个意思。阿语专家们的剖析是这个意思，经注家们也是这样的解释，圣训也说明了这个含义。在《布哈里圣训集》中，艾卜·胡莱勒传述：“以色列的后裔，真主派一些先知领导他们，当时的先知是前赴后继，纷至沓来，而在我以后，不会再有先知。”

在同一本圣训中由艾布·胡莱勒传述：穆圣（愿主赞美并赐福他）说，我和前辈先知的比喻是，某人盖了一座房子，建筑坚实，装饰壮观，只有一个角中还差一块砖没有垒上。然后，人们围着这座房子欣赏赞叹。并对主人说：这儿怎么不放上一块砖呢？”穆圣接着说：“我就是这块砖，是最后的先知。”《穆斯林圣训》中扎比尔传述的词句是：“穆圣说：既然我就是这块砖，我到来了，我就是最后的告辞，封印的圣人！”伊玛目艾哈麦德通过艾卜·图发里传述的圣训说：穆圣说：“在我以后，不会再有圣人，只有一些“喜报”。有人问，什么是‘喜报’，真主的使者呀？穆圣说：“美梦——或者美好的梦境。”类似这样的圣训好多好多，还有许多圣门弟子的名言，如“圣品随着穆圣

的到来就结束了”等等，穆斯林们一致的公议也是，“穆圣之后，再无先知”，这是基本的宗教常识。注经家伊本·克西尔在注解“封印至圣”时说：“真主和使者分别在《古兰经》和圣训中阐明了，穆圣以后，不会再出现圣人，让人们知道，穆圣以后，谁再称‘圣人’，此人就是撒谎造谣惑众者，是魔鬼。”阿卢西在他的注解中说：“穆圣是封印的至圣”，这是《古兰经》和圣训阐明的原则信条，是这个民族一致公认的基础信仰。如果谁有异议，他就是隐昧真主者。”

一个穆斯林，不能象不尊敬主圣的外教人那样，信口雌黄地解释经训，一味迎合自己心中的邪恶动机。你们再看米尔扎和他的门徒是怎样荒谬地曲解封印至圣的正义和明确的圣训的。促使他们信口开河的动机无非是米尔扎卖教求荣冒充先知，为了应合“卡菲尔”的政府，在民族内部制造分裂罢了。

“在我之后，再没有先知出现！”这段圣训被他曲解为“在他以后，不会再有非伊斯兰教的先知出现。”这是米尔扎的又一大杜撰罪。

米尔扎这样曲解，实际上是抄袭另一个假圣人的话，他的名字叫伊斯哈格·艾赫拉斯，出现在萨法哈时代。

伊斯哈格·艾赫拉斯曾假称两位天使到了他眼前，向他报喜，说他已被选为真主的使者了。他便对两位天使说：“那怎么会呢？真主已经在《古兰经》中阐明了“我们的领袖穆罕默德是封印的至圣！”然后，二位天使说：“你说得对！但是，真主指的是：穆圣是封印了非伊斯兰民族的圣品之门，不是说伊斯兰民族中不再出圣人了。”

“启示”对这些人来说，不仅只下降给他们的教主，他的门徒也会受到“启示”。嘎底亚尼耶的现任教主白希荣丁散发了一份传单，被阿卜杜勒迈吉得·卡米立翻译成阿文，并在埃及印刷，题目为“‘启示’的大门为人类四面敞开。”在这个传单里，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话：

“麦西哈尔萨（米尔扎）已经在印度出世了，出生在一个叫嘎底亚尼的镇上，现在门徒数以千计，聆听着真主的启示。”

米尔扎妄称他受到启示说：

“我让你成为领袖，被我启示的人会协助你。”

他们就拿这般话妄称“启示”吗？这就是米尔扎的讲话和文章，里面充满了语无伦次生涩费解的词藻。在他的文章和讲话中，人们只是看到他在鹦鹉学舌。人们照样可以说出类似的话，也能说出比这更漂亮的话。但是，别人的心里没有他这样的邪念：冒充真主给他们的“启示”或者“可信的天使从真主降示给他们的经文”！还有一个显明的破绽是：原封未动地搬几段《古兰经》经文，将它们折散，掺合在自己的书本里，妄称这就是下降给他的“启示”！

他们为否认穆圣是最后的使者，生拉硬拽了些理由，以迷惑众人。这些理由在有识之士看来不足为论。《古兰经》说：“真主选拔了一些天使和一部分人作使者。”嘎底亚尼耶狡辩说：选拔一词是现在式动词，专用于现在进行时或将来时的时态中。因此，穆圣之后，真主一直在选拔着别的使者。驳斥这种谬论很简单。因为这些人不懂阿语修辞。过去发生的事件和动作，

也有用现在式表达的，那是因为修辞的需要。其中包括意义非常的事件，这样的话过去的事要用现在时态表达。因为现在式动词，能表达“现时目前”这一概念，善于修辞的讲演家们凭籍它将罕见重大的历史事件展现在听众眼前，使听众觉得真实生动，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以此给他们加深印象。《古兰经》为例：“确实，尔萨和阿丹的情况相似。真主创造了阿丹于泥土中。之后，对他说‘有’，他就有了。”这个现在式动词在这里明显地是被用于过去的事物里。因为无父亲的情况下，有某人出世，已使它浮现在听众的脑海中，如亲眼目睹一样。

现在式表达过去的动作和事件，也能表示在过去某段时间内延续的一些动作和保持的一种状态。按照修辞学家们的应用习惯，动作的“持续性”是用现在式来体现的，过去式动词表达不出这层意思。因此，以上这段经文中，现在式动词(选择、选拔)超出了现在式动词的常用概念。

穆圣说：“麦尔彦之子作为公证的判决者要重返现世。”米尔扎说，他就是这段圣训中穆圣提到的“麦尔彦之子尔萨”。他故

意曲解这段圣训的意思。在他的“启示的演讲”中，他试图要人们疏远圣训。并歪曲下段经文的意义：“麦尔彦——仪姆兰之女是守贞操的，然后，我将精神吹于她的身体中，”米尔扎说：

这是一个喜报，在伊斯兰的民族中，将出现一个人，同麦尔彦一个品级。此人出世后，真主将尔萨的“精神”吹在他的体内，于是，这个男性“麦尔彦”就转成了“尔萨”，于是“尔萨”出世了。即这个人从他的“麦尔彦的性质”上转变到了尔萨的性质上去了。就象他以前“以麦尔彦的身份存在”而变成了现在“以尔萨的身份存在”的那样。因此，那人才被称为“麦尔彦之子”！

我们引用了许多他的荒谬费解梦幻般的话，就是为了进一步揭露这个邪教的丑行劣迹。

米尔扎冒充圣人，假托使命，又害怕遭人唾弃四处碰壁，担心那些不愿弃金玉去抱朽木的信士们否认他，于是，他假称其“使命”是巩固伊斯兰，而不是破坏伊斯兰的。他在“启示的演讲”中说：

“难道穆斯林们要说我们不需要救世主尔萨，除了《古兰经》我们什么都无所求了，我们是得正道的人们。穆斯林们能这样说吗？同时，他们知道《古兰经》只有纯洁者才能触摸它，现在穆斯林急需一位纯洁的讲道者，我就是有真知灼见的讲道者。”

他这样自吹自擂，是为了拉拢一些无知者。米尔扎心中有一种邪恶欲望要渲泻，但他知道《古兰经》、圣训禁止当私欲的奴隶时，他试图掩盖圣训在教法中的重要地位，打开一道神秘主义解释《古兰经》的门路，他就不必再谎称自己又“带来一套新的教法”了，那样一来，他和他的党羽可以为所欲为地取舍经典意义了。如果有人说，他们违背教法了，他们就否认教法原文的正确性，或奸诈地运用隐义的解释进行搪塞。

他声言有很多“奇迹”可证明自己的圣品。

米尔扎在“启示的演讲”中说：

“你们如果统计证明我圣品的奇迹，数都数不清！”

我们只须定眼而看，就知道这些奇迹，无非象他经历的讲

谤案，在英府武装警察围护下，从愤怒地群众声声责骂中抱头鼠窜的那些场合一样的尴尬和狼狈。他想用他“诚实可信的奇迹”作为猎取意志薄弱者的手段。在“启示的演讲”中，米尔扎说：

“假如‘我是圣人’这件事是假的，一定会不攻自破，我将遭天地的咒骂，必定真主会让我的敌人如愿以偿！”

一些狐假虎威的妄称，欺世盗名的“预言”，正像他鼓吹的那样，迷惑了个别无知的人，他们根本不清楚真正的圣品和使命的价值，分不清谁是真正宣传伊斯兰教的人，谁是假托圣品、不敬真主之人。在这些凡夫愚子中，这个邪教的谬论找到了滋生的温床。假若这就证明它是“真理”的话，肯定“巴哈教”也算是正教了！事实上，穆斯林和嘎底亚尼耶同样将“巴哈教”视为邪教的。谬论肯定有它的猖獗期，如果学者们遵循真理，积极采取防御措施，邪恶就要消退了。要么烟消云散，要么一伙邪教徒保留下来，如孤雏腐鼠一般，在他们弃光明而求黑暗中，真主给人们以深刻的启迪。

米尔扎在他的书中谈到了一次赌咒祈祷(这是他惯用的手

段)，他声称这次发生在他与反对者中间的赌咒，他取得了胜利。遗憾的是他诅咒艾卜倭发·萨纳乌拉时却永远失败了，成为后人的笑柄。这件事时刻在唤醒人们，让人们自我反问：究竟谁是被真主抛弃了的人？米尔扎的失败，象是他不打自招——嘎底亚尼邪道，此路不通！

事情是这样的，当萨纳乌拉为粉碎米尔扎的邪教挺身而出，以雄辩的理论和证据重拳出击米尔扎的谬论时，米尔扎难以招架，无言可答，无地自容，为自我解嘲作出黔驴技穷之状——针对萨纳乌拉，写了长长的“都阿宜”，正文如下：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

他们问你：米尔扎的圣品是真的吗？嗯，以真主发誓，它是千真万确的。学者萨纳乌拉阁下：平安属于正道的人们。长期以来，你们的刊物《圣训学派》发表了批判我的文章，你们说我是“魔鬼”，说谎者，破坏教门的骗子。”我的“应许的麦西哈”论是捏造，是对真主的诽谤。我受到你

们的伤害，我很好地克制着。然而，我奉命宣传来自真主的真理，你们却百般阻挠。我祈祷真主：“我的主啊！英明、大能、全知、洞悉的主啊！你知道我心中的一切。如果我这样宣传是编造，是撒谎，是做恶，是不分昼夜地扯谎，掌握我的主呀！我恳求你让我死到萨纳乌拉前头吧，让他和他的同伙高兴去吧！派我为圣的主啊！我以你伟大的尊严和神圣乞求：请你在我和萨纳乌拉之间昭示孰是孰非吧！在你看来，如果他是恶人，说谎者，你让他死在我们这些诚实者之前吧！（我们的主啊！你以真理在我和族人们之间判决吧，你是最好的判决者）。

代笔：阿卜杜拉·塞迈德

伊历一三二五年三月

艾哈麦德应许的麦西哈愿真主使他健康荣耀

在伊历 1325 年 3 月 1 日(1907 年 4 月 15 日)，他公开发表了这份祷词，之后不足一年，米尔扎就死了。至于萨纳乌拉，一直享受着真主赐予的健康和恩典，为捍卫正教，一直在揭露

着这一邪教的丑行。

米尔扎明白，他根本就没有——也不会有——什么证据证明他的“圣品”，他便将旁遮普出现了瘟疫当作猎取思想脆弱者的机会。于是，他声称又受到了真主的启示：忠诚他的人，最起码不否认他，不指责批判他的人，心中对他存有一点好感的人，在这场瘟疫中都能免遭死亡。以此诱惑一些愚夫和贪生怕死之辈，他给他们承诺的只是欺骗。

米尔扎的自负，自吹自擂和显已灭人

狂傲自大和自吹自擂已麻痹了米尔扎的头脑，他随意地褒奖自己，自夸之词堆积如山，在《求教》一书中，他以真主和他说话的口吻写到：

对我（真主）而言，你相当于我的“独一无二”，相当于我的宝座的地位，相当于我的儿子。

在一篇文章里，米尔扎说：

“大能的主已经告诉了我，伊斯兰教的‘尔萨’比穆萨

的后裔尔萨更伟大，”

伊斯兰教的“尔萨”指的是他自己。因此，他妄称自己贵过尔萨圣人（祈主福安之）。他还说，真主呼唤他道：

“我从尔萨的品质上创造了你，你同尔萨一物所造，宛若一人。”

我这里有一本米尔扎的书，一个嘎底亚尼耶教徒将它译成了阿拉伯语，米尔扎在书中谈到了“启示”，他说：

“真主同一位仆人对面交谈吐露玄机，将这位仆人的心当作自己的宝座，赐予了他一切前辈圣人的品级和恩典，”

他说：

“如果我不及时告诉人们我有这一切高贵的品级，我就隐昧了真主，成为罪人了。”

萨纳乌拉谈到过米尔扎的几句话，其中有

“你们不要再谈麦尔彦的儿子了，因为米尔扎·艾哈麦德比他更高贵。”

米尔扎还说：

“真主给各位先知一种恩典，却给了我所有的恩典。”

又说真主对他说：

“如果你要什么东西就说‘有’！便会有了。”

他的书籍中到处是此类的狂言妄语。

所有不信他的人都是异教徒

米尔扎将不相信他的穆斯林定为“卡菲尔”(不信主的人)，将穆斯林比作犹太教徒。在“启示的演讲”中有这样一段话：

“因为穆罕默德和穆撒都是圣人，因此，伊斯兰教的发展模式和穆撒宗教的发展模式相同。因为发展模式一样，正如穆撒之后出了尔萨圣人那样，伊斯兰教在发展中必然也要出来一个‘尔萨’，也照样会出现新的一伙‘犹太徒’，如否认尔萨的犹太人一样。”

在他的许多书中，他重复这种意思，将自己比成尔萨圣人（祈主福安之），将不信他的穆斯林比成犹太教徒。

在他们的传单“加入嘎底亚尼耶的条件”中宣称不信仰米尔

扎的人比伪信士的级别更低劣。原文是：

“嘎底亚尼耶教徒不可以给非本教派中的人站殡礼，为他们站殡礼就意味着给一个到死都反对‘应许的麦西哈’的人说情。真主不许可给伪信士站殡礼为他说情，又怎能许可我们给否认他的使者(米尔扎)的人求饶说情呢？”

米尔扎将穆斯林视为他的敌人，正如他在写给教徒的文章里说：

“你们要常常牢记：英国政府是真主给你们的一大恩典，是你们的幸运，是保护你们的盔甲。确实，英国人比你们的敌人——穆斯林——好上一千倍！”

米尔扎知道，伊斯兰学者们对他的底细一清二楚，他们会让人们提防他的祸害和诱惑。他便常常诽谤学者们，怂恿他的教徒反对仇视他们。他说：

“我告诉所有的门徒，让他们反对、憎恨穆斯林的学者们，那些人在教门的掩饰下草菅人命，在敬主的慢帐下干尽罪恶。我的教徒应当珍重英政府，对它表示感激、亲善，

对它当惟命是从。”

米尔扎的《末代使者》一书中说，他远离穆斯林是值得庆幸的恩典。博士宰齐·基拉姆从柏林寄给《哈达拉毛日报》社驻爪哇办事处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了德国柏林的嘎底亚尼耶。这篇文章发表在伊历 1351 年 1 月 28 日星期六的日报上。博士在这篇文章里说，他和市长舍克布·爱尔赛兰一同访问了柏林市嘎底亚尼耶大寺里的教长，教长让他们看了一本米尔扎的书，市长便从中摘抄了几句。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他(米尔扎)感谢真主，让他生长在英国的旗帜下，远离穆斯林！

嘎底亚尼耶教的两派

在米尔扎和他的继位者努尔丁时期，嘎底亚尼耶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在努尔丁晚年时期，他们中间开始出现分歧，努尔丁死的时候，他们分为了两个支派：<1>嘎底亚尼派，头领是白希荣丁·麦赫目德——米尔扎的长子；<2>拉合尔派，头领

是穆罕默德·阿力——曲译《古兰经》成英文的人。嘎底亚尼派信仰米尔扎就是真主的使者；拉合尔派主张表面上不肯定米尔扎的圣品，然而，米尔扎的大量书籍中充满妄称圣人假托使命，他的教徒(拉合尔派)又能怎样呢？

拉合尔派还有一种迷信，记载在他们的书籍中，即否认尔萨圣人无父而生，穆罕默德·阿立说木匠尤素福是尔萨（祈主福安之）的父亲。为协调这一信条，他们试图修改部分经文。

他们在英格兰创办的《伊斯兰杂志》，其中发表了马尔科斯的一篇文章，文章称

“穆罕默德声明过，尤素福是尔萨圣人的父亲。”

他们在这句话后面，未加缀半个字，因为这句话是随他们的邪教私欲乱说的。

穆罕默德·阿力认为，译解《古兰经》，当为某些单字加旁注，将单字做引伸注释。他在旁注中往往拼凑几个理由，以便给他的邪说找借口。《古兰经》说：“我(尔萨圣人)用泥土为你们捏成一个鸟的形状，我再将气吹入其中，凭借真主的旨意，它

成了一只鸟儿。我可借助真主的旨意医治先天瞎和麻风病，凭借真主的大能我使人起死复生。”他在注解这段经文时，否认真主给使者的”奇迹”。《古兰经》是真主用流利明了脍炙人口的阿拉伯语下降的，他的注释却冗赘生涩，好象他不明白阿拉伯语似的。

与嘎底亚尼耶作斗争，谨防谬论

嘎底亚尼耶邪教的宣传，有一段时期非常活跃猖獗。当他们将自己的邪教奠基在伊斯兰教育的基础上时，自称“伊斯兰宣教员”。尤其是拉哈尔派，佯称米尔扎不是一位使者，只是“正教的改良者”，“教门的整顿者”，他们便可鱼目混珠滥竽充数。不明白这个邪教真相的人，会把他们当成真的伊斯兰宣教员了，并对他们的“辛劳”予以褒奖赞许，对批判他们的学者和作家表示不理解，怀疑甚至指责，假设这个邪教团仅仅在非穆斯林社群里宣传，它对我们的威胁就减小了。我们可以专心与别的愚昧做斗争。然而，嘎底亚尼耶的目标只是针对历代受着《古兰经》

的指示、圣训的教导、真主的指引的伊斯兰民族。嘎底亚尼耶教徒妄想让广大穆斯林的目光投向嘎底亚尼耶，相信米尔扎的使命和种种谬论。于是，他们将一些邪教宣传员派往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吉达、伊拉克等伊斯兰国家和地区，吸收了部分失去家教的穆斯林弱智青年，诱惑他们接受了嘎底亚尼耶。

嘎底亚尼耶教徒称，他们在中国、印度、波斯(伊朗)、伊拉克、吉达、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都有宣教员。1932年，他们印刷了《古兰经》，它的埃及宣教员迈赫目德·艾哈麦德在某路……

你们已经看到了印度(当时包括巴基斯坦)伊斯兰学者们曾经是怎样坚定不移地同他们作斗争的，并且继续和他们作着斗争。还有叙利亚学者们与他们斗争的事迹，叙利亚的学者们写了许多文章抨击这一邪教的谬论，提高穆斯林对它的防范意识。邪教宣传员们宣传错误的信条，培养甘愿屈服外族的奴性思想，一味盲从牵住他们缰绳的“卡菲尔”势力。

我们写这篇文章，旨在让埃及和别的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

谨防这伙人的毒害，象谨防“巴哈教”一样。我们希望我们的学者宣教者们严把各个关口，杜绝这两个邪教的宣传员的罪恶阴谋，并及时治疗每位“病菌”感染者。真主说：“那些努力为我奋斗的人们，我一定给他们指点许多门路。”

巴国政府对嘎底亚尼耶邪教的判决书

经过巴基斯坦人民坚定不移的斗争。1973年再次暴发了全国反嘎底亚尼耶的运动，终于将1954年被政府无理拒绝的正义要求——“法定嘎底亚尼耶为邪教非穆斯林”的建议——递交到国会，巴基斯坦政府下发了260号政府令，公告全国，定嘎底亚尼耶为非伊斯兰教，公告内容扼要如下：

任何人若断然不信穆罕默德圣人（愿主赞美并赐福他）的圣品的“封印性”，或在穆罕默德圣人（愿主赞美并赐福他）后自称为圣，或相信假称“先知”者的宣言，在法律面前一律是非穆斯林。

另有一道法律明文规定：

（1）除了对正统哈里发和圣门弟子外，不准对任何人冠以“穆民的领袖”（艾米如力·穆额民），“穆民的哈里法”（赫里番图力·穆额民）或“穆斯林的哈里法”（赫里番图力·穆斯林立明），或在他的名子后面缀以“愿主喜悦他”（热最焉拉胡·

尔呐侯)的祝福语。

- (2) 除了对圣妻以外,不准给其他人冠以“穆民之母”(穆母力·穆额民)的称谓。
- (3) 除了对圣人的家族成员以外,不准对他人冠以“圣裔”(艾汗力佰替)的称谓。
- (4) 嘎底亚尼耶的活动场所不准称为“清真寺”。

以上种种,将被监禁三年,并处以经济处罚。

任何一位“嘎底亚尼耶”教徒,无论是“拉合尔派”,或“嘎底亚尼派”的,凡用声像媒体、文字、图片等方式提示人们去到他们的活动场所做“礼拜”,并称上述方式为“宣礼”(阿咋尼);或直接用穆斯林的宣礼召唤人们去他们那里做“礼拜”;或以任何一种伊斯兰教特有的方式传播嘎底亚尼耶的信条的人,处以三年监禁,并予以经济处罚。

译者后序

十九世纪下半叶，国际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亚洲地区的军事扩张，并疯狂地进行瓜分殖民地的活动。当时的印度次大陆也不能例外地处在动荡之中，很快成了英国的殖民地。动荡的局面对广大民众来说是巨大的灾难，而对那些投机家、冒险家和野心家来说，却是发财治富，向上攀爬的绝好时机。米尔扎·胡拉姆·艾哈迈德正是这种人物的典型代表，他漂浮在时代的浪头，借殖民主义洪水的冲力，成就了自己一番“大业”。

嘎底亚尼耶在米尔扎的领导下，一开始由于它代表了群众利益，所以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拥护，形成了波澜壮阔的群众性宗教运动，一时名声大振，从者日众。在英政府的“小惠”外交和米尔扎的“圣品”宏论的双重支撑下嘎底亚尼耶得以生存发展，并逐渐形成了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然而，时间无情地揭露了米尔扎侍弄理性、打着捍卫伊斯兰幌子干着维护

殖民主义者的勾当。

帝国主义为了争夺自己的殖民势力范围，加紧渗透，寻找和安插自己的代理人，进行幕后操纵。嘎底亚尼耶和它的发起者米尔扎就是英国殖民政府为实现这一目的在印度这片土地上托起的一个“宠儿”。米尔扎的一生将信仰和权力联系在一起，使权力和资本集于一身，以嘎底亚尼耶为实现欲望的机器，制造了一起分裂穆斯林民众、瓦解伊斯兰根基的罪恶活动，给穆斯林带来了无法弥合的创伤。

正如世界圣品封印保护会主席韩·穆罕默德在致广大穆斯林民众的信中所说，嘎底亚尼耶以伊斯兰的名义向全世界宣传其歪理邪说，直接蚕食着没有接受过正统伊斯兰教育的青年人的信仰；同时，他们用各种语言翻译《古兰经》，篡改其义；向全世界散发传单。由于各种宣传品都是以伊斯兰教的名义发行的，把许多不了解嘎底亚尼耶实质的人引向了迷路。我们编译这本册子，旨在揭露嘎底亚尼耶的虚伪本质，撕毁嘎底亚尼耶人士身披的伊斯兰外衣，澄清是非，免得让没受过伊斯兰正规教育

的青年遭受其害，也让已受到蒙骗的人拨云见日，识其真面目。聪明的嘎底亚尼耶传教士无不尽伪装之能事，以伊斯兰专家、学者的身份打进了各个国家和社会，进行颠覆伊斯兰的活动。令人担忧的是，据说中国也已有了这样的传教士，虽不明言是嘎底亚尼耶的代言人，实则兜售嘎底亚尼耶的什物，而且已有了信徒，甚至充当了新一代的宣传工具。

我们相信，这部由巴基斯坦著名学者穆罕默德·伊克巴尔和茂杜迪、印度著名史学家哈桑·纳德威以及埃及著名学者爱资哈尔大学前任校长穆罕默德·候赛因·胡得里撰写的聚史实和评析于一体的关于嘎底亚尼耶的作品集子，对于汉语言的读者了解和认识嘎底亚尼耶的本质，辨别真伪，捍卫正信起到一定的作用。

编译者 2002 年岁末